

野蛮生长

盛可以 著

BARBARIC
GROWTH

雷阵雨过后

天边一片火烧云

仿佛天体的巨大伤口

艳血流淌

地上一切都镀上金黄

温暖明亮

一点也不像发生过悲剧的人间

生野 长蛮

盛 \ 著
可 |
以

BARBARIC
GROWTH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蛮生长 / 盛可以 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02–1435–0

I . ①野… II . ①盛…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7423 号

策划编辑 张引墨

责任编辑 郭爱婷

责任印制 李远林 管 超

装帧设计 7 拾 3 号工作室

内文制作 品欣工作室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野蛮生长

YEMAN SHENGZHANG

盛可以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120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02–1435–0

定 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野蛮生长 BARBARIC GROWTH

太阳

照常升起，没有什么
偏离日常之外。

刀子不会扎向石头，
他们知道该剜哪儿。

野 童 生 长 BARBARIC GROWTH

一个人的爱情，
永远不会有病菌入侵，
与日常无关，
不会终有一日窥见杯底的渣滓而大失所望……



我们家都缺少宽慰别人的能力，
每个人的情绪自生自灭，
反倒没有失控。

一个谎言世界里的光明，不过是太平间的日光灯。

我记事起，祖先的照片就在堂屋高悬。玻璃框里的她起斑发霉，满面蝇屎，看上去苍白柔弱，带点心灰意懒，眼里却隐有一股倒春寒。辛亥革命第一枪打响，女祖先在血泊中拼掉了命，彼时年方十八。——我的女祖先并非革命牺牲，她死于难产，是我爷爷把她折腾死的。

我爷爷得名李辛亥，瘦高，斯文，肤白无须，不像南方人，也没有乡下人的驽钝。三十岁上下成了鳏夫，没续弦，独来独往，衣袂飘飘。他活着只干两件事，一是读书，二是赌博；偶尔给乡邻写对联，做祭账，赚些零花钱。他有个神秘远亲，我们都没见过，只晓得是女的，不时寄些东西过来，咖啡色贝雷帽就是其一。我爷爷戴着那顶古怪的帽子，东游西荡，走路呼呼生风，身过处垂柳摇摆，河水漾起波纹。据说那神秘远亲是我爷爷早年下的种。

我爷爷和我爹结过梁子，不知什么情境下，他弄了我爹的第一个老婆。我爹认为我爷爷可以随便去搞别人的老婆，但不该搞他的，这是家风问题。我爹把他的第一个老婆轰走了，那女的没路可走，只好变成尸体漂在河里，别人捞起来送给我爹，我爹在荒地里挖个坑把她埋了。

我爹和我爷爷像两头老牛，平时各自吃草，万不得已说句话，也会顶角打架，牛角碰撞出卵石声响。我爹强势，音量大，我爷爷有顾虑，看我爹脸色，怕断了粮炊，通常闷声回到他的小屋，从箱子里摸出一副牌九，挑一手好牌压下心中的愤懑。

我奶奶死时，爷爷正在赌博，别人来报信，他坚持打完手中的牌。我爹为这事相当恼火，有机会就要数落，骂他打了几十年牌，牌九文化里的礼廉耻智、是非羞恶、恻隐辞让，哪一样都不顾。我爷爷通常表现很机警，假装耳背听不清，面色泰然，一副老子终归是你爹的派头。

我爹爱骂人，经常对着畜生、对着树木、对着庄稼、对着手头干着的活计，唾沫横飞。我爷爷荡尽家财，早年输了田地老屋，老了不利索，糊里糊涂让不入流的赌棍们占了便宜；老古董象牙牌九没了，十册本《诗经示蒙句解》不翼而飞。我爷爷说牌九被人偷了，经书擦了屁股；其实是换了赌资，熬了两夜，输个精光。这些事都有人传回来的。我爹心里痛惜，我爷爷要是不糟践的话，两样宝贝兴许能盖半边房子；可那是我爷爷的，他不传子孙，谁能奈何他。我爹只能背过身用竹鞭抽打乱拉屎

尿的猪，大骂败家子、自私鬼，死了还要不要人收尸。

我爷爷存不住货，心里还不存事，老早就放下一切，微昂着脸，下颌上抬，眉目傲慢，仿佛眼前尽是他的臣民，他随时可能下一道圣谕，命你跪接。有人请他吟诗讲诗时，他才放下架势，不吝口水，不时卖个关子，将一个个典故的来龙去脉讲得绘声绘色，脸上露出罕见的笑容，看上去有些和你平等的快乐。可能是太寂寞，别人不耐烦了，也不让人走，从百宝箱里掏出点心，或者其他玩意儿讨好挽留。后来只有小孩听他讲诗，哄零食吃，再后来连小孩也腻烦了，不理他了。

我姐没长开时，谈不上美，发育后突然攒了些姿色，在兰溪这一带算好看的。她身高一米六八，大骨架，肤色偏白，像北方人。脸庞不小，幸有得体的尖下巴挽救，不至于沦为蛮性和愚笨。她短发黑亮，剪着漂亮的鬓角，露出一对瘦耳，两撇柳叶眉增加了面部的灵性，配以乌黑细长的眼睛，还算秀美。遗憾的是嘴唇偏厚，色泽发乌，生气时双唇紧缩嘬成鸡屁股。不过，厚嘴唇恰恰说明我姐是个性情忠厚的老实人。这个老实人一辈子忍辱负重，吃尽了亏，命运并不曾给她什么回赠。幸好她没什么宗教信仰，不然要承受一份额外的打击。

乡下的土地庙很多，有的造型简陋，用几块石头垒成屋形，随意立在树下或者路边。我姐常去的那间倒是有模有样，建在稻田间，方方正正，面积虽小，但通体刷白了，四角还有飞檐，里面正供着土地爷的神位。我姐就在这儿跪拜，双手合十，咒

我爹病死、淹死、被水牛顶死、被疯狗咬死、被汽车轧死；怎么死都行，就是别让他活着。

显然土地爷这个芝麻官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我爹骂骂咧咧地活着，连喷嚏都不打一个。

我姐发现土地爷是个大骗子，就朝土地庙扔泥巴。有时坐在田梗上咬着草根，无计可施，挥手轰赶群鸟。或者捉住青蛙，从脚趾开始倒撕蛙皮，皮肉剥离时发出嗞嗞的声音，青蛙疼得咕咕乱叫。剥了皮的乳白肉蛙蹦入水中，不久四肢摊伸死在水面。我姐面无表情地躺下，倾听虫子在禾梗爬行的沙沙声响，眼前是蓝天白云，这时她会面露微笑，仿佛随云朵去了远方。她说如果她有翅膀，就飞个十万八千里，永远不回来。

不知道我姐是从哪儿听来的，说起她出生那天的事，仿佛亲眼所见。那年春天百花盛开，河水丰满，我姐闷声来到人世间，我爹当即黑了脸。他点燃一根烟，皱着眉头，脸像黑夜的泥沼，连屋子里星微的光亮也要沦陷其中。那时是凌晨两点多，黑夜黏稠，屋里破例点了三盏煤油灯，光芒饱满的玻璃罩像一粒巨大的金色大麦。灯罩没有擦拭干净，有黑色的脏纹环旋。罩口上方一缕黑烟上升。那炷火苗安静清醒，散发催人欲睡的黄光。

我爹抽完一支烟，起身一把掀起我姐。我姐感受到外界的粗暴，张嘴要哭，却没声音，憋红了脸。我爹倒拎着我姐，操起手电筒，一声不吭地往河边走，在女婴还没有成为负担之前，他要去屋后的兰溪河淹死这个“背时鬼”。料理产后诸事的接

生婆追上来，拦住我爹，好歹把我姐放回了襁褓。

我姐说，她一天到晚感觉自己被倒拎着，呼吸困难，还说真不如当年淹死了好。她经常暗夜里啜泣，有时还吃什么东西，窸窸窣窣的，蚊帐内散发一股怪味。那些没有药头的火柴棍证明，我姐在夜里啃光了它们。

我姐总是用死不成的方法寻死，她喜欢和自己过不去。

一九三四年，湖南旱灾，地方文献上写着“甲戌大旱”，地上开尺，死了很多。我爷爷照旧在沙头镇玩牌九，想着返本。他牌德好，从不出老千，往往小赢大输，到了别人的地盘，有时输得连过轮渡的钱都没有，便露出诗人本色，站在大河前，看烟雾蒙蒙，即兴作一首小诗送给检票的黑妹，等黑妹低头整理脸上红晕，他灵活地转身，一个满步跨上渡船。我爷爷平时对黑妹也略施贿赂，一张年画、一颗糖……但归根结底，是我爷爷的书生相迷住了黑妹。我奶奶走了之后，我爷爷照旧到沙头镇赌博，不过那时黑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娘了。

那天，我爷爷输个口袋外翻，与黑妹开过玩笑，坐了轮渡到达对岸，又顺着兰溪河走了十里地，回到家天已全黑。进门便听见婴儿啼哭，闻到一股热腥味。接生婆欢天喜地，推搡着我爷爷去看娃。我爷爷的心思还在牌桌上，不能适应自己的新

角色，他冷淡地走进房间，在一堆褥子之间找到了婴儿的脸，扫一眼转身要走，接生婆赶紧抱起我爹，麻利地剥开襁褓，亮出小鸡鸡给我爷爷看。我爷爷“噢”了一声，我爹哇哇大哭。

此后，我爹每天这个时辰开始哭，通宵不停，把我奶奶折磨得两眼深陷。我爹哭足一百夜，我爷爷晚上不回家睡觉，我奶奶也习惯了。有人看见我爷爷从某个女人家里出来，都瞒着我奶奶。

两年后我爷爷又得一子，周岁夭折，我奶奶忧郁成疾，不久乳房上长了东西，死了，后来连坟也找不着了。我爹与我爷爷吵架，总会数落这一条罪状。我爹并不怀念我奶奶，也不在意我爷爷的薄情，他只想多方位地挫败我爷爷，占上风，证明他是家里真正的掌柜。

我爷爷的童年称得上阔绰，家里有大片的土地，还有保姆，他上过私塾，没挨过饿。我爹饥一餐饱一餐，胡乱混了几年学堂，十二岁便跑城里头去了，吃了很多苦头，后来当过一阵没入册的兵，给行军部队扛过枪支粮食。十五年后突然回家，已成了吃皇粮的人，进了航运公司，过着水上漂的生活。什么湘江、资江、沅江、浏阳河、捞刀河，哪段宽、哪段窄，何处弯曲、何处急流，他一清二楚；还趁国乱浑水摸到了鱼——就是他的第一个娇美老婆，后来投河自尽的那个女人。

我妈谢银月是谢林港一个长酒窝的山里姑娘，命苦模样甜。

战争动乱中父母双亡，从小寄居兄嫂家，不知道有没有受过嫂子的刻薄，总之不算开朗，脑子里很多旧式观念，笑起来唇红齿白。我妈比我爹小十岁。我爹第一次遇见我妈，她正在志溪河里浣洗衣服。志溪河的水和我妈的眼睛一样，清澈见底。我爹很霸气，对我妈说这条河现在归他管，他的办公室就在坝上。我爹说的不假，那时他的第一任老婆已经死了大半年。

后来我爹上门提亲，我大舅不同意，觉得我爹面有匪气，怕妹妹跟着他吃亏，而且死了老婆的男人，多少有点晦气。我妈铁了心跟我爹，我爹一点都不着急，他从乡下打到城里，从旧社会打到新中国，天下都打出来了，在益阳的地盘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跟你们商量，是给你们脸，哪天我带银月私奔了，你们能怎么着？”我爹对我大舅说。我大舅也是聪明人，赶紧顺水推舟，成全了他们。

谢林港竹子多，据说以前的皇帝喜欢这儿的水竹凉席，要他们年年进贡。我爹说皇帝外行，他应该来这里选水灵的姑娘做妃子，然后明白睡好姑娘远比睡好凉席舒服。

我妈是方圆百里的俊俏媳妇，一刻不误，迅速生下一窝乡下人。

我大哥出生时，我爷爷在屋外团团转。孙子不满月，没人抱出来，我爷爷就见不着。其实我爷爷并不急于见孙子，他的兴趣在于炫耀自己的知识，他给孙子取了几个名字，向村里人

解说名字的含意。我爹一个都没用。他不让我爷爷介入家庭事务，彻底剥夺他的权力。

我爷爷在家里的待遇和打入冷宫的妃子差不多。

那时候我爷爷不到六十岁，还有些势力，完全撇开他不容易。他特别能演戏博同情，口才好，又不说脏话，虽说犯过错误，人们的同情心依然向他那边倾斜。有一次父子俩火力相撞，我爷爷呼宗唤祖，滔滔不绝，从历史细数，什么孔孟之道、四维八德、三纲五常，最后批判的锤子落在我爹的头上；但这些全被我爹用一句“你不配”打发了。

我爷爷窝了火，趁我爹不在家时刁难我妈。我妈是这么一种女人，平常不善言辞，吵起架来，两片薄嘴皮钹一样敲得欢快，俚语俗话用得恰到好处。我爷爷从没赢过我妈，事后总是独坐家门口，脸上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傲，慢慢演化成大势已去的凄清。

我爹是一家之主，老婆和孩子是他的子民。妇孺的羸弱温驯，不但没让主人变得温和，反而助长了他的暴戾。我爹经常打我妈。有一次，我妈被揍得满地滚，蓬头散发一身血，终于离家出走。一个月后，我大舅把她送回来，我爹像接受贡品似的收下了。我妈从包里拿出零食干货，夜里头灯一黑，又和我爹搞成一团。

城镇人与农村人，就像白人与黑人一样等级分明。我爹精打细算，办了病退，安排我大哥退学顶班，我大哥一下子农转非，吃上皇粮，别人羡慕得要死。

我大哥生得清俊腼腆，不爱说话，笑也无声，偶尔大笑，爆发“哈哈”两个音节，戛然而止。他恋旧，村里的伙伴一个也没丢，每回必聚。小伙伴们已经变成了实打实的庄稼汉，肤色黝黑，指关节粗大，趿着拖鞋，抽着劣质香烟，仍像小时候那样，一起去地里摸瓜，河里网鱼。我大哥有全套的网鱼设备。闲置时，渔网齐整地挂在后院，像擦亮的兵器。他能迅速理顺乱丝网，会修补烂洞，知道哪个阶段用哪种网捕哪种鱼，什么鱼到浅水处产卵，什么鱼夜里浮上来透气。

乡村的夏夜处女般恬静。月亮泊在夜空。萤火虫在草垛子和荆棘丛飞舞。兰溪河躺在地，我大哥在这样的夜晚下网，身

体像一把剪刀，裁开了缎子般的水面。

坏事没有任何征兆。

出事那天的热闹，胜过草台班进村唱戏。人们倾巢而出，拥向大队部，围着警车，打量那些威武挺拔的人；趴在窗口，看他们剃去年轻人的半边头发，捂嘴窃笑。反瞒产私分批斗时，大队部是审讯室和监狱，关着交不出粮食的农民，后来改成打米厂，这会儿是临时审讯室。

村支书向一个全副武装的人试探深浅：“年轻人看露天电影，起哄，打群架，倒是经常性的……这一次怎么惊动了乡武装部……不会有有什么问题吧？”

全副武装的人傲慢地看了村支书一眼，摸出一支烟：“你不知道现在是严打特殊时期？”

“蔡部长……能不能带回乡政府审讯……要是在我这儿出了事，我这脑壳只能耷膀里了。”村支书给蔡部长点上烟，甩灭火柴棍，眼巴巴地看着对方，“……左邻右舍抬头不见低头见，误以为我串通……不对，当然是配合，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直无条件地配合上面的工作……”

蔡部长穿着绷得滚圆的制服，似乎马上会抬手扫村支书一耳光。他的鼻孔和嘴巴都在冒烟，整个人快烧出明火：“照我说，你真是鼠目寸光，就没想过尿远点儿？”

村支书警觉地盯着蔡部长，眉眼挤到一堆：“呵呵，我能尿多远，还不是蔡部长说了算？”

蔡部长慢条斯理：“现在社会治安太乱，中央开了会，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咱们县的人口多，下来的罪犯指标也比别的县高……这不，我连睡觉的时间都用上了。今天这些人，就是一个流氓犯罪团伙，他们聚众斗殴，调戏妇女，河里网鱼，盗窃国家财产……”

“流氓团伙犯，可是要吃枪子儿的啊！”村支书吃了一惊，“这……年轻人看露天电影，起哄，打架，平时不都这样嘛。他们都是守法的，没干出格的事。”

蔡部长说，出没出格，犯没犯法，审完就一清二楚了，法律是讲证据的。

两个小时后，六个剃着阴阳头的年轻人被双手反铐，塞进警车。

一周后判决书下来，团伙首犯李大个死刑，我大哥最轻，获刑八年。

兰溪中学操场要开万人审判大会，这不是最重要的，审判大会之后，死刑犯们就会被拉到兰溪河边执行枪决。谁也没见过杀人，都不想错过。那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我姐这时还在厂里当临时工，不知道家里出了事。我妈泪水涟涟，不断擤鼻涕，我爹不再骂娘，也闭紧了嘴。二哥李夏至老老实实地挑了一满缸水，又懂事地到菜地里锄了几把。我悄悄溜上堤，赶去学校

占地方看万人大会。

天气说不上坏，潮热，有南风，河水波纹层层向北。我上了长堤，人多得好像地里长出来的，都往兰溪镇那边涌，有组织的学生队伍整齐规矩，表情严肃笃定。堤上只有端午节才这么热闹，突现的节日气氛使我一阵兴奋。我淹没在人群中，紧张刺激，很快走出一身汗，发梢往下滴水，落到地面上，砸出一种软韧的声音，听起来透明又黏稠。不知道兰溪中学校门朝哪面，我随着人群，准确地流到了那个操场。

很多照片记录了我看到的景象。大幅标语悬挂，高音喇叭刺耳的声音，罪犯们脑袋耷拉。李大个胸前的牌子上写着“流氓犯”，还打了一个巨大的红叉。几个没打叉的站在后排，双手反绑。操场里围得水泄不通，空气变得闷热，巨大的蘑菇云，像狮子俯瞰，轮廓灰白，过一阵，又变成一团，什么也不像。有时会有片刻寂静。一个打叉的罪犯瘫软后再也站不起来，由两个穿制服的人举着。后来人群突然松动膨胀，审判结束了，人们转身跟车游街示众，要一起押送罪犯去行刑地，亲眼看枪子儿如何在他们的身体上开红花。

我在操场出口处挤伤了腿，没去成，不过这一点不影响我后来跟同学吹牛，把听来的描述为亲眼所见。我说十个拿枪的站成一排，十个罪犯跪成一溜，枪声一响，罪犯好像挨了一脚，身体猛然一震，鲜血喷溅，瞬间就闻到一股焦香，还是烤串儿的味道。

大哥进了监狱，我爹一道圣旨，我姐从厂里乖乖回了家，白天嗫着鸡屁股嘴，晚上哭了一夜，为大哥，也为自己。如果不是我大哥的变故，她可以继续留在厂里。我姐这年十六岁，厂里有个小伙子每天都朝她笑，她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像鼓。回来后，我姐还是惦着他的笑，惦着惦着惦没了，像云彩一样飘远了。

我姐恢复原来的生活，厂里短暂的三个月像道皮外伤没留下任何痕迹，但启动了我姐的情感闸门。有天晚上，我爹扇了我姐一耳光，他说你个没羞耻的，离了婚拖儿带女的你也沾，你以为后里娘那么好当？第二天，我姐跟村支书的儿子在河边上说话，我姐说：“我爹不同意。”村支书的儿子和我爹的想法一样，他说：“你是黄花闺女，我配不上。”说完他走了。我姐独自坐在草坡上哭。当她发现我趴在柳树后偷窥，朝我发怒：

“你看什么看！王八蛋！”

我学我爹回骂：“不要脸，想当后里娘！不要脸，想当后里娘！”

我边骂边跑，身后半块红砖飞劈过来，击中我的屁股，我登时痛得号哭起来。我姐吓得又是验伤，又是抹唾沫，后来跟着我一起哭，比我哭得还大声，好像要跟我比赛。我只好停下来，看着她哭。我没见我姐这么明目张胆地哭过，甚至以为她不懂怎么哭，只晓得像默片一样肩膀抽搐。

我爹恨村支书。

有一段，我们家像坟墓一样死气沉沉。坟墓没有阳光，我爹我妈的头发迅速花白，他们好像一座土坝垮掉了，尘土扑到我和我姐身上，我们都灰蒙蒙的。

我爹越来越刁难我姐。我姐插的秧，他拔掉重插，说她插得不齐，分秧不匀称，他像老师批作业，边骂边修改，后来索性轰我姐上田罚站。

我姐立在田埂，头顶毒太阳，像尊雕塑。仿佛一切都是我姐造成的，她做什么都难如我爹的意，我爹每天训牲口般骂她。我姐果真像牲口顺从，有时噙着泪，随着我爹的手指往东往西。爹说锄草，我姐锄草；爹说扯稗子，我姐扯稗子；爹说收工，我姐扛起农具就走。照此我爹该满意了，可他仍想把我姐这块璞玉再怎么打磨打磨。

种谷播下田，我爹用竹竿系块红布，叫我姐去赶麻雀，作

息时间跟鸟相同，等到七八天后种谷长成秧苗，我爹背回几捆尼龙丝让我姐织渔网，订金早已经纳入他的腰包。

我爹也不让我好过。他出去打鱼，就叫我这个“背时鬼”提了鱼篮跟着。我们那儿是湖区，池塘里开着荷花，水面铺着菱角叶，美得单调。我走在草皮上，脚底经常被贝壳类的东西硌到，踩着菱角壳尖叫一声，我爹头也不回。我爹能从路边一团团的水底碎渣判断前一个打鱼的什么时候下过手。如果被捞上来的田螺蚌壳还湿漉漉的，我爹连脚步也不会缓下来，他像个将军一样，身披盔甲，手持利器，率领他一眼望不到头的军队向前挺进。我爹很少打到鱼，鱼篮底下常常粘着几尾寸许长的小鱼，他不像是出来打鱼，更像是出来散心的。

我爹视大哥为背叛，自此对二哥倍加器重，他规定二哥的天职是读书，农活儿基本不沾，等到稻谷收割，我姐把打谷机踩得轰轰直响，二哥自愿出来跑腿，被我爹骂了回去。当大大哥的奖状掉落之后，二哥崭新的奖状重新使后院变得明亮。我爹看我也获各种“以资鼓励”，所以从不给我鼓励，我成绩越好我爹越失落，这堪比公然挑衅，他更喜欢我愚蠢鲁莽惹事生非，那样他酷爱的各类惩罚手段便可派上用场。

我爹常坐在后院吸烟，毛主席带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看着他，我爹嘴里吐出二手烟雾。每到过年，我爹都会把牙齿被烟熏得焦黄的毛主席像撤下，换上新画像；这时候毛主席的牙齿洁白如银，天气好的时候，还会反出自白光。我搭起凳子给毛主

席画两撇须，我爹像耍皮影一样拎起我，一甩一拖，我立刻双膝着地，被罚跪一上午。

我姐和村支书的儿子分手后再没有过什么事儿。她白天种地，晚上嘬着鸡屁股嘴咬火柴棍，继续像默片一样双肩抽搐，到冬天和我爹一起去挑泥巴修防洪堤坝挣工分。火柴两分钱一盒，这意味着我姐自杀的成本很低，所以她反复模仿，好像这是她赖以生存的唯一支柱。我姐认为她的麻烦出在面上，她觉得自己没长耳垂，指头不尖，手掌太硬，好命的女人手软得像没有骨头，她经常摸着我的手，说我的手也像没有骨头。她很羡慕。她还羡慕谁谁的女儿搂着她爹的脖子撒娇，她羡慕得流下了眼泪。

村支书的儿子再婚，新老婆的肚子鼓起来的时候，我姐终于茅塞顿开，想到了离家的办法——嫁人，她很奇怪为什么没早想到这一点，那时候媒婆上门，她还一副永不嫁人的态度。我姐掰开她的铁罐子，数了一堆零钞，不几天做了一条时兴的喇叭裤，只漂亮了几分钟。我爹看不惯，他认为烫头发戴墨镜穿喇叭裤都是流氓作派，剪了我姐的新裤子。

我姐这样的牲口拎到集市上很受欢迎，买卖双方的手指头在袖口里激烈掐价，几乎要啄出血来。我姐完全不懂自身的价值，第一次相亲就点了头，对象是头傻笑的黑驴，姓刘，叫芝麻，见人就发烟发槟榔，连小孩也不放过。我爹这才发现他舍不得我姐，她干活儿一把好手，这空缺谁也填不起。我爹惆怅，继

而焦灼，直至狠狠地要了些彩礼，才略有释怀。没几天六礼上门，婚期敲定来年春耕之前，也就是半年之后的事情了。

秋天细雨绵绵没个头，我爹又犯了愁，李春天出嫁，总得备几件嫁妆，免得邻居嚼舌头。脚盆马桶好办，小东西不费材料，我爹担心大衣柜太重，抬不过去，他自我辩解，我可不是想省这笔钱。我爹对我姐不差呢，大衣柜的事儿让他很伤脑筋，闷在后院里抽烟思考，不时扫一眼毛主席画像，仿佛在等画中人出谋划策。我爹很快想明白了，这个时代很坏，作兴这个作兴那个，也不知是什么人在兴风作浪，弄得大家显摆嫁妆，比拼彩礼，世风日下，贼禽的鬼！我爹骂一声，扭头瞥见房间里的烂衣柜，脸上慢慢浮现蒙娜丽莎般的微笑。

木匠请进家，刨木花欢快地跑了一地，脚盆马桶打好，烂衣柜换了新门，其他铆合处加固；木匠出门，我爹开始给这几样东西打磨光滑，该涂油的涂油，该上漆的上漆。天晴时他把这三样东西摆在地坪里，像个艺术家那样躬身忙碌，这儿补补，那儿磨磨，那神情，天塌下来也没手上的活计重要。村里人没有哪个亲自给女儿做嫁妆，人们说，关键时刻才看出来，狗禽的李老倌到底还是舍不得闺女。“狗禽的”不是什么难听的话，作为乡人的口头禅，它能加重所表达的情绪，听起来更显真诚善意。

如果不是木匠活儿的专业要求太高，我爹也会包揽下来。

木匠活儿的无从下手挫击了我爹无所不能的自信。我爹动手后才发现油漆活儿也没想象的简单，脚盆马桶只上桐油，多刷几遍就行，衣柜刷朱漆很难凑合，他刷出来的漆面就像黑脸姑娘涂白粉，厚薄不匀，底色隐隐约约。我爹跟这衣柜杠上了，因为天气不好，油漆工程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宣布完工时，我爹仿佛远途征战凯旋归来，我妈备了一桌子好菜犒劳，这事大大损耗了我爹的能量，他的头发更白了。

过年前，我妈和其他劳改犯的妈商量集体去探监，那几位如梦初醒，劳改犯也是要过年的，赶紧着手准备吃的穿的用的，不小心提前整出了过年的气氛。这群几乎不出村门的老妇人，从此开始和外部世界保持某种联系。我觉得没有比几位劳改犯母亲一起去探监更让人羡慕的了。她们头发花白，收拾得利落干净，蒙着头巾，穿着压箱底走亲戚的好衣，布袋子里塞着咸鱼腊肉腌菜鸡蛋，挎着拎着背着，轰轰烈烈蹒跚上路。她们要走到兰溪坐破中巴到益阳县城转车，坐四五个小时的汽车到监狱，像一群花母鸡在门口等待放行。

我妈准备东西的时候，会问我爹去不去，我爹黑着脸抽烟，吸气的时候他想去，烟吐出来就不想去了，他吞吞吐吐半包烟，房间里烟雾弥漫。我爹的声音像蝌蚪在烟雾中游向我妈，说他不去，路费划不来。往后，探监就成了我妈一个人的事，她从不描述那个过程，我爹也不问。

年刚过，拉二胡唱花鼓戏吊嗓子的开了场，耍龙、舞狮、讨米、打莲花落、送财神菩萨的出了洞，我妈抠平了角票揣在兜里，来者有份。要地花鼓的上门还要放电光炮，一挂喜迎，一挂欢送，角票这时拿不出手，至少面值五元，主角扮相标致，唱功好，给十元钱一张的“工农兵”，心不疼。有些地方的信徒，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了银子去朝圣。乡下人正月里出手大方基本相似，一年到头他们就潇洒这一回。今年更是筹了钱请戏班子唱草台子戏，从大年初六开始，一径唱到元宵夜，我还演了一个举幡的小鬼。

我姐不爱热闹，一个人在屋里睡觉，醒来时到处找吃的，有时候出去推牌九，正月间没人管她，她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正月过了棉袄脱了，柳条上迸出绿芽，桃花迎风笑。我第一个看见我姐的肚子肿了，她病得那么严重也不去看医生，我只好告诉我妈，我妈检查了我姐的肚子，也是大祸来临的样子。夜里头我妈和我爹在隔壁私语，我爹高声骂了句不要脸，我和我姐都听到了，我姐双手掩面肩膀无声抽搐，过不久我才发现她在笑，并且笑得喘不过气来。其实相亲之后，我姐夜晚没再嚼过两分钱一盒的火柴，有时还会发出甜美的酣声。

我姐出嫁那天，天气特别好。她穿着一件粉红色外套，大摆裙，腰杆粗得没法掩饰。大肚子新娘在八十年代初期比较罕见，我姐做得很好，在异样的眼光下，她挺挺肚子就过去了。不过

我爹为此决定不参与送亲，他不想把老脸扔在路上。我爹很浑蛋，他总能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堂而皇之，他总是站在正义那边。

上午九点钟，我姐和我妈各自红了红眼圈之后跨出了家门。我因为穿了玫红色新衣无比欢喜。我们三人浩浩荡荡上了长堤，后面跟着接亲的挑着脚盆马桶，衣柜用两根长竹棍绑着，柜顶码了几床红绿棉被，两个人抬轿子般腰杆闪着节奏。挑东西的走得急，不得不甩下我们。

我们三人顺着蜿蜒的长堤慢慢流淌，准确地说，是四个。前后空空荡荡。这样的送亲队伍显得既利落又孤单。没人说话，我姐嗫着鸡屁股嘴，一路上死气沉沉，跟出殡一样。我们走了四个小时。我记不清这四小时里有没有谁发出过一点声音，反正脑海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我感觉我们是朝洞里走，越走越幽暗，越走越阴冷，杂草蹿得比我还高，芦苇发出沙沙的声响。我们都注意到路边开了一簇淡红的月季花，正是我姐新衣的颜色，我本该摘一朵送给她，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到，我妈没有想到，我姐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们都忙着走路根本顾不过来。那天的天气是唯一值得描述的。

我在门口抽陀螺，陀螺旋得仿佛静止，我歇了鞭子盯着它转。我爷爷对无聊深有体会，他大约觉得我也很无聊，生了同情心，于是唤我小名向我招手。我盯着一个东西瞎转，的确无聊，但也不期望我爷爷那儿有什么意思。

我懒洋洋地走过去。爷爷第一次公开他的百宝箱，里头跑出一股食物香气与陈年霉味，这里头锁着爷爷的全部家产。我贼头贼脑留意有什么喜欢的宝贝，看到一些瓶瓶罐罐，数本发黄的书，一副象牙牌九隐约闪现，爷爷扣上了箱盖，往我嘴里塞了一大块冰糖，说：“爷爷教你写毛笔字，咱们李家这么好的一门手艺，不传下去可惜了啊。”

我说写了有什么好处，我的意思是，写字是不是每天都有冰糖吃。爷爷说好处跟推牌九一样，陶冶情操，修身养性，输赢无所谓，他就没那些个烦恼啊不快乐啊什么的。

我听着我爷爷与赌博有关的崇高言论，扒拉箱子。我爷爷往自己嘴里放进一颗冰糖含着，说话时牙齿和冰糖撞击，嘴里像有人在玩鹅卵石。他准确地从一堆乱物中摸出毛笔和墨水瓶，叫我端着，我感觉爷爷对我很器重。他搬起小八仙桌，继续说抓手好牌和写手好字的感觉一样，都是值得骄傲的。很多年后，我才理解我爷爷的这个比喻，不过延伸了抓手好牌的含义。

我那天抄的是“关关雎鸠”，我爷爷说这是三千多年前留下来的句子。我像个画押的死刑犯手抖得相当厉害。我以为身体出了毛病，只好天天找爷爷练毛笔字，等手不抖的时候，我感到写字像滚铁环、玩弹弓、抽陀螺一样有意思，甚至更有意思；不久还尝到了爷爷说的骄傲，老师在课堂上对我的书法大加赞扬。我背了很多诗词，我以为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是我家祖宗，背他们的诗格外来劲。

这年夏天，我爷爷屁股上长个鸡蛋大的疔疮，他感觉机会来了，因此一病不起，躺在床上报仇雪恨，吃喝拉撒专等我爹我妈伺候。有人来就哼唧唧生不如死，嘴里喊着：“我要死了，活不长了，死前想吃碗鸡汤面煎个鸡蛋加勺剁辣椒。”

有时我妈派我去看我爷爷死了没有，我回来说爷爷精神头很足，还给我讲诗里押韵的事儿。我妈说我爷爷是胆小鬼，怕死怕得要命。

敷疮化脓，我爷爷屋子里一股很浓的草药味。他像孵小鸡

一样孵了半个月，终于把疗疮孵熟了，生出一碗脓疮汁，屁股上塌了方，留下一个大坑，又躺了十天才肯起床，逢人便做出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

按道理，我爷爷康复之后应该坐在屋门口以微笑答谢过往行人，晚上数完星星再上床睡觉，他却立刻消失了。这事令我爹妈很不高兴，他们照顾一个受伤的战士，并非是让他得以重返赌博战场。我爷爷身无分文，只好一病不起，他本打算继续病下去，不料想那个神秘远亲，冷不丁寄来一张两百元的巨额汇款单，于是他躺不住了。

我放学回家，爷爷坐在地坪里，盯着门前那口塘，塘里浮着几只打情骂俏的洋鸭子，鸭公拍着翅膀，嘎嘎大笑。我本能地觉得，在爷爷与洋鸭子之间隔着另一种神秘事物，那才是爷爷真正关注的。

爷爷向我招手，像个阔老爷，吩咐我去代销店给他打二两白酒，买一斤猫耳朵，要保证嚼得咯嘣响的。末了爷爷邀我一起享用。这时候爷爷显得很年轻，酒倒在布满黑垢的洋铁皮杯子里，每咂一口，嘴里便滋的一声，满足如吸血鬼碰到血。猫耳朵焦黄薄脆，我专心吃我的，心不在焉地听爷爷唠叨。

爷爷长长的手指捏着一片猫耳朵，说起一个叫作安化的地
方，听起来遥远神秘，像爷爷的过去。有一阵，爷爷的故事似
乎吸引了我，我问了一句“后来呢？”，其实是敷衍。那时酒
已下去一半，爷爷颧骨都红了。爷爷打开木箱，摸出一本翻得

蓬松的书，抽出一张旧照片。是个女的，头发盘在脑后，额头光洁，面目虽已模糊，依稀看得出端庄清秀。

爷爷看了几眼，叹口气，将照片夹在书里，放回原处，继续喝酒。

爷爷开始吟诗哼唱时，我已经吃够，撇下他走了。

我姐的家像一朵野蘑菇长在山坡上，后来蘑菇边上又开出一朵小蘑菇。我姐是个能人，建房时奶完孩子挑沙浆，搁下扁担去做饭，米饭歇火还抽空搬几块砖。人们说她来去如风，沉默像树。起风时树发出沙沙的声响，嚼火柴头时我姐的嘴里硝烟弥漫，摆脱了父亲，我姐在自己家里干活儿很快乐，她把快乐当作对我爹的报复。

我姐嫁人后从不回娘家，生孩子后我爹没来瞅过，我妈没来伺候……我妈哪有空呢，我妈要是走了，余下的几个连油盐坛子摆在哪里都不知道，我爹哪会来呢，小畜生又不是姓李，更何况我爹不喜欢黑驴拎来的青梅酒、火炬烟，差点当面扔了。我妈倒是有更好的处理办法，转手送给耕田师傅，耕田师傅喝过青梅酒抽过火炬烟，犁地深过一尺，几百年的肥土都翻上来了，禾苗补得叶子硕大肥黑，谷粒却是上了年岁的乳房，半干瘪。

当然这笔账不能算在耕田师傅头上，也不能算在黑驴头上，只怪我爹脑子里残存亩产三千斤的梦想，每次暗地里比别人多施几倍的肥。收成时我爹摇着风车骂骂咧咧，大部分谷粒都飘到风车前面，少数落在箩筐里，前面的碾成糠渣喂猪，青黄不接时，就在米里掺糠跟猪分着吃。

建房时我姐阑尾痛，有几回躺着休息，公婆不高兴，黑驴拽起我姐继续劳动，他认为忙完房子再去医院比较合适。除了吃奶的儿子不会表态以外，这个合理化建议得到所有家庭成员的赞同，我姐懂得真理在大多数人手上，她不可能一脚踹破真理，在娘家练就的好脾性此时派上了用场。

我姐跌倒在地再也起不来的时候，掌握真理的大多数将她送到了医院，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我姐的肠子，但很在乎剪掉这截无用的盲肠要花多少钱，他们不管这截烂肠子差点要了我姐的命，耽误房屋进展那才是最大的损失。

这次经历让我姐明白更多的人生道理，不过她不向任何人发表心得，太阳照常升起，没有什么偏离日常之外，直到有一天两岁的儿子掉进水沟溺毙。那只是眨眼间的工夫，沟里的水浅得不足以让人担心发生任何意外。真理再次掌握在黑驴一家人的手中，他们认为我姐是千古罪人，他们甚至不许她流眼泪，黑驴还把她捆出了血，我姐连血带泪咽了回去。

这些我们家都不知道。我大学毕业后才听我姐说起，记得有那么一次，我姐像一只离家很久的流浪猫终于回到家中，毛

发凌乱，渴望洗个热水澡并且饱餐一顿的样子。然而她吃得很少，晚上跟我同睡一床，不再是倔强地嘬着鸡屁股嘴，而是拧紧眉头，像从前那样嚼火柴棍，无声抽搐，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爹对着空气骂，说女人空手回娘家，成何体统，又列举谁家养的大孝女，临走还给父母生活费。

我也看不起我爹。

有一年暑假，我和二哥骑自行车去看我姐。二哥那年读大三，戴眼镜，出语不凡。两人聊了一路，二哥说他是我爹的专制与暴力的产物，是爹逼他埋头读书，消灭了他成长的快乐，剥夺了他的自由；他喜欢写诗，想念中文系，我爹强迫他选择理科，他不愿我们家出一个我爷爷那样无病呻吟的诗人。二哥叫我不像他一样听命，他肯定会支持我。我不相信二哥。去年我仗着他在家跟父亲顶嘴，结果捅了马蜂窝，我爹顺手抄起的扁担被二哥夺走，我爹第一次遭遇这种明目张胆的反抗，决意要压下这股邪风，转身去厨房摸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杀将出来，二哥吓得躲到一边。

我说，如果不是我跑得快，爹的刀不知会在我身上哪块儿留下刀疤呢。我二哥停下自行车说，以当时的情况，我躲你跑都是对的，爹完全疯了，我们只能跟正常人讲道理。我说爹什么时候正常过。二哥说，我是要跟他谈，要不飞得再远，也只是他手中的风筝，我们需要开明的君主。

我二哥就“君主”的事儿说了半路，我爹偏爱二哥，二哥却不领他的情。我说不如我们来造爹的反。二哥说，用不了多久爹会自己造自己的反。我不懂二哥的意思。

这时山坡上的那朵野蘑菇已在眼前，青烟从蘑菇顶上升起，我姐果然在烧饭。见到我们，她笑得合不拢嘴，手伸鸡窝摸了几个鸡蛋，又去菜园里摘辣椒，扯苋菜。

我姐已分家另过，我和二哥都很放肆，二哥从大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喝个精光，问起姐夫刘芝麻，我姐说他外出卖蚊帐了，跑一趟要十天半月。二哥说搞“双抢”还跑出去。我姐说这个时间蚊子最厉害，蚊帐好卖。我和二哥都觉得不对劲。

我姐家里空空落落，没什么起眼的东西，唯一像样的家具是陪嫁的衣柜，油漆已经掉色。我姐打开柜门，取下抽屉，手伸进去抓了点东西，放好抽屉，柜门变形关不拢，她顺手一提，合上，在门上拍了一掌，这才关好。我姐塞给我几张皱巴巴的零钞，让我自己买想吃的东西，不要眼馋同学的。我姐知道我好吃，我很高兴，只是觉得她老了，老得像我妈，不再跟我和二哥说俏皮话，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纱幔。

这时候我爹和别的农民已经没什么两样，他热衷于谈论庄稼，每天清晨先去田里转一圈，回来时拎着一捆稗草，扔在地坪里任鸡群啄食。有空儿就扛起锄头在后园挖土，每一寸荒地都种上了菜，连池塘边都点种了黄豆，搭了竹绊架，丝瓜和苦瓜正在攀爬，南瓜藤也摸上了大土坟，果实秘藏在阔叶底下。我爹晒得黑里透红，双手已经看不出半点吃过皇粮的样子。蔬菜瓜果疯长，夜里头听得见它们骨骼拔节的声响。我妈必须隔天就挑一担蔬菜去镇里贱卖。趁早市卖得好价，天不亮出发，我妈怕走夜路，叫我陪，我也乐得吃镇里的面条花卷葱油饼米豆腐什么的，肚子得了实惠。卖菜的钱通常会变成二哥的生活费，我二哥爱吃肉，不过他忍痛用肉钱买书读书，大学把他变成一个表情深沉的青年，眼镜片厚得像酒瓶底，有一次他回家收起眼镜假装好视力，夹菜时筷子不慎伸到我的碗里。

二哥说话的节奏变化明显，还会玩停顿与沉默的艺术，我爹也吃不准他了。

二哥私下底对我说，等明年李顺秋回家，他也毕业参加工作，“咱们要集中火力跟李甲戌长谈一次，和睦温馨的家庭应该是民主的，还有女性的地位问题，姐简直是活在旧社会。”

二哥对我爹也直呼其名，听起来我爹仅是参加会议的普通成员，大家立刻平等了。

有一次，二哥带了几个同学回来玩耍，有男有女，他们夜里抓田鸡，偷瓜摸枣，下河放丝网，和大哥那时一样，只不过他们收网时一群人跟鱼一样活蹦乱跳，大呼小叫。“严打”已经过去五年，不再有人因为网鱼打群架吃枪子儿蹲监狱，死去的没有复活，判了的无法翻案。二哥他们说起这个，发出很多不平之音，又提到贪污腐败、僵死的体制，于是争论批判还骂娘，女同学也因此柳眉倒竖，说穷则思变变则通，不改革死路一条。我二哥觉得根子坏了，改也没用。我二哥说，家长制以及对个人权利的扼杀只能获得平静的假象，植物总会朝有阳光的方向生长。我爹并不知道二哥在学校干些什么。二哥发表了很多诗歌，还是文学社的主力。

黄昏时他们在苦枣树下朗诵诗歌，风吹过时，细如米粒的紫色枣花纷纷飘落，有的跳进茶杯，有的藏入发丛。乡下的花草都这么调皮。后来有人抱着吉他，拿出抄满歌词曲谱的本子，边弹边唱，文学社社长喻书中一口气唱了三首，他的头发根根

竖立，像刺猬。围观者聚集在苦枣树下，羡慕得眼里直流哈喇子。我二哥五音不全，这时只是接搓枣花就着音乐沉默。弹吉他的那位戴着眼镜，头发盖住了耳朵，脑袋像温驯的绵羊，他唱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时抬头遥望乡间，眼神如蜻蜓偶尔在我的脸上停驻，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瞬间我情窦初开。他叫唐林鹿。

第二年我在城里读高中，五月底学校忽然半空，到处都在学北京，罢课上街玩抗议，气氛躁动，老师只好放假遣散我们。我妈见到我一惊，以为我犯错误被学校开了。我爹老看《新闻联播》，知道事态在蔓延，他只怕二哥胡来，还说李夏至如果胡来就要打断他的腿。我爹总是发狠话，他不会想到去找我二哥当面切磋。

我爹歇了所有的活儿守在电视机前。黑白电视机喋喋不休，电视画面上一片混乱，我妈走过来，以为播放战争片。我妈看不下去，我也回了自己的房间。我们都觉得这件事太遥远，跟我们没有关系。

过了一周，我准备去学校，唐林鹿大驾光临，见到温驯的绵羊头，我的心跳瞬间停止，他带来的消息又顿时将我击蒙。原来二哥十天前便去了北京，不知生谁的气，在广场上干坐着不吃不喝，劝不走，赶不走，夜里和无数的学生挤睡在天底下，雨淋也不动。唐林鹿越说脸色越白，仿佛被自己即将吐出来的东西吓飞了魂。他停顿片刻，接着说李夏至失踪了，他们在火葬场发现了他，他的口袋里揣着学生证，整个人都毁了。

我爹我妈表情痴呆，似乎没听明白。
唐林鹿说：“我把夏至带回来了。”
摆在桌上的木盒子散发怪异的气息。
我们静默了一段时间，谁也没有去碰它，直到我妈的嗓子
里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声音。

秋天带着哀悼的表情出现。天空像块灰布，一只黑鸟“叽”的一声，像支利箭射穿布帛，裂缝瞬间弥合。田野是一张百岁老人的脸。池塘和水沟结着薄冰，干黄的菜叶耷拉在裸土上，涂着秋霜。枯藤死死缠住空荡荡的瓜棚。辣椒树像骨骼标本站立，吊着几只同为标本的干瘪红椒。染霜的枯草变成狗尾巴草毛绒绒的。

我爹烧掉了二哥的所有东西，连纸片都不留下，他为二哥感到羞耻，这比大哥进监狱还让他脸上无光。因此我爹的愤怒大于悲伤，我妈一哭他就呵斥、咳嗽、吐痰，扑打身上的尘灰。我那时住读，回家的原因，一是想我妈，二是断了伙食费，有时两种同时发生。有一次赶上村里有钱人家讨媳妇，我妈给我二十块钱去上银钱簿，叫我敞开来吃喝。我饿了一顿，钱揣进自己兜里，我妈一下子给别人这么多钱，对我却不大方，这让

我不高兴。那天我们村的男人喝得红光满面，妇女们穿着体面的衣服，抿了几口烈性白酒，脸色喜庆红润，连瘦子也露出肥头大耳的得意神情。

我从没去监狱看过大哥，我爹也没去过，我妈每年去一次，她说大哥不愿见人。像所有的监狱一样，我们送去的东西被怪兽吞掉了。大哥不像以前温和，他不耐烦回答我妈的任何问题，对家里也不关心，只有一回问起小寒读几年级了。后面几次我妈看着穿囚服的儿子，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见面的方式像外交礼节，平淡客气，没有喜悦也无冲突。

二哥死后，我爹一把火烧掉了后院的渔网，旧轮胎卖给了收破烂的，也撕毁了墙上的奖状，清理得一干二净。寒冬来临前，我爹默默收拾出一个房间，墙壁刷了一道白石灰，木格窗户换上新塑料，我妈把蚊帐泡脚盆里踩得泡沫飞溅。我偶然回家看到这些，我爹我妈的生活突然打了鸡血似的积极向上，十分反常。

过小年的前一个晚上，家里五瓦的灯泡刚亮，一个幽灵突然从后院溜了进来。我爹骂了声“贼禽的鬼前门不走走后门”。我爹骂完来到堂屋，点燃一挂千字头鞭炮扔在地坪里。响声刺耳。青烟飘进屋里，昏昧的灯光里完全看不清人影。这时我们家已是人头攒动，人们知道我大哥提前释放回家，都来道喜，顺便看看监狱里出来的人是什么德性。那幽灵害怕鞭炮，噼啪爆响时又从后门飘了出去，再也没有露面。

人们有点失望，不过口头上表示理解，其他几位当事人的

母亲脸色迷蒙，心情复杂，一面唉声叹气，一面欢喜抹泪。

打我记事以来，我们家没这么热闹过。晚饭也因此耽误了。我坐在灶台下烧火，米饭散发锅巴香时，我将柴火拨小，用烟灰盖灭。我妈开始做菜，豆豉、大蒜焖腊肉，肥肉多油，我妈特意切成厚片，那样咬起来像萝卜，口感好。她还做了鱼汤，辣椒煎鸡蛋。青烟顺着烟囱跑出去，一部分散在厨房里，熏得我妈撩起腰围巾擦眼泪。我妈喜欢用眼泪表达一切。

如果说以前大哥是结在树上的青枣，现在则是发黑的干枣，我不认识一颗干枣的前身，也想不出一颗青枣的未来，现在枣核卡在我的嗓子眼，当大哥到厨房问小寒在哪里，我只是从灶台下站起来，什么也没说。我妈说死丫头你连人都不会喊么。大哥也愣住了，他大约还是想看到那个小女孩，而我竟然长得和我妈一般高了，他不知所措。

我爹和大哥花了些时间看清了对方的样子，所以他们拣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大声争吵。大哥说一个劳改犯释放回来放什么鞭炮，他在镇里消磨了几个小时，有意挨到天黑，就是不想惊动左邻右舍，鞭炮一放，存心要他难堪。我爹说贼畜生不识好歹，老子就是要放鞭炮，这屋里霉透了，老子要驱掉霉气！大哥说是的，是我霉气，我过几天就走。我爹说你个败家子，走了莫回来。

我妈以眼泪解围。

我们开始吃饭。大哥狼吞虎咽，吃掉半碗腊肉后，问起李

夏至。我妈端着饭碗离开桌子，我爹踹了黄狗一脚。我说二哥一毕业就去了北京，工作挺忙的。我将话题转到我姐那儿，我说她有个儿子，两岁淹死了，现在生了两个女儿，大的刘一花三岁，小的刘一草一岁，她还要生，她说要把儿子生回来呢。我爹气咻咻地说不管刘家里那兜婆（方言：那一家），到时候交不起罚款被拆了屋，也莫想跑我这来住。

大哥减缓了吃饭的速度，仿佛撑着了。

我想起二哥说“等顺秋回来和李甲戌好好谈谈”，心里很不舒服。

河堤上寒风浸骨，月光有一种病人膏肓的苍白与虚弱。大哥的身影仍像幽灵，他变得小心敏捷，仿佛全身伸出触须，稍有障碍立即退缩并调转方向，或者快步弹开。他不和人面对面说话，也不看别人的眼睛。他是一只警觉的兔子，专注十米以内的世界。他有时蹿下堤坡，在他放渔网的码头踩几圈。我说你运气不好，现在大白天网鱼也没事，都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大哥没接茬儿，只说河面窄了，鱼的世界缩小了。我们都没有向大哥打探监狱的生活，这显得冷漠与不近人情，但我们的的确像保守秘密一样，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仿佛合伙杀人之后处理一具尸体，要把大哥不光彩的历史埋进地下一千米。

“你将来想干什么？”大哥问。

我说：“我想当律师，替没罪的人辩护。”

“律师对有罪的人更管用。”

我没明白大哥的意思。

“夏至怎么了，你们有什么瞒着我吧？”

我想了想，说：“他死了。”

开春一场暴雪积了一尺多深，长堤上添了一层雪的肥肉，树干北面裹着冰盔甲，树叶变成了琥珀，湖面扣上盾牌，草长成珊瑚，屋檐下的冰棱子宝剑般尖利发光，整个乡村充满兵器的光泽与凛冽。我爹将一个大树兜架在后院燃起烟火，毛主席和骑马的十大元帅仿佛又冲进了战场。十大元帅图分贴东墙西墙，马头朝南方，整齐威武，这使后院气势非凡。

我姐拖家带口回来拜年，住了一晚就走了，我爹对刘一花、刘一草称得上厌恶，一如讨厌青梅酒和火炬烟。刘芝麻嘴里嚼着槟榔，吐着跑生意的各地见闻：哪条黑狗追着人咬，哪路蠢货买了他的烂蚊帐，哪里的民风最剽悍，哪一个寡妇企图勾引他……最后他总要谈一下监狱，仿佛对那几十分神往。

和我姐较量时，刘芝麻必定要提到劳改犯，再以“文化大革命打手”做补充。我姐刚跟刘芝麻在一起时，以控诉我爹作为他们上床的前戏，刘芝麻喜欢听我姐诉苦，受苦的女人很省心，他只要对她说几句温软话，她就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干起活儿来像补足了饲料的牲口。可这些都成为刘芝麻进攻的利器，他的意思是：我们家尽出打手和劳改犯，没什么好东西。

刘芝麻骂我爹，我姐不生气，骂李顺秋她就要回敬了，她

说你们家才没好东西，你爹结巴，你妈斗鸡眼。我姐说的是真的，可刘芝麻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或者说这个事实可以摆在那儿，但不能用词语表达出来。于是刘芝麻掴了我姐一耳光。我姐觉得这世界上只有爹可以打她，因为她是爹的精子变的，刘芝麻没有资格，所以我姐回了他一耳光，不过没扇准，指尖从刘芝麻脸上擦过，留下两道血印疤。这刺激了刘芝麻，他转手反扑，我姐跟他扭打成团，最后我姐拿茶杯自砸额头结束战斗。流血多的人拥有宣判资格，这是他们的夫妻模式。

刘芝麻在我家乐呵呵的，看不出有打人的爱好，跟大哥说话时，尤其友善。我大哥像黑暗中待久的人重见天日，眼睛不太适应外面的光线。出于对眼睛的保护，他保持目光下垂，有时整个人躲起来，在角落里和人说话。

我姐回来见到李顺秋的样子，对我爹的怨恨又添了一重，她觉得家里所有人都被我爹毁了，李夏至去北京，不过是对我爹的反抗。那个吃了多年火柴棍的脑壳会这样去想问题，我吃了一惊。

我把火钳架在烧得通红的柴堆上烤糍粑，没什么话说，给糍粑翻面，渐渐焦黄，香味扑鼻。刘一花靠着我站着。她很安静，天生懂事，不像别的孩子嚷着要吃这个要吃那个。刘一花也喜欢蹲着看李顺秋整理渔网，问东问西。李顺秋喜欢刘一花，刘一花喜欢李顺秋，春天他带她去河边放丝网，刘一花像鱼一样活泼，李顺秋也像鱼一样活泼。

往年春插时家里还余有腊鱼腊肉，今年刚迈进二月便吃空了，连猫都看着挂腊肉的空钩子咪咪质疑。我爹那张咬着果核般紧闭的嘴一旦松开，碉堡里就伸出一挺机关机，噼噼啪啪直冲大哥射击，败家子、坐吃山空、没卵用的货……有时将我爷爷打包一起骂。等春秧一兜一兜扎稳了根，我爹看李顺秋更是万般不顺眼，他讨厌吃货，尤其是牢里放出来的无底洞，一百头猪也填不饱。

大哥眼睛还不能完全适应外部的光线，迷迷糊糊地出了门，一个乡镇企业搬运杂工的职位也是我爹求来的。大哥没有社会资源，也没有一技之长，只在劳改农场练了一身蛮力气。螺丝厂在兰溪镇，离家五里地，大哥早出晚归，贼一般在长堤出没，来回的天都浸了墨色。

车轱辘转了一个月，媒人替大哥物色了大龄女青年准备相亲，大哥左膝盖突然出了毛病，痛得单腿蹦着走，不能去上班，于是坐在家里，病腿搁在凳子上，看着它渐渐红肿，像婴儿的脸红润柔软，发出水果的光泽。

工资没发一分，医药费就来了，我爹一看病情仍不好，请了他当赤脚医生的发小过来看，一是照顾发小的生意，二是便宜，三是可以赊账。发小秃顶姓王，红光满面，叼着烟，半眯眼，一边跟我爹东拉西扯，一边用手指探询膝盖仿佛鉴宝。王发小说这是化脓性关节炎，里面烂了。他抽掉几针管血脓，外皮塌陷下去，挂上吊瓶输液，说过几天就会好。

一周后膝盖烂了洞，看得见白骨，风从亮敞的骨隙间穿过去，带出一股脓腥味。王发小一看情形不对，觉得自己被膝盖出卖了，于是建议锯掉这截烂玩意儿。

我说过我爹会算账，他算出截掉一条腿的成本，远不如一个残废所带来的负担要重，所以一咬牙借凑了钱送大哥去长沙医院。入院马上手术，医生称情况十分危险，再晚一步患者的腿必然报废。我爹松了口气，他很久没干过这么得意的事情，到处炫耀自己的英明决策，以至于后来与大哥发生冲突，也要把这件事情当作筹码拿出来压制对方。

我大哥出院躺了一段，每天把玩病腿，注意它的生长变化。医生说了，术后的康复得靠患者自己，要是肌肉萎缩了，弄不好还得回来截肢。一个打碎过碗的人，对手里的瓷器自然会特别小心。我大哥咬牙撑拐走路，下半夜在长堤上来来回回。夏天过去，他养白了皮肤，掉尽了肉，病痛把他变成一团皱纸，却更接近他服刑前的样子。

我姐生完刘一草就蓄了长发，学城里人绾发髻，不像，弄了个乱发团，亮出了不宽的脑门，因为常年刘海遮盖，脑门比脸上白。这一天她正在哄刘一草睡觉，村妇女主任崔大婶划动两条粗腿走了过来，老远就笑。她的头发自然卷，像非洲人，蓬了一脑壳。崔大婶挪动那团松弛的肉体，落座时像母鸡孵崽，散开翅膀罩住了小板凳。她盯着刘一草看了一阵，夸她听话，长得好。我姐把刘一草放到摇篮里边摇边说，她是看见主任来不敢闹了，夜里头磨死人哩。崔大婶说，现在磨人，将来是贴心小棉袄，你看看周围，哪个淘气包不是娶了堂客忘了娘。我姐没接茬儿。崔大婶接着说，我真不会生，一连生了两个儿子，好想要女儿，可得遵守计划生育政策呀，所以去了医院结扎，结扎小意思，养个三两天，身体更健康。崔大婶终于走上正题，她面色愉快，似乎结扎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我姐没戳破她，知

道崔大婶当年是村支书的弟媳妇，有权有势，像模像样去了趟医院玩假结扎，用板车拖回来，故意哼唧唧的，后来有人无意间看到，崔大婶的肚皮根本没有刀疤。

我姐“嗯啊”敷衍了一番，说例假完了就去医院，崔大婶带着功成名就的喜悦走了。我姐摸摸肚皮，已经四个月了，它很快会再次拱起来，暴露目标，等到人们发现将她绑到医院把孩子弄掉，再把她阉了，就像牲口一样，自己走去医院结扎，多少还有点尊严。

等刘芝麻回家，我姐跟他商量办法，刘芝麻说去查查是男是女，男的留下，女的流掉。我姐说不管是男是女，这都是最后一胎，不想偷偷摸摸担惊受怕，人活得不像人。

刘芝麻砍了一斤新鲜肉到我家，要我妈替他管一阵刘一花。那时我大哥的腿正在恢复，能拄拐走几步，也是个吃闲饭的，现在又添一个，还是个外姓人，我爹说那不行，附近到处是水塘，你们刘家里的人出了事，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刘芝麻知道我爹的脾气，只好求我大哥说情。刘芝麻不知大哥的处境，我爹借钱治好了他的腿，这场病早就剥夺了大哥所有的权利，他并不比刘芝麻更具资格。但我大哥被刘一花茫然无辜的样子打动。刘一花似乎察觉到自己的多余，像头小牲口低头倾听着买卖双方讨价还价。

大哥为刘一花说情，我爹的反应是像被开水烫了，弹了起来，声音也随即提高。大哥盯着自己的膝盖，耐心听他数落，他没

有任何意见，觉得这些都是我爹应该的，他有权利表达任何不满。我爹反复说了一堆，核心意思是两个，一是咱家不是福利院，二是谁来对刘一花负责。我大哥轻轻回答我爹，他少吃一点，匀给刘一花，他照顾她的安全，出事由他担。

刘芝麻欢喜回府，当晚叫我姐收拾细软，他挑了一担蚊帐，第二天清早偷偷摸出门，投奔他沅江的表姑。我姐抱着刘一草，后者被颠来倒去已经醒了，惊恐地看着微暗的四周，不知谁家的狗突然猛吠，把刘一草吓得大哭。

他们到市里吃了一碗面，转到码头等船，对面的白墙上刷着一行鲜红大字，“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这些字我姐都认得，她下意识地低了头，想了想血流成河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安。所以后来她又对刘芝麻说，生完这胎，她不想生了，没有儿子也认命。刘芝麻两代单传，他同意，他爹也不会同意，刘家怎么着也得弄个带把儿的。

下午两点，一路旱路加水路，刘氏一家子秘密到达沅江，那位刘表姑不冷不热，勉强容下他们，因为刘一草一见刘表姑就笑，刘表姑不好意思，只好也笑，刘一草咯咯大笑，刘表姑也就乐开了。她很快做了辣椒炒肉，茄子，煎鸡蛋。这边吃饭，刘表姑抱着刘一草到一边玩。后来刘表姑在放农具的堂屋里用砖头码了一张床，刘芝麻住了一晚就走了，趁天还没冷，他要赶着卖掉最后一批蚊帐。

刘表姑守寡有些年头，女儿嫁人，儿子在广州一玩具厂干

活儿，一个人冷清过着，但要白养几个人，她还是不愿出卖冷清。不过我姐手脚勤快，把刘一草丢给刘表姑，屋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利落。我爹教她的开荒本领这时派上了用场，她很快把半亩废地变为菜地，撒了白菜籽，一个月长成嫩秧，清早趁着露水新鲜，扯一满篮去镇里卖，早饭前拎着空篮子回来，里面放着包子或者葱油饼。刘表姑欢喜得不行。有一天主动带我姐去医院查胎儿性别，结论是儿子，我姐当即用眼泪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出于对刘表姑的感激，她顺便控诉了一下我爹。

此后，刘表姑家的炊烟活泼起来。仿佛这活泼招人嫉妒，我姐肚子颠得厉害时，刘表姑的儿子带着怀孕的女朋友回来了，他们要结婚生子，生完孩子扔给刘表姑，再出去挣钱。刘表姑见儿子一下带回俩，喜不自禁，对刘一草的兴趣骤然下降，即刻有嫡亲的骨肉了，刘一草的笑和哭都打动不了她。

我姐这时怀孕七八个月，生米煮成了熟饭，接近胜利，超生罚款逃不掉，索性回家安生。刘芝麻也早就厌倦了流亡生活，于是收拾细软向刘表姑谢了恩，一家人臃肿蹒跚，打道回府。

我一直不知道罪犯在监狱里干些什么。看电视剧时，觉得监狱是一座学校，劳改犯像学生，穿着干净的衣服，听管教员讲道理，看电视，打篮球，春节在狱中联欢，有的还在监狱读书考大学，对着镜头感谢政府感谢党……这使监狱里看上去比外面更有意思，所以老有人进监狱，有的出狱不久便怀念那个地方，又想方设法再把自己弄进去。

我问大哥，减刑释放，是不是就像学校提前修完了全部课程，比如有的专业是四年，但发狠努力两年也能拿下全部学分。我大哥羞涩地笑了，仿佛好成绩让他自己也感到意外。他说那地方根本没有法，抓不抓判不判，几个人权衡着办，让不让你毕业，全看管教老师的心情。我大哥在劳改农场拼命表现，他打了一个比方，一万亩土规定一年挑完，而他用半年完成的进度埋头苦干；放倒十亩稻田要三天，他能像收割机两天滚完。农场种

两季水稻，他学会了所有的活计。管教员都说他老实得根本没资格进来劳改。

我大哥把那个一眼望不到头的农场描述得很有吸引力，比如大片的芦苇啊、隐秘的沼泽啊、烂泥塘啊、湖泊啊、防洪长堤啊，方圆百里尽是这些东西。天空有时没杂色，有时很浑浊。劳改犯们像鸟雀群起群落，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管教员挎着猎枪走来走去，有时吼斥，有时辱骂，场面失控时朝天放枪，不听话的回去关小号，封在棺材大的空间里反省思过。待腻了逃跑的人有几种结果，一是被沼泽地吞没，二是加刑，还有一种烈性的，就是吃勺子吞刀片。

我大哥没被这种事情影响，他对于手上自动长出的保护茧深怀感激，它们比锄头柄还要粗糙。我问他最轻松的活儿是什么，他说拔草。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拔草不轻松，每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里，弯腰九十度，面部朝下，收工时脸胖得认不出来。试想想几百个人同时弯腰九十度散布在绿稻田，天高云淡，这个画面的艺术性不比让·弗朗索瓦·米勒的著名油画《拾穗者》差，当你不知道稗子和稻苗相似，拔草不许带下稻苗，拔了稻苗是破坏生产，轻者挨批、记过、关小号，重者加刑的真实背景，甚至不能否认画面的诗意与美。同样是这些人，农闲时修路、筑堤、挑淤泥，那么多人来来回回，很有蚂蚁搬家的喜感。

我大哥看着自己的腿说，他的膝盖在劳动中受过伤。不过监狱有更恐怖的事，比如农场的蚊子能杀人。蚊子平时抱团滚

成一个蛋，见人就扑上前围攻，密密麻麻常使白衣变黑衣。人干活儿时将袖口和裤脚扎死，以布蒙面，只露出眼睛。有个犯人跟管教员顶嘴，被绑起来扔沟里喂蚊子，后来犯人全身是血，脸肿得像屁股，回去还被塞小号，两天就死了。监狱里咬人的东西很多，除了牛虻、蚂蟥，还有些毒性很大叫不出名字的生物。

崔大婶这次来者不善，免了寒暄，省了装模作样的招式，头发因愤怒蓬得更高。她指着我姐的大肚子，说你这是对我的智商的严重侮辱，一会儿计划生育工作组的人来了，你看着办，在政策面前没什么人情可讲。我姐完全不懂花言巧语，她认为自己的确骗了崔大婶，不过并不为此难过，因为崔大婶的骗局下得更大，大家都在骗人，那些和村干部乡干部沾亲带故的，没有哪一个不搞鬼，超生也不挨罚。

我姐很淡定，一圈一圈地抚着自己的肚皮，仿佛农人鉴赏丰收的瓜果，瓜果长成了，谁还能把它变回去。不过计生组的一来，我姐就慌了。他们共有八仙，着迷彩服的五个，穿中山装的一个，戴工人帽的一个，还有一个女会计，仿佛天兵天降，腾云驾雾，落地仙气不灭，神情不沾烟火，我姐第一次见到这样一群活物，着实吃了一惊。

他们也不落座，穿中山装的问话，我姐答，有人记录。

叫什么名字？

李春天。

年龄？

二十五。

已生几胎？

三胎……死了一个。

现在情况？

怀孕八个月。

知不知道计划生育政策？

知道。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还有？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你选哪种方式？

要罚多少钱？

两万。

啊？！

已经算从轻处罚了。

我没有这么多钱。

你可以堕掉。

……能不能少一点，五千？

怎么能和政策讨价还价？

那八千……八千好吧……

别废话了！你敢生，我就敢罚！……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想罚钱，而是控制人口增长。限你三天，要么做掉，要么缴钱。

话说到头，罚款单开好，八仙踩着祥云离开了人间，我姐像他们扔下的垃圾堆在地面，很久后才开始挪动。她打开柜子，取出抽屉，在角落摸到一个布包，里面是钱，她数了数，共一百八十三块五毛，以前觉得这笔钱不少，现在发现它只是大象身上的虱子或皮屑。刘芝麻卖蚊帐跑一趟挣个百儿八十，一篮子蔬菜卖个三五块，十年也许能攒够两万。

我姐摸搓着那垒钞票，像是要用魔法变出很多钱来。

刘芝麻怕抓他结扎，在外面躲着，中午从后门溜回来，一听罚两万，脸都急红了，连声骂“强盗”“土匪”。我姐倒是觉得自己违反政策理亏，怪不得别人。面对现实她很冷静，就说骂也没用，不如分头去借钱。刘芝麻坐着想了半天，把各位近亲远亲有走动的没联系的全都摆在眼前，理了一条合理的交通路线，吃过午饭背上干粮带着无望出发了。

我姐颠着肚子跑娘家亲戚，先去找大舅，大舅家条件一般，钱在舅妈手里攥着，好不容易抠了一千块出来，临走瞒着舅妈又给我姐塞了两百块，说是他的私房钱。我姐洒泪挥别，情绪不平，走了一段，猛然发现娘家已没别的亲戚，心想外公外婆多生几个大舅姨妈就好了，最好一个个大方慷慨，富得流油。

到我家时天已煞黑，饭菜刚好，我姐围着桌子坐下，一路

琢磨钱的事，才意识到又是空手进门，心里十分不安。饭局像往常一样闷。我爹不冷不热，以为我姐是来接刘一花的，数落刘一花的几桩错误，比如打碎了饭碗，夜里头尿床。刘一花虽小，也知道不好意思，低声说她要回家。

我姐几次想说她去大舅家了，以此引出借钱一事，但看到李顺秋的样子，她什么也没说，吃完饭反给了李顺秋二百块，生病人身子亏，叫他买点营养品，李顺秋后来把钱纳刘一花小口袋里了。

我姐跟我妈闲聊，一边在脑海里搜索她的发小，她们普遍过得很差，有一个嫁得好的，但早已疏远。我妈说现在村里搞得最好的是李乐天，养猪发了财，楼房盖了三层高。李乐天就是村支书的儿子，我姐因为他被我爹捆了。我姐听完我妈的话枯坐半天，抚着肚子，产生一个不要脸的想法，反正多年前我爹就骂过她不知廉耻，她一直觉得亏欠，现在正好去做一件不要脸的事情弥补。

我姐在距李乐天家两丈外停住了，屋里透出的灯光洒在地坪上，仿佛李乐天的目光，有点怜惜，带着叹息。我姐艰难地扭转身，背对灯光，像是要走，停顿片刻，又笨拙地转过身，望一眼高楼，庄重地向大门挺进。

不难想象我姐开口向李乐天借钱的情景，她不会拍马屁，讲不出漂亮话，一坐下就直奔主题，倒出自己的心里话，借不借你看着办。我姐总算没白跑，第二天一早，李乐天到我家，

当着我爹的面交给我姐一个信封，里面是三千块钱，他对我姐说等你赚了大钱再还不迟。我姐被这笔巨款惊得张开了鸡屁股嘴。李乐天在我爹面前耍阔，他不知道，我爹从不后悔过去所做的任何事情，也不会因为他今天的发迹态度谄媚。

刘芝麻第三天晚上七点才回家，找了七八家亲戚，只借到两千。他们把钱拼到一块，胡乱散在床上，两人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仿佛不认识这堆东西，一直盯着它们，甚至体验到某种隐秘暴富的喜悦。有一阵钱的魅力似乎压过了胎儿，夫妻俩各自在脑海里用这六千块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比如刘芝麻一直想买一辆摩托车跑蚊帐生意，有时也可以去市里运输载客。我姐想送刘一花去镇里上幼儿园，读小学，让她像镇里的女孩一样有个美好未来。后来是我姐肚子里的孩子踹了她一脚，我姐才回到现实，明白这个钱是用来打水漂的，并且还有一万四没有着落，还得想办法去找来打水漂。

这真是一笔糊涂账。我姐满面焦虑，心不在焉地做着家务，她的确想不明白了。明天计生组的来，还得求他们放宽期限。但是，即使他们给她一个月、半年，她又能去哪儿弄钱呢？这条路已经到头了，死活都只有六千块，剩下的拿命抵，看他们要不要。我姐是这么横着心把自己安抚好，又用同样的方式安慰刘芝麻，刘芝麻非常赞同，他说是啊，老子没有钱了，要命有好几条。俩人相互鼓励，情绪激动起来，刘芝麻说老子生崽

关你什么事了，甚至连这六千块也不想拿出去。我姐说超生认罚，不要赖，但是罚多罚少全是由他们说了算，有的几千，有的一万，凭什么罚我们两万呢，欺负人。刘芝麻越来越横，骂政策，什么控制人口，控制个屁！有钱可以多生，有权有势也可以多生，王八蛋，就盯着我们这些没权没势的穷鳖。

夜里头刘一花和刘一草睡得很酣，我姐和刘芝麻拥着六千块钱根本合不上眼。天一亮刘芝麻变回老实人，叫我姐跟计生组的人求情说好话，别把人惹毛了，他自己先跑外面躲了起来。刘芝麻始终担心他们把他抓去结扎，因为村里那个被阉过的男人，连老婆和丈母娘都会奚落他。

刚过早饭时间，八仙来了。刘一花刘一草紧揪着我姐的衣摆，我姐挺着肚子一手揽一个。不一会儿便有人听见我姐在喊叫，刘一花刘一草大哭，短暂的混乱后，他们把我姐塞进车里带走了。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他们做到了。”我姐这么说时我已经大学毕业，急于为社会奉献点什么。

儿子弄掉了，老婆结扎了，钱也不还了。刘芝麻花三千块钱买了一辆摩托车，没多久出了一场车祸，车报废，腿受伤，还负担了别人三千块钱的医药费，打碎了我姐送刘一花上镇里读书的梦想。人生没有儿子，活着也没什么好操心的了，刘芝麻开始酗酒，三块钱一斤的粮食酒，每天醉醺醺的，什么也不管。

六月是我们家的痛，蚕虫噬咬我们的心。但谁也不提二哥，不管他是糊涂，还是爱国，眼下都成一堆灰。我爹不知道去哪儿打听真相，也没有兴趣知道真相，反正死了的不会复活。我妈落泪，我爹也不骂她，午饭时喝半杯白酒，酒后昏睡一觉，连续几天如此。我大哥的腿在第二年六月完全康复，可以正常干农活儿、打鱼、捉田鸡，只是捕鱼和捉田鸡不再是玩，而是用来谋生。靠这种原始的捕猎本能养家糊口，这类副业不知什么时候兴盛起来的。

黄昏时，一个个装备齐全，从长堤出发，自行车、手电筒、打捞器，干粮是煮好的玉米、地瓜或面饼，呼朋引伴，车铃按得叮铃铃响，大声说笑，骂娘，慢慢融入暮色的腹中。这些人捉一夜田鸡，天亮时经过集市卖了，现钞带回家，脸色乌青地躺倒补觉。用电瓶打鱼的，穿着齐胸的连衣胶靴泡在水里，打

捞电晕后浮起的鱼，也有人不小心把自己电死了。

这时候，不断有人介绍待字闺中的大龄女青年，我妈怂恿大哥去看看，大哥为完成任务勉强看了一个，最后拒绝出镜。我妈说，挑女人，健康、能生养的就行了，你现在的情况，不能照罗焰那样的来。我妈专戳人软肋。

罗焰是城里姑娘，我大哥的同事。我大哥入狱后，她来过我家，眼圈是红的，坐着没说几句话。我爹一如既往的骄傲，对罗焰也没好脸色。罗焰仿佛是来和我大哥的遗体告别，默默地在心里画上句号，后来再也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罗焰主动追求，到底和我大哥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告诉李顺秋，他出事后罗焰来过我们家，我大哥也不问她来干什么，只说罗焰她爹反对他们搞对象，罗焰不听，曾遭她爹软禁。这是我大哥唯一一次跟我说起罗焰，说得很少，留下很多悬念。在我看来，这是他生命中最神秘的部分，比他在监狱里的那段日子更不可知。

我大哥由夜间出没渐渐开始在白天露面，来去匆匆，像一道影子掠过，从不在任何地方停留。假如他戴个斗笠，披件斗篷，腰间横背一柄长剑，就是一个江湖侠客，村民见了都要惧而闪避，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追着问他：“吃饭了吗？”“到哪里去啊？”“你爹在家么？”我大哥挺烦这些，出于礼貌，又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的回答往往像朝对方扔下的一枚暗器，话毕人已不见，只剩问话的人怔在那儿。久而久之，村里人知道他的习性，老远就

朝他喊话：“吃饭了吗？”喊完自己拐个弯就走了。这本来也只是惯常的打招呼的方式，并不是真的关心你吃饭了没有。不过仅这类应酬已使我大哥苦不堪言，从此他走路更迅疾，见人先躲到草垛子或者灌木丛后，完全不是一个正派侠客的作风，见到女的更是拉低斗笠，俯冲而过。

我大哥自觉与众不同，不与他人为伍，如果可能，他更愿意搬到一个山洞里离群索居。

我大哥很能营造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气息与氛围，像一朵云飘在村庄的上空，没事的时候我大哥就坐在上面，下来就把这朵云折起来放柜子里，谁也不让看。也没人提要求，人们甚至不知道他有这样一朵云。他们只说我大哥行为怪异，给他讨个老婆生几个孩子或许才会正常。我妈也这样认为，只是我妈有私心，她想抱孙子，一个老太太满头白发没个孙子尿裤腿，也是件丢人的事情。

我妈私底下鼓动那些吃了闭门羹的媒人，继续物色健康能生养的，李顺秋不去相亲，就带大姑娘上门，成不成绝不让人空手归。我妈在关键时刻散发山里人的蛮劲，夜里头想不通，捅醒我爹，问李顺秋该不会在监狱落下什么毛病吧？哪个男人不想讨老婆生孩子？再过几年，恐怕只能找生不出孩子的寡妇了。我爹对孙不孙子的无所谓，因为孙子轮不到他来管，有了孙子意味着他大势已去，像件烂蓑衣挂在墙上，一把生锈的农具堆在仓库里，再也派不上用场。

一般情况下，在家里找到我大哥很难，在外面也说不准，比如刚才某个人在哪儿看见了他，寻过去时，扔在地上的烟蒂还在冒烟，人已经走了，留下一个热乎乎的作案现场。甚至捉一夜田鸡，也甭想在床上逮到他。有两次姑娘上门相亲都没见着我大哥，这给我妈造成巨大的困扰与经济损失，因为她要支付来者的车马费，还要承受那些狐疑的眼神。

不过，有一个老姑娘比较执着，在没有媒人的陪伴下，自己到我家来了几趟。她挺满意，李顺秋是城里户口，没有兄弟分财产，没有妯娌互嫉妒，将来我爹我妈一死，屋前屋后方圆几百平米的地儿都是她的，鸡飞狗跳都是她的，外人休想侵占半厘。这姑娘叫肖水芹，芳龄三十，有股执拗劲儿，连续四次高考，一心想鲤鱼跳龙门，但年年落榜，加上心性高傲，看不起农村的作派，终于熬成老姑娘。灭了高考进城的希望，她对自己的人生及时采取补救，学了裁缝，衣服做得不错，喜欢设计新潮款式，农村爱俏的姑娘媳妇都愿找她做衣服。

肖水芹第四次到我家，在堤坡上与我大哥撞个正着，对眼那一瞬间，我大哥顿感有异类入侵自己的世界，赶紧拉低想象中的斗笠，擦身而过。肖水芹后来说，李顺秋散发某种异样的气息，她浑身一激灵，本能感觉这是她正找的人。她当即掉头尾随，证明她的判断正确。

我妈喜欢肖水芹，两人串通好，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三天后肖水芹的缝纫机就摆在我家堂屋，她住了下来，在我的房

间里插花养植物，弄得香喷喷的，衣柜里也收拾得整齐，一边放我的，一边是她的。大约有半个月时间，我大哥天天躲在云里不出来，也不赶肖水芹走。他在云里看着白茫茫的世界，远处的云形状各异，哪一朵都像肖水芹这头怪物。这头怪物掌握现在，统领未来，铁蹄踏入他人的领土，便留下不可抹灭的脚印。我大哥会解方程，开平方，就是对女人这种怪物无从下手，她们就像一团抓不着的云雾，坚硬无形，又仿佛龙卷风形成的巨大洞穴，要将他连根拔起。

一开始没把肖水芹赶回去，住了一段就更不好意思，我大哥索性不躲了，有时还会朝肖姑娘笑笑，摸摸她正裁剪的布料，问问什么质地，如病人向医生询问自己的病情。肖水芹完全融入我们家，她对我妈说，她知道李顺秋是无辜的，命运对他不公，剥夺了他很多，理当要慢慢偿还一些给他。说得我妈直抹鼻涕眼泪。我妈特别尊重考过四次大学的人，于是凡事和她私语决策，当自家人。村里的婆媳都是天敌，但在我妈和肖水芹这儿看不出任何苗头。

肖水芹到我家来第一件事，就是帮我妈做了一件披领外套，给我爹做了一件小夹克，布料也是她出的，还没进门就倒贴，这等实心眼的姑娘打着灯笼难找。要说肖水芹不算丑，也不矮，皮肤偏黑没关系，有张小脸，双眼皮，眼珠子黑漆漆的，脸上透着一股聪明劲儿，也不因大龄而自卑。村里人都羡慕我妈，不花钱就有能干的儿媳妇上门，说祖上积德。要说这祖上积德

实在谈不上，我爷爷写诗赌博，没害过人，也没做过什么好事，如果说输得倾家荡产也是一种慈善，那我爷爷真是积老德了，关键是不知道老天把这笔账记在哪儿。

我大哥与肖水芹隔墙住着，她在房间里哼歌，读小故事，睡前拳击墙壁，墙壁是土砖，久之凹陷出拳印。在肖水芹用拳头凿通墙壁前，某一天击墙的声音突然消失，我妈兴奋难眠，她觉得事儿成了。

婚期果然很快敲定，我爹妈腾出了他们的正房，正房是红砖墙，肖水芹按自己的想法扫去墙面的尘，用石灰刷得雪白，弄了些瓶瓶罐罐插野花，缝做了荷叶边的窗帘和被套，还用自己的私房钱置办城里时兴的高低床、组合柜……整个过程中我大哥只使了些蛮力，白天搬这搬那，夜间倒腾肖水芹，皆大欢喜。

我们家大兴土木的时候，我爷爷往这边瞅一会儿，看会儿天，看会儿天，再往这边瞅一会儿，仿佛在两者之间进行某种对比。塘里的洋鸭子早上了大哥的订婚酒席，现在唱歌的是喜欢啄人小腿的大白鹅，我爷爷没事总踹它们，它们见我爷爷就往塘里跑。我爷爷背着手，站在岸边垂柳下，享受小小胜利。

爷爷的脑袋混沌不清，大多时候糊涂，清醒时仍能写字作诗，不遗余力地表现清高和孤傲，似乎不曾向任何事物妥协。

我爷爷生日正是油菜花开蜜蜂嗡嗡飞的时候，那天一早，他把桌子摆在地坪，磨墨吟诗，反复吟诵，打好腹稿之后，毛笔蘸饱了墨汁，俯下身，像木匠干镂空活儿似的，在纸上慢慢地钉凿起来。很快，一副红纸对联贴上爷爷矮小的茅草屋门框：

名士不嫌茅舍小，英雄总是布衣多。

我爹看了又呸又唾，牙缝里挤出难听话，骂我爷爷混账，给自己送锦旗，假模假式，不要脸。

我爹的谩骂中似乎隐藏着某种复杂真相，证明我爷爷本人，与他自己所标榜的不是一回事。

我爷爷的表现也是心虚，不敢正面顶撞，只等我爹走远了，才在我面前低声反驳：你懂什么？你没有资格教训我。顺秋他没犯法，现在出来了，你倒是到单位看看情况，想办法恢复他的工作呀。现在剩户口吊在城里，班没上的，一亩三分田也分不到，两头都亏，他没着没落，你还心安理得，这才是真混账哩。

我爷爷把剩墨灌进瓶子里，手一哆嗦，洒了些墨出来，用手掌抹干净瓶子，放在窗台那一堆瓶瓶罐罐中。

午饭时分，包子脸女人来了，她是爷爷众多干女儿中的一个，腿脚勤快，年年生日都会来，拎着我爷爷爱吃的香脆零食，在那边聊得欢快，笑声不时溅出门窗。

我爷爷这时候嗓门特别大，像故意喊给我爹妈听的：我啊，等于死了没埋啦，活不得几天了。口里没味，夜里睡不着，一夜比一夜长。我有得牵挂呢！我晓得，也有得人牵挂我！

包子脸也喊：干爹，那你就讲错了啊，都舍不得你呢，你要好好的，活到一百岁。

淑芬没来呀？我爷爷突然说出一个女人名字。

她会来的！包子脸安慰好我爷爷，笑着进了我家门，放下两包荔枝干，一通哥哥嫂嫂，叫得我爹妈灵魂出窍。

干爹最近老问淑芬来没来，淑芬是谁啊？包子脸说道。

他脑子不清白了，由他胡说八道去。我爹不喜欢包子脸，认定她哄了不少我爷爷的金银财宝，态度冷淡。

肖水芹端茶倒水，缓和气氛。

包子脸深情地谈论“干爹”。“干爹气色好”“干爹腰板直”，后来她去“扶干爹过来吃饭”。

包子脸在我们家充分表演，我爹也给足了我爷爷面子，忍受包子脸的各种作态。

我爷爷坐主位上，美滋滋的，睥睨众人，发表了要活一百岁的高论。又接着说，我死了就用凉席卷了，挖个坑埋了，栽两棵松柏。我爹说，你这是想要别人戳我脊梁骨。我爷爷说，我可以立字为凭。我爹说没用，别人骂的还是我。包子脸说，干爹今天过生日，别说些不吉利的了。我妈说是的，吃饭吃饭，菜都凉了。肖水芹给爷爷舀了一碗汤。李顺秋夹几筷子菜去了后院，按劳改时的生活习惯，端着碗，蹲在偏僻处吃。

我爷爷还剩四五颗牙齿，抿嘴蠕动，仿佛用嘴唇咀嚼，看起来像一条寂寞反刍的牛，眼神茫然空洞。

他已经对付不了一条鸡腿，为了活一百岁，仍然鼓涨两腮，很努力地消灭它。

油顺着手腕往下流，弄脏了衣服。他费劲地抠出卡在牙缝里的鸡肉，看了一眼，又塞回嘴里。

淑芬怎么没来吃饭呀？我爷爷又提起这个名字。

包子脸满口饭，停止咀嚼，半张着嘴，死死地盯着我爹。

一只苍蝇嗡嗡地绕着桌面飞旋，我爹挥舞筷子：吃饭，吃饭。

我大哥五一节结婚，我那时上高中，回来参加他的婚礼，没带什么礼物，我们家里不兴这个，再说我是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肖水芹我见过两次，印象不错，甚至觉得我大哥赚了——假如仔细分析的话。当然感情的东西说不清，既称不出重量，又量不出尺寸，不像庄稼你看得见它的生长与形状。这一天，也是我爷爷的节日，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处张贴他的书法对联，我们家的门框门楣贴得满满的，他自己那边也没落下。他逢人便讲对联的内容，直到嘴角的泡沫干成了白圈，坐下来直喘气。我爹一向看这些不顺眼，这时采取的不是谩骂，而是嘲讽，不过这嘲讽不像平时那么刻薄，倒有些善意，甚至还带点显摆我爷爷才华的意思。

后院办厨的师傅同时剁起了肉馅，一时间仿佛鞭炮炸响。

刘一花刘一草到处乱钻，我姐一会儿吼这个，一会儿吼那个，

尤其不许她们摸绸缎锦被。

人们听说新房收拾得很洋气，挤进来东看西看，指指点点，啧啧咂舌。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一些语言，比如肖水芹像城里人那样会生活，裁缝技术又好，对于一个劳改犯来说，真是走了狗屎运；比如肖水芹嫁李顺秋也不亏，李顺秋有城市户口，肖水芹毕竟是老姑娘……乡下人就喜欢这样，把一对男女当鞋子比看，他们世俗的眼光能迅速发现其间的差异，并且记录在他们的册子上，在各种场合传播。

后来接亲队伍出现在长堤上，花花绿绿的一长溜。地坪上有人欢呼“来了来了”，人群骚乱，放鞭炮的老远迎了上去，一路噼里啪啦响到家门口。叠得很高的绸缎锦被明艳光鲜，有人伸手摸了又摸，赞了又赞。肖水芹的亲属在热烈的炮竹声中跨进门槛，在堂屋中坐定，喝芝麻姜丝茶，吃糖果瓜子花生。我爹妈也穿得很客气，坐在边上陪着说话。这是亲家们第一次见面，恐怕也是他们这辈子最矜持最讲究礼数的时刻，既拘束又优雅，脸上的每一道褶子都藏着喜气。

我大哥和肖水芹敬完酒，坐下来正要好吃两筷子，有人走过来道喜。是李竿子。我大哥险些没认出来。李竿子原本又瘦又高，腰杆笔直，监狱把他治弯了，说话身体前倾显得讨好的样子。

我大哥说：“你回来了。”

李竿子说：“嗯，一周了。”

我大哥说：“来，好好喝两杯。”

李竿子说：“就是闻到酒香了。”

我大哥说：“下回喝你的喜酒。”

李竿子说：“猴年马月。”

桌上的人看到李竿子，围过来问这问那、喝酒碰杯，一时又乱哄哄的。

这顿酒一直喝到夜里头。我大哥不会挡酒，酒量小，架不住别人灌，喝得晕晕乎乎，后来就不见了。闹洞房的找不着他便各自散了。

肖水芹冷清地等了半宿，天快亮时，我大哥才猫进房间。肖水芹脸比天色暗。我大哥说：“喝多了，怕吐脏了新床被，不敢进新房，摸到爷爷的床上睡着了。”

肖水芹说少和那个李竿子来往，他身上有股晦气。我大哥感到不舒服，也许是满屋新东西过敏，他打个喷嚏，嗅嗅被子，说像新钱的味道。

对面夕阳，河水粼光碎片，游泳的人头像浮标，漂在河心。河边逆光中坐着两个金边剪影，一动不动，偶尔有只手提起又放下。我哥和李竿子在抽烟。

我大哥说：“后来蔡部长因为咱们的案子立功升官，调到县公安局，当了副局长。”

李竿子啐了一口：“我们下地狱，他们得道升天，老子早

就想过，出来就要找蔡老鳖算账。”

我大哥叹息：“怎么跟他算账？要回这十年？要不回的。既然要不回，就不要再找麻烦了。”

李竿子说：“我反正是个劳改犯，怕个卵。”

我大哥说：“他腰杆子里插枪，你鸡蛋碰石头……老老实实过吧。”

李竿子说：“拿什么过？脸上刻着劳改犯，就这点本钱了。”

我大哥说：“这是现实。”

李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以前那杆汽枪借我用一下。”

我大哥说：“我不能提供作案工具。”

李竿子笑道：“你以为我要去杀人哪？杀个卵！他会有报应的。我只是无聊，想去打鸟。”

李竿子果然每天打鸟，他枪法不好，放枪吓得鸟雀惊飞，毛都没打下一根，但热情不减。早晨面无表情地擦枪，装上子弹，一整天都在外面打斑鸠，家里什么活儿也不干。身后经常跟着几个小孩，他打了鸟就送给他们，还教他们怎么打鸟；比如打斑鸠，对目标进行精确射击，如果没有把握在二十米左右射中一枚一元的硬币，就选择斑鸠的胸腹，不要朝它背后开枪，斑鸠背部光滑的羽毛，会让子弹变成按摩器。

李竿子自个儿玩透了气枪，改大气室增大威力，闭门不出的时候，在屋子里磨子弹。

有一天李竿子突然来还枪，说：“蔡老鳖死了。”

我哥盯着他，等他吐出下半截。

李竿子说：“这卵，七年前就被车撞死了。”

我大哥说：“你到底去县里找他了！”

李竿子说：“老子枪法白练了，这老鳖连让我老子开枪的机会都不给。”

我大哥吐出一口粗气，说：“枪你留着吧。”

肖水芹很少下田，怕太阳晒黑怕蚂蝗叮咬，“双抢”时勉强做做样子，长裤长袖捂得严严实实的，连斗笠边檐都要缝一圈布帘遮阴，走在田埂上就像一个外族人，撩起帽帘才看得见脸。她笑嘻嘻的，很喜庆，走路收腹挺胸，不像去下地干活儿，倒像进城逛商店。肖水芹凡事都有安排计划，没怀孕就买了育婴书学习，对我哥说那时她要多吃水果喝牛奶，孩子就会又白又嫩。黑肤色是肖水芹内心的遗憾，怎么生一个白皮肤的孩子，她下了很多功夫，吃什么又是其中之一。我哥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孩子像他，皮肤自然就白了。我哥只是实话实说，肖水芹却觉得这是对她努力的一种讽刺。不过，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她不要求我哥参与太多，除了播种以外。所以她晚上熄灯很早，只留台灯发出微弱的橘色光晕，照着我哥的劳动。

肖水芹白天一副女企业家的样子，条理清晰，说话如刀削，

一片一片干净利落。裁缝生意很好，她并不想卖力踩机子，有时不想接活儿，懒懒地看书，我们那儿绝对找不出第二个看书的村妇，也没有人在餐桌上蒙上小花布，中间摆个插着野花的瓶子。

肖水芹结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爹妈分家，把自己向城里人学习的那一套用起来，我大哥常常觉得自己进了别人家里，有陌生感。肖水芹和我爹妈矛盾也是从分家开始。分家没什么大不了，我家也没什么值钱的好分，房子仅够用，但是肖水芹提出要分后院，做缝纫室，挂衣服，堆放布料。后院是我爹的心腹之地，肖水芹没摸清楚这个底细实在是一大疏忽。她把这次失败看作耻辱的印记，自此凡事和我爹妈都分你的我的，闲着没事也不再给他们缝衣制裤，不过她也忙不过来，因为她很快有了身孕，做起了我大哥的女王。

肖水芹是逻辑缜密的人，极少在哪个环节出错，或者考虑欠周把自己弄得跌跤绊手。

这时的肖水芹母仪天下，把我大哥支来使去，爹妈心里不爽，但又期待她肚子里的货，只好忍了；我妈还不时炖汤给她，寒暄，谈自己的人生经验。我妈的经验显然没用，肖水芹的想法也和我妈不一样，我妈那时没有什么讲究，我们四兄妹个个都像野果子似的从树上掉下来，肖水芹跟城里学时兴的，连择好的怀孕时间，早早胎教，摸着大肚子和胎儿对话等等。我妈发现自己对她无用，只好更加努力炖汤，肖水芹吃成了一个大

胖子，长了四十斤肉，胎儿却不足五斤。我妈发现自己给孙子炖的汤，油水全被肖水芹捞了，就像当年探监给儿子送物品被监警吞食一样，她非常生气，可这也是一个哑巴亏，吃了也做不得声。不过生下来的女婴倒真是粉嫩，第二天就睁开眼睛笑，很讨喜。我爷爷和我爹都给她取了名字，肖水芹一个也没采用，她有考过四次大学的资本，自力更生的能力很强，不指望长辈施舍，她要给孩子取名，没人敢反对。她在怀孕期间就想好了，生儿子取名李永琪，女儿取名李线线。

李线线满月时，肖水芹当众表态，在她眼里女儿和儿子都一样，她只生这一个，并且尽全力抚养她，送城里接受好的教育，李线线将来要读名牌大学，要出国留学。

肖水芹知道我爹重男轻女，也有敲山震虎、为我们李家的姑娘鸣不平的意思。

我爹当即说道：“不行，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不是由你说了算，你要考虑到李家……除非你存心想让我们李家断后。”

我爹的话说得很重，肖水芹和风细雨：“爹，别说什么后不后的，往祖上数三辈，谁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什么人？人不是为别人活，把自己这辈子过好，才是最重要的。再说了，我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人，有自己的人生计划，我不是生育机器，更不想被结扎，无端端地挨那一刀。”

我爹发号施令惯了，没遇过跟他讲理的人，心头不顺，不知怎么反驳，家长的威风在肖水芹这儿蔫了，好像还有点怵她。

后来，我妈对我说肖水芹如何如何厉害，我听了倒是对她感兴趣了。这时我在北京学新闻，打算未来当记者，因为我哥说这个社会没有法律，当律师帮不了无罪的人，只能替有罪者开脱。肖水芹经常问大学里的事情，我们聊得好，关系渐渐加深。我从不介入她和我爹妈的矛盾，每一个儿媳妇都有与公婆相处的难题，没什么好插手的。

李线线吃娘奶吃得肥白粉嫩，大眼睛又黑又亮，爱笑，大部分时间像只奶猫。她醒着的时候大家抢着抱，外人抱着也不放手，我大哥只好凑到摇篮前看她睡觉的样子。

我大哥有福分，他大概时来运转了。

那一年胎儿被弄死，我姐也死了一回。结扎后伤口感染化脓，复去医院清洗重新缝针，疼掉一身肉，成功阻止了精子与卵子的通奸。从此刘家无子，说话矮人一截，低人一等，还被人骂作“绝户”，宛如扒了祖坟。刘芝麻最初气得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思前想后，琢磨更恶毒的回应方式，白天专门去围观吵架斗殴，听他们骂，看他们出手的方式，最终发现骂什么都不如“断子绝孙”，打架时空手的不如握凶器的，刘芝麻学了一招，听到“绝户”两个字，操块红砖就逼过去；久而久之，都知道刘芝麻惹不得，不敢当面提这个词，于是刘芝麻耳根清净了。其实也是他自己看开了，世上绝户的不止他一家，爽心乐事在后头呢！等刘一花刘一草这两个漂亮小姑娘一出嫁，好烟酒提溜着就来了。快活只是转念间的事，所以刘芝麻无子一身轻，喝散酒，打小牌，牲口般的老婆撑着农活儿，他安逸了。用当地话来说，

叫撩开胡子喝稀饭，坐等女儿的孝敬。

刘芝麻偶尔跑一趟蚊帐生意，生意差得一塌糊涂。他的蚊帐质量差，烂得快，人们买到了更好更漂亮的，只好从此作罢。有天夜里刘芝麻打小牌回来，在路上看到屋外晾着的衣服，灵感顿现，发明了无本生利的赚钱办法，这件事只要夜里少睡点觉多几分机灵。刘芝麻夜里骑着自行车，背后绑个大筐，在乡间穿梭，见衣服收衣服，见床单收床单，有时还能弄到电饭煲、暖水瓶、炒锅、菜刀什么的，等货积得差不多，便踩上三轮车，到邻乡通通转手贱卖。

二手货很吃香，婆娘们围着三轮车挑三拣四，通常三两个小时就卖完了，她们叫刘芝麻下次再弄点货来，或者明确说她们需要小孩长裤子，男人汗衫，想要一个高压锅等等。刘芝麻记下这些预订的货物，到时价格可以稍稍上扬。这一带跑熟了，婆娘们一看到三轮车就知道刘芝麻来了，她们欢呼着奔过去，寻找她们想要的货品，感激刘芝麻丰富了她们的物资生活。

有个姓曹的婆娘，有几分不寻常的骚劲。她用兰花指指向差不多百米外的一所房子，叫刘芝麻把三轮车踩到她家地坪上去，她在煮饭，怕烧煳了。刘芝麻盯着她大幅度地摆臀离去，知道自己狗屎运来了。这种事他在卖蚊帐时碰到过，一个年轻的寡妇叫他把蚊帐挑到她屋里去，结果就发生了那事儿。那寡妇也不问他姓甚名谁，只将他宽衣解带，末了买了一顶她并不需要的蚊帐。

刘芝麻把车停在地坪上，曹婆娘却在屋里喊他进去喝水，说她在喂猪吃食，两个畜生老打架，不看着它们就把猪食弄得满地都是。刘芝麻进了屋，里面光线挺暗，但看得见屋里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屋梁上结着烟熏的黑灰索，墙上糊着的纸角耷拉下来，蒙着黑灰。曹婆娘端出一碗冷茶，刘芝麻接手，曹婆娘卷起兰花指勾住了他。刘芝麻放下碗抱住曹婆娘，以为这事和寡妇那次一样，但曹婆娘的手没有伸进他的裤裆，而是伸进口袋，掏出他的钱，并且推开了他。

“你这蠢贼，竟然偷到老娘身上来了。要是不想被我男人打残，趁早滚吧！”曹婆娘把钱纳入自己裤袋。

这一趟血汗遭曹婆娘洗劫，刘芝麻吃了哑巴亏，悄悄撤退，从此再也不到这边来了。

刘
一
花

刘一花升高中，考砸了，离录取线差了一截，据说交一笔钱也可以去念；但刘芝麻不干，当年为了生儿子凑钱，那是香火延续，非借不可。“读不读书是卵脬大的事。”我姐送刘一花上镇里幼儿园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至今还欠着大舅和李乐天的钱，钱是她借的，刘芝麻不管，只顾喝他的酒，过他的昏头日子。刘一花自小懂事，没有吵着要读书，周围跟她同年龄的女孩都开始相亲了，她不觉得塌了天。

这年秋天刘一花满十五岁，市里一个渔网厂到这边来招工，村里有七个姑娘报名，她们年纪最大的二十，最小的十四岁。刘一花是其中之一。刘一花对刘一草说：“你好好念书，我给你挣学费。”刘芝麻这时很殷勤，帮刘一花把棉被捆紧，脸盆塑料桶连同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用蛇皮袋装好，笑眯眯地送她上车。七仙女坐着手扶拖拉机颠进了城，这辆入侵的战车一路

上弄起的尘土像战旗飘扬，行人侧身避让。她们在车上笑成一团，笑声里带出了新鲜生活即将开始的兴奋，虽然未来距离她们只有五十多里地。

刘一花是七人中最漂亮的，其实摆哪儿她都算好看的姑娘，姑娘们叫她黑美人，她是真的黑，也是真的美，差不多是印度人的肤色。长得白嫩是每一个乡下姑娘的梦想，刘一花本人对黑却不以为然，这使她透着一股不羁的野性和自然。她不会因为指甲断了叽叽歪歪，也不会在一堆发夹前挑来拣去，她要么披着头发，要么一个简单的黑色发箍扎个马尾，貌似对穿着没有兴趣，但不管穿什么出来却像是有心打扮的。刘一花比较安静，她喜欢用眼睛看着一切，好像世界是通过她的眼睛放映出来的。她不说话，但用行动表示，比如饭菜不好吃，她筷子一放就走了，在一边饿着。对于无法改变的现实，她尤其不说废话，比如她人生中第一件大事——失学，当然她也没把读书看多重，只嫌爹妈的态度太冷，知道自己的路要自己走。所以有机会出来，并不要做什么考虑，还觉得离家不够远，刺激不算大。

刘一花的性格，遗传了我姐性格中压抑潜藏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我姐拜土地爷求我爹速死，夜里啃火柴头的那股冷硬，刘一花不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她身高已经一米六五，正在发育，还没完全长开，等太阳从东边升起，才能看见地平线起伏的线条。到渔网厂混了一段时间，她身边便出现了一些等日出的小伙子。那时候七仙女每天走路上下班，她们住在后街，要走进一条小

巷，小巷口两侧分别是“新月婚纱摄影”和图书租借铺，婚纱摄影老板戴眼镜，图书租借铺里总是坐着一个干瘪老头。街坊的小混混儿经常在下班时间挤在这两个地方玩，等目标对象出现。姑娘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已经暗自瓜分了她们，有几个人同时看上刘一花，不过这个矛盾他们已经内部解决，大家都弃权，将刘一花让给了混混儿中最有威信的那个。刘一花跟我讲过那个人，他全名马六甲，诨名六子。六子家境不错，在资江边上有一栋洋楼，早期开渔网厂发迹的，现在早已关闭，一是招不到工，年轻人都往广东跑，二是渔网厂多了，销路差了，捕鱼的有了别的挣钱路数；总之这行业已经凋敝。

六子他们那拨人第一次跟七仙女搭讪的时候，就像什么人朝树上开了一枪，鸟雀惊飞，只有一只鸟停着不动，那就是刘一花。她站得笔直，看着他们。其中几个被看尿了，或掉转脸，或低下头。

六子淡定：“说，请你吃麻辣小龙虾，唱卡拉OK。”

刘一花说：“我们总共有七个人。”

六子顿了一下，说：“你有多少朋友，全叫上。”

那一天六子大出血，刘一花她们首次吃麻辣小龙虾，加了一盆又一盆，七个人全吃撑了，眼珠子都往外凸，饱嗝一声接一声。去了卡拉OK厅都傻坐着，没见过这种阵势，对着屏幕张嘴发呆。六子他们开始矜持，喝过啤酒后才拿起麦大声吼叫，唱着唱着就目中无人了。

刘一花也是在这个晚上学会喝啤酒，三年后她的酒量能在包间里不动声色地放倒声色淫男，这是后话。

刘一花喜欢唱张惠妹的歌，不过没有开腔。她在想城里人的生活，又想起妹妹刘一草。刘一草最爱唱歌，香港台湾的流行歌曲差不多全会，不知道她从哪里学的。

后来六子再约吃饭看电影，刘一花就单独去了，她其实不懂谈情说爱，只是觉得六子带点痞味，人其实不坏。六子问起她家里的情况，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刘一花说我家是个无底洞，吃得下一百吨钞票，你帮不上的。

六子泡过不少妞，没遇过刘一花这样浑身带刺的，他偏喜欢被扎。

直到六子请去他家吃饭，刘一花才知道他动真格的了。刘一花不知道怎么办，请教七仙女中年纪最大的刘丽红。刘丽红健壮红润，嗓门很大，她说你走狗屎运了，六子家里不缺钱，又是城里人，你算高攀！刘一花说攀高摔死人，我连楼梯都不敢上。刘丽红说你这是找我商量还是跟我抬杠？刘一花说我叫你明天陪我去吃饭。刘丽红说我算哪门子亲戚？刘一花说，咱们都姓刘，就算我姐。刘丽红同意了。

但是刘一花告诉我，她的初恋不是六子，而是婚纱摄影戴眼镜的老板戴新月。刘一花仔细向我描述过这个人，甚至鬓角那撮毛发的撇向，眉毛的疏密，指纹的形状都没漏掉。从刘一花的描述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戴新月是斯文书生，性格阴郁，

胡子拉碴，仿佛人生中受过什么重挫，但在十五岁的刘一花眼里，那种忧郁落魄的神色大放异彩。

“新月婚纱”里挂着寒碜的服装，有一次七仙女发了工资都来拍照，挑自己喜欢的款，戴新月还给她们做形象设计。给刘一花拍照时，戴新月劝她最好不要和六子走得太近，刘一花问为什么，戴新月说不为什么，听不听随你。那以后刘一花常去照相馆，慢慢摸清了戴新月的轮廓，总结为一句话就是高考落榜不得志，结婚后老婆跟人跑了。刘一花觉得这都不算个事。后来戴新月要刘一花当他的宣传模特，拍了一组照片贴在照相馆的橱窗里。然后有天晚上，戴新月把刘一花领上照相馆二楼，在他的卧室里剥光了她，手忙脚乱往她屁股底下塞了一条白毛巾。

“你想看有没有血？”刘一花从床上弹起来，没等他回答，接着说，“告诉你吧，我不是处女。”说完穿上衣服走了。

刘一花撒了谎，并没有男人碰过她，她只是觉得戴新月垫白毛巾的动作猥琐，顿生厌恶，一个人在那种时候还能理性地打点琐碎，像给婴儿换屎尿布一样，不美，可怕，也可疑。刘一花原本孩子气很重，不高兴就变脸，拂袖，这时也不顾及戴新月下身肿胀，她对那东西并没有太多的认识与兴趣，她的感情集中在戴新月那张脸上。

刘一花一出门便看见了六子，街灯昏黄，他坐在石墩上，一地烟蒂巴。

六子看到刘一花出来，没打招呼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清早七仙女去上班，发现“新月婚纱”被捣烂了，碎玻璃溅到街心，撕破的婚纱扔满地。从空洞的橱窗望进去，里面也掀翻了底。

刘一花的浪名就是从这儿，由其他六仙传回了村庄，大意是她同时搞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把另一个的店铺砸了。

肖水芹坐完月子便疯狂踏踩缝纫机，嗒嗒嗒嗒针脚奔走的声音仿佛机关枪扫射，绵延不断的针脚线通向未来，她毫不怀疑自己的双脚能踩出一切。

李线线半岁，我爹就丢不开她了。他抱她去田里看庄稼，到小卖铺买纸烟，站在牌桌边看人玩牌，后来又教她认这认那，很耐得烦，连我妈都诧异。人们说，李老倌不爱女儿，却疼孙女，奇了怪了。一九九九年李线线五岁，肖水芹开始着手进城计划，连着跑市里找房子租门面，打算先把裁缝铺开起来。我爹不高兴，叫他们只管去城里挣钱，把李线线留下。我爹这话孩子气，所以他的儿媳妇笑了。道理已经说烂，进城就是为了让李线线上学，我爹故意不记得，最后使了杀手锏，庄稼的事儿撂挑子，不替他们打理了。肖水芹见招拆招，转身就把田地承包给了别人。这下伤着我爹了，我爹热爱土地，那些进城谋生的人将田

地承包出去，差不多只能收把草回来，所以干脆让它荒着，长成大片的杂草野花，我爹早就骂过无数回了。如今李家的稻田也要变成野地，这不是犯罪么？我爹盛怒，火气上来痰水多，边唾边骂，却不与肖水芹抵面，对着我妈发泄。我妈老办法，煽风点火，顺着我爹的思路小声地陪阵，这有助于我爹的怒火尽快释放。对我爹来说，循循善诱不合适，就像强按牛头饮水，它会挣扎抬头，甚至俯冲拿牛角抵你。结婚几十年，我妈唯一的成果就是摸透了我爹的脾气。

门口花篮飘彩带，肖水芹的“美丽裁缝铺”放了一挂千字头鞭炮就开业了。肖水芹穿着自做的衣服，生意来得很快，妇女们围在店里，提出各种问题，比如胖子怎么打扮，腿短穿裙子还是穿裤子。不久各种布料堆上案头，肖水芹剪刀咔嚓咔嚓，缝纫机嗒嗒嗒嗒，夜以继日，做好的衣服挂成一排，袖口上别着顾主的名号，显得生意兴隆的样子。她认识了一些有门路的主顾，价格故意优惠，还会顺便做个什么小礼物送给她们，她们喜欢裁缝老板大方和气，不知道肖水芹正在为李线上上学的事儿暗地里铺路。半年下来门路摸得一清二楚，哪所小学好，找谁最管用。

有个胖女人姓钱，是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的老婆，肖水芹特别在她身上下功夫，穿衣搭配从里到外设计好。钱胖子人美了，心情也美了，听了肖水芹的事情，拍了肥胸表示全力相助。她果然尽心，很快有了结果，说学校规定不接收外来生源，也就

是农民工子弟，她费了老大的劲，总算让校长点了头，不过得交两万元入校费。肖水芹虽早有思想准备，但两万元超出了底线，她心里七上八下。

夜里肖水芹跟我大哥商量。我大哥进城后有点找不着北，到处是楼房和人，没地方转悠，所以心情不好，说话嗡嗡的。肖水芹说你别想着带线线回乡下读书，这个钱无论如何不能省，接下来会很艰苦，我一个人挣钱撑不住，你还是再试试找点活儿干，搬运工不行，你腿伤过，建筑工地挑泥沙算了，白干活儿拿不到钱，我觉得当保安最好。我大哥说狗才看门。肖水芹说，你总得挣点家用。我大哥说，我只会抓田鸡，我回乡下捉田鸡去。肖水芹说田鸡冬眠怎么办？我大哥说，我没有办法不让它们冬眠。肖水芹哭了，她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不让田鸡冬眠。我大哥说，我和田鸡不是一个科。肖水芹不依不饶，你要么不让田鸡冬眠，要么去当保安。我大哥责怪田鸡太自私，完全不顾他的处境睡那么长的觉。最后，我大哥决定趁田鸡没睡觉的时候捉田鸡，等它们睡长觉的时候再想别的办法。于是我大哥回乡下去了，捉一夜田鸡睡半天，捕半天鱼，有时还抓蛇，钱积攒下来，每周进一次城交给肖水芹。

“双抢”完毕，转眼到了八月份，李线线马上要上学了，田鸡仍然醒着并且活跃，我大哥的生意比肖水芹的还要好，他一晚上的收入抵她吭哧吭哧踩一周。夏天过完，我大哥变成刑

满释放时的样子，又黑又瘦，超强劳动睡眠不够，皱纹满脸爬。肖水芹忙着数钱，数完咯咯直笑，说到田鸡真是蠢，手电筒照着它，它不跑，还纹丝不动等人抓，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大哥面容憔悴，眼带血丝。

作为酬谢，肖水芹给钱胖子做了一件上等毛料外套，外加好烟好酒，花费两千，钱胖子笑纳；我大哥一个月通宵捉的田鸡，就这样被肖水芹轻轻打点完毕。我大哥看到李线线穿着干净漂亮的校服蹦蹦跳跳的样子，才感到某种安慰。

中秋节肖水芹带李线线回乡下，我爹高兴地去抱李线线，她长个儿了，我老爹差点闪了腰，大家笑了，气氛很融洽。这一趟肖水芹接了一些乡邻的活，并且明码收价，略打折扣。她吃过午饭就要回城赶活儿，我爹死活把李线线留下，称他明天亲自送她上街。于是肖水芹自个先回去了。进城不到一年，她已经疏远了乡下的事物，重心向城市转移，多待一阵都觉得不适，少踩一会儿缝纫机就觉得人生在损失。凭心而论，我嫂子是个麻利勤快的女人，她时刻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知道自己要什么。

秋老虎期间，气温每天三十五六度，潮湿闷热，夜间田鸡活跃，我大哥将田鸡一只只捉进竹篓，感觉仿佛捡钱，心情特别愉快。我大哥讨厌和人打交道，他喜欢这种自由的职业，天地间，自然界，夜色笼罩，只有一些小动物温驯地等着他的网。手电筒光束扫过活泼的庄稼，烂泥巴也有芳香，这是他熟识的

世界，劳动改造那几年，他没有哪一天不是踩在这样的烂泥里，他仿佛忘了他曾经是有单位，有一份体面工作的人，还有一个叫罗焰的美好姑娘爱过他。他只知道自己属于土地，城市是另一座监狱，老婆和孩子关在里面，他不得不去看望她们。

秋老虎最后一天，我大哥揣着积攒的钱进城，先去裁缝铺，肖水芹在给顾客量身，他没有进去，回了出租屋。这个一室一厅的小套间，被肖水芹收拾得干净温馨，照旧养了些花花草草，墙上桌面都是李线线的照片。卧室拥挤，绳子上挂着一溜新做好的衣服，我大哥一件一件拨拉，默算了一下手工费，搓搓布料手感，顺便想象衣服主人的肥瘦与贫富，然后四处检查屋子，希望发现什么故障并且修复，很遗憾一切正常，于是他全力以赴追打几只苍蝇，将它们拍成肉泥扔进垃圾桶。后来他倒在沙发上睡了一觉，看时间差不多，就去学校接李线线。李线线扎着蝴蝶结，穿着碎花连衣裙配粉红凉鞋，白白净净，和城里女孩一样。见到她爹并不高兴，一番话把他泼个从头冷，她说以后不要来学校接她，她自己会走回去，并闷闷地甩下她爹。

肖水芹在做饭，菜是我大哥从乡下带来的，蔬菜，鸡蛋，我爹养的鱼，我妈做的腌菜。城里头尽是带农药化肥、饲料激素催熟的食品，我爹又开辟半亩荒地种菜，挖了一眼塘养鱼，他一直很忙，没工夫进城，也没工夫玩耍。肖水芹到处夸她的公婆能干，妇女们很羡慕她，尤其是和肖水芹一样进城谋生的农村妇女。不过肖水芹不跟她们玩，因为她们不会给她做生意，

那几张碎嘴不能给她带来益处。

肖水芹炒菜，窗眼里油腻发黑的抽风机发出轰鸣声，呛人的辣椒味散了一屋。他们三个人不得不大声说话，直到关掉抽油烟机，在突然的安静中摆好碗筷，余烟中咳嗽几声，开始吃饭，不久便到了肖水芹描绘家庭理想的时间。通常来说是月度计划，年度目标，五年计划，十年目标，李线线是核心，照样说到送李线线出国留学为止。肖水芹已算好这笔费用，晚上她需要加班，计划三年内扩大门面，拓展业务，办学徒培训。她现在不看书了，改读存折，她背得出每一行数字，每一笔支出，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的数字，账款是什么方式成交，比如 ATM 取现，比如转账，比如现金存入等等。我大哥只能从边上瞅着，瞅完了她就要锁起来，不让我大哥摸。好在我大哥不想摸，也不想摸肖水芹，他满脑子田鸡，盘算着今晚去哪儿，明晚去哪儿，因为捉田鸡的人多了，田鸡家族日薄西山，大有灭门的趋势，有时候要骑车几十公里，入侵一个新鲜地方，才勉强不负一夜劳碌。

肖水芹又说到进城干活儿的事情。她新近认识了槟榔厂厂长的妹妹，在里面管人事，同意安排我大哥进厂，工资不高不低，一天八小时，加班另算。我大哥说进去做什么，肖水芹说大约是搬搬槟榔壳，推车推货，不轻松，也不会太累，钱没捉田鸡来得快，不过靠得住，再说那种黑白颠倒的活儿干久了身体受不了。肖水芹认为我大哥迟早得进城工作，有一次甚至鼓动他去原单位找领导，看能不能复职；不能复职，做个临时工也好。

我大哥死也不去。后来肖水芹悄悄去找他领导，也没有告诉我大哥，此后似乎死了这条心，没再提起。

李线线说她们正在排节目准备校庆，她被选进舞蹈队了，不过老师说演出服装的费用要自己掏。肖水芹说学校乱七八糟的费用很多，这个最没道理，但还是同意支出，因为她就这么一个宝贝。肖水芹说完，脑海里忽一闪念，如果由她来设计制作演出服装，岂不是一笔好生意？她把想法说出来。我大哥也觉得是个好主意，只是又得打点钱胖子，他说钱胖子简直是条寄生虫。肖水芹不同意这么评价钱胖子，寄生虫有寄生虫的好处，没有她在中间搭桥，有礼还送不出去呢。她打算吃完饭就去找钱胖子，争取把这笔业务拿到手，顿时摩拳擦掌，情绪亢奋。

我大哥性子温和，他像瞅存折一样瞅着肖水芹，瞅着令她兴致上来的那件事，不去摸她们，知道她们在那儿慢慢强大就好。

我大哥心满意足，站起来收拾碗筷，突然跌倒在地。

肖水芹吓个半死，折腾到医院急救，检查结果是血吸虫病，接近晚期。

此后所有的事都黄了，我大哥不得不和血吸虫战斗，吃吡喹酮、呋喃丙胺、硝硫氰胺、硝米达唑，忍受头昏、头痛、恶心、呕吐、嗜睡或失眠，活儿不能干，钱挣不了，病体要人伺候，只好待在乡下养着。穷人得了富贵的病，是要受鄙视的，没有福气的人享福，意味着你是个废物，不过再怎么样，也不会超过对劳改犯的低瞧。

我姐发了福，有了中年妇女的样子，但比起周围的村妇，还是显得年轻，劳动也不曾过分损毁她的形象。别的婆娘羡慕她命好，才三十几岁，女儿就能挣钱养家了。嘿，命好不好，我姐自己知道，懒得跟这些婆娘费舌，她要去打牌。我姐真正迷上字牌是近几年的事，她废寝忘食，吃也不下桌，有时通宵。我们那儿管这种字牌叫“跑胡子”“煨胡子”，八十张长条字牌，写着大小写的数字，分黑红两色，局势变幻，迷雾重重，我姐的智商在牌局中全面开发。我不难理解她投身牌局时的快乐，字牌在手，她是统帅，调兵遣将由她做主，发号施令她说算了，现实生活中不能的，牌桌上全能了。当然我的理解不一定对，再说一个原因，也许是刘一花刘一草都长大了，生活能自理了，放学回来冷锅冷灶没关系，自己做个鸡蛋炒饭。也就是说她们基本到了自力更生的年龄，我姐在家里没啥忙的了，她无聊了，

姑娘们书读多少算多少无所谓，到头都是一声“哦嗬”，嫁个一干二净，我姐觉得提前熬出了头，可以寻开心了。但这也是我的瞎分析。我姐那儿的情形我了解，白天不干活儿时淡出个鸟来，山里日头一落，静得人头皮发毛，最近的邻居扯着嗓门也不一定喊得应，邻居家窗口的灯光要走一段拐个弯才看得见。我姐以前天一黑就关门睡觉，后来睡不着了，漫漫长夜等天亮，听刘一花呓语，刘一草磨牙，刘芝麻打酣；听夜虫唧唧鸣叫，树叶沙沙瑟瑟，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她无聊得流下泪来。

总之我姐不着家了，起先天黑前还会赶回家，然后是前半夜，慢慢后半夜，后来通宵不回，经常满脸浮肿，脸色发黑。有两次刘芝麻把她从牌桌上拖下来，回家打得头破血流，皮肉苦奈何不了她，到下次刘芝麻只好掀桌子，谁跟我姐打牌他揍谁，还闹到人家里去。所以我姐一上桌，大家就散，我姐一走，他们又围起来。如此三番，我姐想清楚了，不再加害于人，死了心。可是牌瘾如毒瘾，上来心痒手痒，肌肉颤抖，眼前字牌飞舞，吃不香睡不宁，神思恍惚。后来憋不住，骑辆破自行车就跑十里路到镇里去打，打爽了就谎称回娘家，几夜不回。如果说在村里打牌是演习，镇里的娱乐室就是战场，真刀真枪，我姐差点没稳住，十次有八次输，输光了便借，也有人说她跟男人睡觉，总之是生了本钱继续玩。不过后来穿帮了，因为有人看见她在娱乐室打牌，告诉了刘芝麻，刘芝麻便找到镇里来了。我姐那天正好赢，输家没同意不能下桌，镇里是有保安，胡来不得，

刘芝麻只好乖乖地等着，说好话，求我姐回家，接着板着脸在门口候着。后来人家嫌他坐那儿碍事，影响心情，就把我姐挤下了桌。走出娱乐室刘芝麻就动了拳头，我姐一言不发和他撕打起来。看热闹的一下子包围了他们。刘芝麻大约也听到了谣言，边踹边骂，撕我姐的衣服，搡得她披头散发。

有人劝阻，刘芝麻说，老子打堂客关你卵事。

直到很多人看到了我姐身上露出来的肉，刘芝麻才心满意足。我姐没有号哭，用烂衣服捂住胸，抿着鸡屁股嘴离开了围观者的视野。刘芝麻推着破自行车跟着，不时唾口浓痰。

我姐最后还是坐刘芝麻的自行车回家，回去跟没事儿人一样。老实了一个星期，旧病复犯，又蹬个破车去镇里继续玩。刘一草回来冷锅冷灶，自己做碗蛋炒饭，吃饱了做作业，后来也不着急回来吃炒饭了，作业也懒得做了，悄悄跟男生鬼混。

刘芝麻拿我姐没办法，去向我爹告状，我爹把他骂个狗血淋头，我妈说你自己的堂客，管得住管不住，都是你自己的事，以后不要为这种事找上门来。

刘芝麻没有同盟，只好放我姐的敞牛（方言：放任不管），咒她死在牌桌上。

有一次我姐连续两晚没回家，上午十点，刘芝麻现身娱乐室。满屋烟雾，一地烟蒂巴和槟榔渣，我姐熬得脸色乌青，拿熊猫眼瞪了他一下，抿紧鸡屁股嘴看手中的牌。

刘芝麻说：“回去，家里有事。”

我姐不吭气。刘芝麻又耐心催了两回。

我姐心烦，说：“有什么事，是谁死了怎么的？”

刘芝麻一顿，回答道：“对，你大舅死了。”

大舅和舅妈没有孩子，大舅喜欢我姐，小时就想领养她，我舅妈不同意，她要养儿子。我姐命里多克星，如果不是那样一个舅妈，她就是大舅的小公主。大舅对我姐好，逢年过节我姐也会去拜访大舅，总会得到礼物和压岁钱。后来我姐在控诉我爹的冷漠暴力时，总要并举大舅的和善和爱心。

大舅死于脑溢血。我姐没有见到大舅最后一面，她到时已经封棺，舅妈正扶棺呼天抢地，蜡烛、烟火，甚至鞭炮，都散发死丧的味道。我爹一副克制着不骂人的脸色，他对我姐不合礼仪的迟到十分愤怒，如果不是场合特殊，他定要把新账旧账跟她一起算了。——我姐出嫁多年，他从没放弃教训她的权力。

我妈我哥我嫂我侄女都来了，披麻戴孝。刘一草两眼有妖气，正在发育，小胸脯上长出了花骨朵，她对这样的场面感到新奇，神情完全跟死亡无关，开始还嚼着口香糖，我妈从她嘴里挖出来扔了，说她不学好，流里流气。我妈喜欢刘一草，她嘴甜，去我家就缠着我妈做好吃的，我们兄妹几个没一个会撒娇，刘一草凭这一招就俘虏了我妈的心。刘一草这种性格完全是基因变异，李刘两家都找不出这样的种，这会儿她搀着她的老外婆，细心安慰。

一声铳响出殡，鞭炮歇斯底里地炸开，十六个抬棺护棺的，猛喝起肩，人群一阵骚动。可是还没走出地坪，棺材突然开裂，大舅的头部从棺材裂缝里垂了下来。棺材是舅妈买的，为了给自己多存几个钱，她选了最便宜的，没想做棺材的也缺德，做得松松垮垮。换棺已经来不及，人们将大舅重新塞进棺材，这东西质量实在太差，又薄又短，大舅的头顶脚底两头撑，裂缝合不住，只好拼命钉长钉，长钉敲进了大舅的脑袋与脚板，钉帽周边的木块泅出了血红色。

几番折腾之后，大舅总算躺进了坟墓，人群散掉，坟上长草。
我姐很长一阵没去镇里打牌。

李
小
寒

对我们村来说，北京和天堂一样遥远，不真实，只在电视里出现，开关一拧就没了，与梦无异。我去大学报到前，村里专门出资放鞭炮，摆喜酒，喝得面红耳赤。人们带着送我上天堂的盛情，他们甚至谈起二哥李夏至，说我家出读书人，惹得我爹妈暗自神伤。李夏至去长沙读大学时没什么动静，个别有交情的来道过喜，其他都如平常。我给李家增了好声誉，我爷爷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多数人认为有我爷爷的影响。一时间我们家成了书香门第。也许是时代不同，村里读书的风气似乎好转，有些家长跑来向我爹我妈取经，怎么培养一个大学生。我能想象我爹妈无辜的样子。一坨鸟屎里长出了树苗，上哪儿找拉屎的鸟？我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我爹言辞更匮乏，形容祖坟冒青烟，他这么说时，也没打算循着青烟去找一下祖坟在哪里。我妈在恭维声中乐昏了头，她才是真正有功劳的，这么多年，

坚持摸黑起来给我做早餐，放学揭锅有热饭热菜，从不偷懒。我就是我妈的事业。

很久以前，我姐说她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永远不回来，我便对远方产生了兴趣，我觉得远方是个好玩的地方，至少没有我爹，没爹的地方一定好玩。那时候李顺秋李夏至总夸我天资聪颖，使我相信自己是根葱。上大学只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考不上才奇怪。如果我这么说别人会骂我马后炮，瞎吹牛，所以我选择了闭嘴低调，让祖坟继续冒青烟。

我在大学期间没当班干部，时间全用来读书和胡乱恋爱。在图书馆读书也在床上读书，去柳树下谈恋爱也在湖水边谈恋爱，后来改为在图书馆和床上谈恋爱，在柳树湖边读书，再后到处都可以读书谈恋爱，最终全搞混了。我谈过四个男朋友，最长的一年，最短的三个月。他们后来有的做了“海龟”，摇身变为商业精英；有的成了名记，给重要的新闻媒体撑脸，写时政专栏指手画脚。最帅的那位是我师兄，姓秦，叫秦怀河。我曾带回家显摆，我爹做人比以前热情，前塘捞鱼，后院杀鸡，私藏好酒全招乎上了，秦怀河还是去了英国。去英国本可以捎上我，起码不至于撇下我……不过也不全是他的原因，主要是我感觉谈恋爱这种事情相隔太远接近虚拟，还是实地操作真实可靠，所以我先移情别恋，秦怀河顺坡下驴品尝英国土产姑娘，后来我们成了至亲。

除去几个公开的男朋友，我另有一段隐情，说出来，卸下

这桩秘密，我的大学生活就坦坦荡荡的了。

毕业那学期我跟英语老师搞上了。我们叫他朱老师。朱老师三十七八岁，色相好，办公桌上摆着妻女相拥的照片，她们在他的电脑屏幕上飞舞，也死死地嵌在他的钱包里，吃饭买单或住酒店时，他打开钱包我就能瞥见她们，她们举起水管朝我喷射凉水。我原本是闲极无聊，这样子对朱老师更是热不起来，处于似饿非饿，可吃可不吃的状态。我不得不说朱老师是个好厨师，他有前科，我知道，他懂得做一盘好菜，量少味好，让你转身还惦着。我和他就这么回事。

搞这些不影响我读书。大学四年我读过二十四史，“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还有上百部人物传记，西方哲学，东方故事，后来去北京电视台实习；朱老师搭桥引线，和他睡觉本是无心插柳，没想到还有实在的好处。我后来想了想，如果朱老师不在钱包里放妻女的照片，兴许我会被他耽误终身，我这团火烧起来是没有边际不管后果的，无耻地说，朱老师具备我感情的所有幻想条件，我恨自己不是那种有手段的狐狸精，衣袖一拂，朱老师的家抹为荒地，再拂，建起我和他的雕梁画栋。在感情湖里垂钓，我仍像姜太公不用弯钩，而二十一世纪的鱼，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有眼光了。所以出校门我是孤身一人，没有雄性的胳膊可挽。

在电视台实习，带我的编导叶赫那拉氏是个胡同串子，祖宗是清宫里的大官儿，她有贵族遗风，吃穿挑剔，凡事讲究范

儿。她很喜欢我。她开辆甲壳虫，车里悬着香囊，摆着卡通公仔，没事就带我瞎转。我去了很多有名的胡同、名人故居、老字号店铺。要不是叶赫那拉氏，我枉在北京读四年书。

叶赫那拉氏参加工作十年了，视我为雏儿，幸好这里头不含轻蔑，只是我姐式的。她打定主意要我在三个月时间里从她这所优秀的学校毕业，对我进行全方位辅导，包括吃喝玩乐，爱情补习。她教我怎么和男人相处，情感上如何收发自如，周末还拉我去酒吧跟男人调情，喝红酒香槟不用买单。叶赫那拉氏不沾啤酒和白酒，那东西不合她的调调儿。我深喜叶赫那拉氏的奔放，她的口头禅是“Why not？”我不知哪辈子修来的福分遇上这么一位人生导师，学会了穿衣打扮，三个月处世才情突飞猛进，还和一个长发艺术家搞了一夜情。我完全想不到女人也可以这么活。

叶赫那拉氏细皮嫩肉，细眉长眼，嘴巴小而薄，南方人的相貌，北方人的性格，说话口齿清晰，用词精准利落。有一次喝多了，叶赫那拉氏聊起她过去的男人，重点是青梅竹马的那个飞行员，订下婚期不久，他的飞机便一头扎进了海里；而她现在的情人，是醒客书苑的老板。她主动带我去醒客书苑看他们的作案现场，老板曾撩起她的裙子在书架后面干她，十米外便是喝咖啡聊天的醒客们。我们从三里屯驱车出发，一路上叶赫那拉氏都在谈论老板的新花样，有天趁夜色把她夹公园的树丫里站着搞她，另一边是晚练的市民和吊嗓子唱京剧的发烧友，

她说在公共场合干这种事有意想不到的滋味。叶赫那拉氏吊足了我的胃口，我对醒客书苑的老板充满了好奇与幻想。

书苑的门面不大，青砖红窗老北京，进门但觉开阔，几只猫卧在书上打盹。走过书吧阅读区，便是几排书架，分类严谨细致，打头一排是民主、自由、宪政类，第二排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三排西方哲学。叶赫那拉氏在文学类前停住，轻声笑说就在这儿，他差点把《霍乱时期的爱情》和《百年孤独》操下架来。我说当时有人来怎么办，叶赫那拉氏说很少有人到这排来挑书，大部分是来享受书吧氛围的，这一点她早就了解清楚了。我说我喜欢马尔克斯，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看过。叶赫拉那氏睃我一眼，没想到你是个文学青年，书是最便宜的东西，一双鞋的钱够你买一箩筐，你随便挑，我送你。我也不客气，选了一摞，在收银处结账时，叶赫那拉氏问老板在不，服务员说老板出去办事，大约半小时回来。

我们寻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打盹的胖猫踮着脚过来，依我身边求抚摸。叶赫那拉氏点了卡布奇诺，我嫌咖啡味苦，要了一杯柠檬水，再说我从小牛饮惯了，没喝咖啡的范儿。叶赫那拉氏说，她以前也爱读小说，后来全扔了，生活里好玩的事儿多，老捧本书太傻了；你以后会发现，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尤其不要被书本弄得哭哭啼啼；东想西想，人要活在真实中。我不太赞同叶赫那拉氏的观点，也许十年后我会同意，所以现在我不想和她争辩，不过我问她，那你为什么要送书给我呢？这不是

故意坑我么。她说你的人生你自己浪费，有时候是必要的浪费，我只是告诉你一个道理，并不想改变你的方式。

我们愉快地抬了一会儿杠，我说不过叶赫那拉氏，我觉得她是一个没有软肋的人。

叶赫那拉氏发手机短信。我开始看《他人就是地狱》的前言，看得入味。偶然抬头，发现叶赫那拉氏身边坐着一个男人，我吸进一口冷气没吐出来，瞬间呆若木鸡。

叶赫那拉氏说：“这位就是著名的醒客老板，唐林鹿先生。”

我仍然没有反应。

“呃……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唐林鹿看着我，做出一个努力搜索的表情。

多年过去，一朵花完全盛开，他认不出我了。而当年那个充满梦想与忧伤的青年，眼神澄澈通透，带着精明与玩世不恭。他也老了。在我家苦枣树下弹着吉他唱着歌眼神像蜻蜓掠过我脸庞的那个人，我等着他说出我的名字。

他没有记起来。他掠过去了。他们在我面前暧昧交谈，说着我听不懂的话。

我打开书挡住脸假装阅读，同时听见心跳声嘭嘭撞击我的胸腔，和十年前一模一样。书上的字变成紫色的苦枣花在我眼前飞舞，淡香飘逸。唐林鹿最后一次到我家，带来了李夏至的骨灰，走时对我说了一句话：“好好读书，做个有良知的人，就足够了。”

书苑进来几个熟人，唐林鹿去应酬，叶赫那拉氏起身上厕所。

我摸着肥猫，它发出咕噜声，好像心满意足。

唐林鹿很快回到座位，他说：“我这儿养了七八只猫，苏格兰折耳，美国短毛猫，俄罗斯蓝猫，挪威森林猫，喜马拉雅猫，波斯猫……这只名叫夏至，是布偶猫，你喜欢可以送给你。”

“夏至？”我问。肥猫喵了一声，看着我。

“你是小寒，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唐林鹿说。

“我没地方养猫……我只是个实习生。”

叶赫那拉氏的培养没什么用，我的情商还是十年前的水平。

我期待他讲出多年前，讲出我在他眼里和记忆中的样子。

“你竟然都大学毕业了，”唐林鹿给我他的名片，“读的哪所大学？”

“人大，新闻专业。”我说。我脑海里满是他和叶赫那拉氏胡搞的情景。

“不错。你还记得那年在你们家被你嘲笑过的那个刺猬头么？他创办了《今报》，现在当主编，和夏至是一个寝室的。”

“嗯，是喻书中。”

“你记性不错。他做得风生水起。南方媒体很发达，我建议你去广州发展。”

戴新月店铺被砸，也没张扬，只是闷头修复。这个冬天刘一花在女老板面前拍了桌子。起因是天气突然降温，女老板拿出自己的旧棉袄旧毛衣散给七仙女，临了却收租钱，每件三十元不等，直接在工资里扣除。刘一花跃上办公桌闹，骂女老板是日本人干出来的，所以欺负中国人。女老板的确是被日本人强奸后的遗留物，但这件事别人提不得，尤其是公共场合，女老板扛不住，一下子口吐泡沫翻白眼，栽到桌子底下去了。她的龟儿子和龟孙子把她送到医院，回头就找刘一花算账，龟孙子几巴掌扇得刘一花口鼻出血。刘一花擦掉血污去找六子，六子只带了三个人来，说了三个条件；一是七仙女的工资一分不可少，二是龟孙子向刘一花道歉，三是赔偿刘一花医药费五千。龟儿子答应了前两条，在第三项上讨价还价。六子笑着说，老子的话从不打折，你看着办。龟儿子龟孙子一合计，知道六子心狠

手辣，惹不起，去财消灾是上策。道歉，开全工资，付医药费，最后也遣散了七仙女。六仙女一回村，刘一花就成了传奇，各种说法都有，总之就是一浪货。

五千块赔偿费，刘一花和六子五五分成，各自揣进兜里。他们在这次事件中形成共谋关系，共同赢利。钱是万物的润滑剂，刘一花对六子不必心怀感激，也没有委身六子，并且六子只动了嘴，她是真受了皮肉之苦，还是她功劳大。

此后何去何从，刘一花没想好，跟六子在廉价宾馆里斋睡了几晚，早晨吃米粉看到一张破报纸，有一则社会新闻说，不少湖南人在广州打砸抢，给湖南人丢脸。

刘一花对六子说，我们也去广州给湖南人丢脸吧。

六子眼珠子转了几圈，说，亡命鸳鸯这路子好，我是你的保镖，你去哪儿我跟到哪儿。

刘一花没有回家，从邮局寄了五百块钱给我姐，在汇款单上留言：“我去广州了。”

火车硬座开始还行，到下半夜就屁股疼，身体软，老想放倒。刘一花从来没缺过觉，熬得直骂娘，趴哪儿都不舒服。六子慷慨献出他的大腿，刘一花倒他腿上，他伏她背上；后来他趴她腿上，她伏他背上，交替几回，总算睡到了广州。此时天刚大亮，两人顺着人流出了火车站，放眼一望，瞬间石化，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不知眼下该往哪个方向去。六子抽烟醒瞌睡，刘一

花屁股坐着行李迷迷瞪瞪，到处是拖着蛇皮袋子呱呱叫嚷的人，保安过来轰赶他们，说广场只能过客，不能停留。六子嫌保安不礼貌，江湖大佬的血性冲上脑门，没两句就和保安干起来了。那保安是个花架子，几下就被掼倒在地，赶紧摸起对讲机喊话，五六个警察仿佛地下冒出来的，二话不说将六子架到派出所。

刘一花在派出所门口等了一个小时，六子才鼻青脸肿地走出来，说：“操他妈，这是他们的地盘。”

刘一花说：“打砸抢还没开始，就先挨了揍，看来还是得守规矩……我舅舅打鱼打进监狱，出来就废了。”

六子说：“出来应该更牛逼，脸上刀疤闪闪，谁见谁怕。”

刘一花说：“工作没了，身体坏了，不敢见光，怕和别人打交道……我舅舅很老实的。”

六子说：“我不老实么？”

刘一花说：“在他那个年代，你早吃枪子儿了。”

六子说：“我会赶在吃枪子儿前成为恶霸枭雄。”

“我们现在去哪儿？”刘一花问。

一个中年妇女塞给刘一花一页黑白印刷的纸，是东莞市的招聘广告。

“东莞？东莞在哪儿？”刘一花说。

六子说：“东莞离广州不远。”他有一个小学同学在徐福记食品厂做饼干，因为老是偷吃被开除了。

他们靠在公车汽车站牌下，并头研究手中的招聘广告。电

子厂、玩具厂、家政保姆、导购员、营业员，收银员、酒店咨客、夜总会服务生……两人看得眼花缭乱，一想到有这么多工作等着他们选，心里有了底，肚子也饿了起来。找到一家小店吃了两碗炒河粉，价钱是益阳的五六倍，连六子也噘着嘴说，别看兜里有几个钱，到广州就不禁花喽。

因为在广州挨揍，六子对广州事先就没了好感，一张广告从天而降，对东莞早有耳闻，觉得这是缘分。六子主张去东莞，顺便问了店主交通路线，门口的车站有去东莞的巴士，路程不足一个小时。他们摸清楚所有情况时，也不过早上九点多钟。六子仰头从密集的楼群中寻找天空，只看到处灰蒙蒙的。风带起一阵很深的凉意，间或有落叶在地上打滚，爬过冷漠匆忙的脚背。

六子说，没想到广州旧得像抹布。刘一花说，我没见过这么好的抹布，只是没出太阳。六子说，天气再好也只是一块洗过的抹布。六子摸着脸上的伤，好像这辈子已经不可能说句广州的好了。

刘一花说，河粉好吃，我喜欢大城市，我喜欢一下子被它淹没，然后拼命地游出水面来呼吸。广州肯定比东莞有意思，既然到了，没必要再折腾到小城市去。六子试图说服刘一花，刘一花说，要去你去。六子就垂下了头。他说过自己是她的保镖，就得有个保镖的样子，只是心里郁闷，刘一花就是仗着他喜欢她，才敢要横。

六子比刘一花大六七岁，有个问题想了不下一百遍，还是没明白。他搞不懂刘一花，她要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会一起住宾馆，一起坐火车，一起到广州，还趴在他腿上睡觉……要是喜欢他，为什么要弄堵墙横在中间，不许碰不许摸，搞得他经常挺胀，很窝囊。

“想什么呢！”刘一花推了六子一下，“看这儿！”她指向贴得花花绿绿的墙壁。

六子凑过去看了一会儿，说：“工厂辛苦，钱又少，你条子好，不如去酒店当咨客。”

刘一花问：“什么是咨客？”

“就是穿着旗袍站在酒店门口，客人来了，就把他们带到饭桌边。咨客都穿得很漂亮，又不用洗碗端菜，工资还比服务员高。”

“你觉得酒店会要我么？”刘一花动了心。

六子瞟了她一眼，说：“去五星级酒店都没问题。”

刘一花噗哧一笑：“六子，你总算说了句大实话，像我这种少有的印度混血儿，当然是抢手货。”

六子兀自读广告：“天河北炳盛酒店、毋米粥……招聘咨客……要求身材一米六五以上，面貌姣好……哎，花花，你会说普通话么？”

“跟你说别叫我花花，难听死了，像狗的名字。”

“要求会粤语和国语……如果确实长得漂亮，可以择优考

虑。”

刘一花试着说了两句普通话，两人差点笑趴。

“在你面前说国语很别扭，以前我朗读课文普通话很标准，就照那样来说话，我没有问题。不过，你想做什么？难道你不想工作，要我养着你？”

“这儿不是我的地盘，等你找到工作，我把钱花完了，就回去。”

“其实，我小姨在广州，不过我现在不想找她。”

“你什么时候广州蹦出亲戚了？”

“是真的，她是报社记者。”

“那找她落个脚也好啊。”

“我小姨鄙视不读书的人……不读书出来混，是不是会混死呢？”

“有亲不投，就冲你这种骨气，我看也死不了。”

肖水芹回乡下看望病人，拎回补血药材和营养品，还有花生油和大米，表示不吃白食，好听的话直往我妈的耳朵里灌，一口一声妈，叫得像放学回家的女儿。我妈最吃这一套，心里窝着的那点牢骚，被肖水芹的甜言蜜语化得一干二净，再加上不在一个屋檐下，少了鸡毛蒜皮的摩擦，原先的芥蒂也没了，欢乐乌泱乌泱的。李线线最讨喜，嘴皮子像她妈，时常把我爹我妈堵得哑口无言，又爱表现，不像乡下的孩子羞羞答答。她说话唱歌，走路跳舞，仿佛阳光砸开泥土，花朵盛开，蝴蝶飞进坟墓，她弄出了春天。

再次回来时，肖水芹喜挂眉梢。她私下里告诉我大哥，已经跟学校签了合同，接下了设计制作演出服装的活儿，会忙，至少得招五六个会裁缝的，已经谈好租下隔壁的门面。我哥说，钱呢？肖水芹说收了合同预付金。她伸出五根手指头。我哥说

五千？肖水芹说，再加个零。我大哥眼就直了。他瘦得厉害，鼻子仿佛削锐了，下巴如锥子扎地，连笑容也是尖尖的。我大哥的眼神很快塌下来，他想到自己帮不上忙，面色中竟有几分羞愧。肖水芹说你过一阵还是上街调养吧，也好照顾线条，她现在学会上网打游戏呢，不管不行。我大哥答应进城去监督李线条，又说李春天学过裁缝，做衣服算她一个，反正她一天到晚打字牌，跟刘芝麻吵架。肖水芹说刘一草怎么办？我哥说刘一草马上高中读住校了。肖水芹同意，好事儿自然要先紧着自家人。农村妇女当姑娘的时候多数学过裁缝技术，余下的人选很快敲定，工资计件，合格一件给一件的钱。这种灵活性也是为了适应乡下人还有兼顾农事的特点，每一次热钱发到手，及时地充实了家用，她们的动力就会更足。

肖水芹本来就有企业家的派头，这下更具底气，她说如果这次合作满意，明年全校改做校服，设计制作也会全部交给她，所谓好戏在后头。她大谈吴校长，把那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说得跟观音一样，眼角褶子里都是善意。吴校长上过山下过乡，有过希望碎过梦想，在下放点九死一生，差点永远留下，回城参加高考，两次才过，人生经历复杂，因此特别能理解肖水芹。总之，肖水芹的意思是她遇到贵人了，她将挣大把的钱送李线条出国留学，近期计划是买房，在城里安家置业。

对于肖水芹的宏伟构想，我哥露出尖尖的羞涩的笑容，权且听之。出狱后他便不再幻想未来，就像站在悬崖边不敢往下看，

两腿还瑟瑟颤抖。肖水芹是展示性的，别人的反应不能影响她继续摊开她的人生卷轴，精彩一寸寸呈现。不过我大哥看完整幅画也没有叫一声好，依旧是带着腼腆的尖尖笑容，这笑容可以将之理解为鼓励、宽容、信任、支持等一切。这一点肖水芹十分明白，所以她没有征询我大哥的意见，她重新卷上画轴系好绳子，把隐秘卷成圆柱塞进柜子。忽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我大哥等身体好了去考驾照备用，万事有计划，免得临时手忙脚乱。

我大哥点点头，仿佛觉得这样的安排再妥帖不过。

我大哥在家又养了半月，肖水芹托人捎口信叫他马上进城，她快忙死了，线线跟着吃快餐，都拉稀了。我大哥扎了个包裹准备上街，我爷爷喊住了他，塞给他一个补血补肾的中药方子，说是乾隆年间流传下来的。我大哥是唯一愿陪爷爷说话的人，我爷爷把他当作心腹，有我大哥加盟他的阵线，他在我爹面前更是鼻孔朝天。我爹跟他斗嘴的兴趣越来越淡，他的衰老与孤独近似我爷爷，相貌也越老越像。

我大哥半路扔了处方单，他不想再干花钱的事儿。

只是顺路等李线线一起回去，我大哥靠在电话亭，不时睃一眼学校大门，又担心自己站的位置不够隐秘，往电话亭背面退缩几分。学生拥出校门，散向不同的方向，李线线和几个同学朝这边走过来，表情不太高兴，好像在吵架。

“有本事你也考第一啊！”李线线说。

“考第一又怎么样，考第一你也是个乡里人。”一个女生口气刁蛮。

另一个女生帮腔：“嗯，乡里人，她爸还是劳改犯。”

李线线站住，突然扑向帮腔的女生，那女生毫无准备，当即被李线线推倒在地。李线线不罢休，又用双膝抵住，拿书包猛拍，那女生抱着脑袋哭。

我大哥躲那儿没动，一直看着李线线走出很远，才慢慢跟上来。

后来他拐到裁缝铺瞄了一眼，只听见数台缝纫机发出枪机关扫射的声音。我姐坐第一排，一抬头看见我大哥，便出来和他说话，要他好好调养身体。我大哥露出尖尖的笑容，问了问刘芝麻，又说乡里的教育太差了，要刘一草把学习搞好，考到市里面读高中。我姐说不晓得考得上考不上，各人的命，会有个自然的。我大哥说刘一花还在渔网厂么。我姐说她去广州了，应该找她小姨去了吧，她鬼灵精，天上地下没有她不敢去的地方。我大哥点头表示赞同，刘一花胆子大，不怕场合，刘一草也很谙事，不过还是要好好读书。我大哥说这话时已转身要走，他的声音很小，仿佛是说给自己听的，再加上裁缝店里的机关枪声欢快热烈，我姐没有听到后半句，知道是无关紧要的闲话，自己笑笑坐回去，继续踩机子。

肖水芹追出来问我大哥，线线怎么回事，一回来就哭，被同学欺负了么？

我大哥说：“我是去了学校，没有接着她……线线很好强……是不是因为没考好伤心呢。”

“线线什么时候考砸过？”

我大哥点点头，表示赞同。他戒烟多时，现在很想来一支，所以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拍拍裤腿两侧，这才想起自己戒烟了，于是对肖水芹露出尖尖的、尴尬的微笑，说我做晚饭去了。

我姐在城里做了几个月衣服，肤色变得很好，脸上白里透出点红来。肖水芹给她裁了两套裙子，一套藏青，一套米黄，我姐自己加班车好，烫平，一直晾着不敢穿上身。那天肖水芹逼着我姐试穿，她扭扭捏捏，往试衣镜前一站，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快四十岁的人了，还能变成这个样子，衣裙撑得满满的，腰摆掐得恰到好处，她被镜子里那个陌生洋气的女人迷住了。我姐轮流穿着这两套裙子，此后又让肖水芹裁了几件新款，渐渐淘汰乡下带来的。头发烫成大波浪，工作时绾着，没事就披着。又嫌自己体肥，生生饿掉十斤肉，身上脸庞都削剔了一圈，只有鸡屁股嘴显得更厚实。说话开始学城里人，缩小音量，注重话尾音的腔调，还讲点逻辑，新的口头禅是“我觉得”，走路两腿不像原来那么松垮，夹紧了，一步接一步，走得很轻快。

我姐年轻的时候就爱穿，不过喇叭裤被剪，爱美之心被我

爹扼杀之后没再复苏，后来生孩子干农活儿，基本上把自己当牲口伺候。刘芝麻来过两次。一次是来拿钱，说谁家娶媳妇要喝喜酒；一次是叫我姐回去，说刘一草带了男同学回家，搞到床上去了，他打了她一顿。我姐说你教训就是了，我回去再打她一顿？你就不能让我安心赚几个钱？刘芝麻第三次进城的时候，在小旅馆开了一间房，把我姐叫去睡觉，我姐突然感觉心里硌得慌，生理上也有排斥，连衣服都不想脱，最后出于惯性把自己扒光了，四仰八叉躺倒，等着刘芝麻三下五除二做完，一边问些家常。刘芝麻说她瘦了，身体硬邦邦的，腰也没那么软了，边干边劝说我姐回家，说他一个人很无聊，堂客不在家，到处都冰凉的，被窝都睡不热。我姐说回去就在牌桌上，她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刘芝麻说你置了不少新衣服，赶起时髦了。我姐说理发店的给自己做头发，当裁缝的给自己做衣服，不就是因为方便么。

刘芝麻继续在我姐身上忙活，说春天你外边没人吧。我姐说我一个黄脸婆哪有人看得上。刘麻芝说我觉得那个白脸男人对你有意思。我姐想起来了，那天孙湘西律师来做衣服，正好她给他量身，孙湘西跟她说了几句玩笑话，我姐笑得很开，一抬头就看见刘芝麻在窗外盯着。

刘芝麻见我姐没吭声，停下来，问她你是不是有相好的了？

我姐一听忽地恼了，一把推开他坐了起来：“你妈屁说什么呢？老子几十年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现在穿给自己看会

死人啊？”

刘芝麻仿佛红酒瓶被拔出木塞子，身体发出“啵”的一声脆响，裸体被晾在一边，登时恼羞成怒，骂了一句“骚货”，转身去撕我姐脱下的衣裙，好像那是罪魁祸首。

毁坏心爱的衣物等于要我姐的命，她乳房颤动横扑过去，夺下衣服抱在怀里，说道：“刘芝麻，你欺负老子这么多年，已经到头了，你等着，老子要跟你离婚！”

我姐说出这话，把自己吓了一跳。

刘芝麻眼瞪得溜圆，越发肯定，我姐在外面有人了。

我姐穿好衣服要回集体宿舍，刘芝麻拦住她，昏灯中黑脸白牙，硬要她说出那个人来。我姐绷着脸说什么人也没有。刘芝麻渐渐露出难以克制的痞态，说：“你还嘴硬？婊子货！”他把我姐推倒在床，堵在门口：“说出来成全你，不说没完！”我姐说你别逼我。刘芝麻阴阳怪气地哟嗬一声。我姐的头发便竖起来了，她压低了声音，使它变得扎实坚硬，说道：“刘芝麻，你妈屁，我爱自己，管得着吗你？你自己在外面胡搞，钱也被人讹了，以为我跟你一样脏，不说你，你还倒打一耙！哪个男人像你这样好吃懒做？”

刘芝麻顿时泄了气，溺水者摇晃双臂似的挣扎着说：“哪个大嘴巴传的谣言，操他娘的，不得好死……春天，我知道你外面没人，我是看你穿成这样，色鬼的眼睛尽往你身上戳，我不舒服，我是你男人，我吃醋，你晓得了吧？”

我姐吃软不吃硬，情绪缓了下来，不想半夜三更回去让别人笑话，便脱了衣服重新睡觉，刘芝麻心满意足地搂着她，接着干他没干完的事。

次日早晨，两人吃了米粉，刘芝麻一步三回头，总算走了。他还是巴望我姐跟他回去，据说村里人已经在笑他跑了堂客，独守空房。刘芝麻特别容易被人煽动，一煽动他的男子汉气概咕噜咕噜直往外冒。他吹牛要把堂客弄回来好好管教，结果是骑虎难下。我姐许诺，还有一个月刘一草考试，如果她考上市一中，她们就在城里租房子，摆个水果摊什么的，乡下的田承包给别人。刘芝麻回去开始严管刘一草，但促使刘一草发奋冲刺的是刘一花。刘一花不断地给她写信，说不读书出来混，到处低人一等，看到好的工作，没文凭没能力干瞪眼，只能靠点色相在酒店做迎宾，还寄了一摞测试题给刘一草。刘一草后来考了五中，学校在兰溪镇边上，离我家很近，我妈高兴坏了，因为她有了新的事业——给刘一草做饭。

刘芝麻成了光杆司令，家里只剩一只老猫，于是隔三岔五进城找我姐，要把她弄回家。先是扮可怜，磨蹭，后来就吵，有人围观就越起劲，闹得裁缝铺没法正常工作。他干脆找肖水芹的茬儿，说他的堂客在家待得好好的，肖水芹把她招出来，破坏了他的家庭。

肖水芹碍于亲戚面子没有拉脸，反倒笑着说：“刘芝麻，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春天是一个人，不是你身上的裤腰带，她

有她的主张，你等她下班了再好好商量，满大街吵闹挺丢脸的不是？”

刘芝麻碰了软钉子，丧失攻击力，就默默地坐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一副春天不回誓不罢休的样子。不过他没等到下班就走了，住旅馆要花钱，他得赶回去睡在家里。

一周后刘芝麻又来了，往裁缝铺里一瞅，我姐的位置上坐着一个陌生女人。他走进去，没有人搭理他。肖水芹正在裁布料，裁缝剪刀又长又利，咔嚓咔嚓寒光闪闪，刘芝麻有点怕。

“李春天呢？”他的声音顺着剪刀冷冷地划开布缝。

还是没人搭理。

“嫂子，我堂客呢？”刘芝麻客客气气的。

“噢，春天啊，她前几天辞职了。”肖水芹回答。

“那她去哪里了？也没见她回家啊！”刘芝麻掉进冰窟窿。

“不知道，她没说。”肖水芹也不看他。

刘芝麻干巴巴地站了两分钟，顺着人行道慢吞吞地走了。

我姐从布堆里钻出来，女人们笑成一团，笑完各自干活儿，我姐坐回自己的座位继续缝衣服，不料想刘芝麻杀回马枪，逮个正着。因为受了一干女人的捉弄，他气焰嚣张，窝的火全撒在我姐身上，一把将她拽下机子，要她立马跟他回去。这一回其他人理亏在先，不好意思帮忙，任他两公婆在街上撕打。两人边打边走，越打越远，后来就看不见了。

炳盛酒店是广州老字号，生意好，订座要提前一天，订包间提前三天，没预定的到了排队等位。刘一花穿着红绸金花旗袍，发髻绾在脑后，按要求化了淡妆，抹黑眼影，涂红嘴唇，摇身变成了佳丽。她领订了位的进包间或大厅，给等位的上瓜子和茶水，不时平息诸位等待的焦灼。刘一花穿衣服随便惯了，头一回将身体这么规整地装起来，很拘谨，再加上高跟鞋不稳当，怕跌倒，走路像小脚老太，不过她学习能力强，很快就走得有板有眼。她掌握了一个方法，就是假装生气，一生气腰也直了，胸也挺了，嘴角往上扯，手脚不乱动，形象一下端庄了。偶有冒犯的男子看她胸部不鼓，屁股也没翘起来，猜她是个雏，跟她调笑，她也不惧，有啥说啥。无聊时就看来往的汽车，认识了宝马奔驰路虎悍马凯迪拉克……特别好奇从这些车里走出来的人，她不喜欢看国产车，对坐国产车的人也不感兴趣。

刘一花对车的认识源自六子。六子没回去，也不说留下来陪她，在附近一家酒店当看车的保安。六子是闲散惯了的，去工作无非是打发时间。他身上带了足够的钱，租了一室一厅，每月七百块钱，把自己和刘一花安顿了。刘一花睡床，六子睡沙发，有时两人都睡床，刘一花约法三章，不许碰她，也不许有碰她的想法，否则她立刻搬去集体宿舍。六子守规矩，不越轨，有时还给刘一花做辣椒炒肉，一起逛街、看电影，一起在路边大排档喝广东粥。

有一次两人在街边吃烤串喝啤酒，广州的夜色模糊，六子看刘一花也很模糊，他问她，你一点都不喜欢我？刘一花说，喜欢怎样，不喜欢又怎样？六子无语。刘一花说，是你自己留下来的，我没要求你，你也不要对我有什么要求。六子说你真霸道。刘一花撇嘴说，你又不是今天才认识我。六子就骂她女魔王，冤大头。刘一花想了想，又补充道，我这辈子都不想嫁人。六子故意说，自作多情，我又没向你求婚。刘一花笑道，好，算你弃权。六子想把话捡回来，又怕被刘一花捉弄，只好闷头喝个杯见底。

我似乎还不曾描述过六子的样貌。作为我外甥女生命中关键的男人，六子在这个漫长的故事中占有不小的比重，理当为你们刻下他的样子。按说六子长得不难看，当然也谈不上俊，寸头，普通的国字脸，眉眼都在合理的位置，身形算得上魁梧，虽然喜欢动武，气质上并不见得粗鲁，有时一根筋，不怕流血不怕疼。

刘一花大概和他的克星，没怎么着就把他降服了。男女关系上，六子很有君子风度，似乎有心等刘一花长大，她毕竟才十六七岁。只是他低估了刘一花的情商，她比谁都明白。

广州的夏天有一种街头混混儿的下作，没有一丝可以赞美之处。高楼把街道削成峡谷，各种废气融合升腾。太阳给每张脸上涂满黄油，皮肤是黏的，呼吸发烫，风又浓又热，吹起来更令人窒息。矮小的姑娘摆动黑瘦的胳膊腿，白皮丰腴的北方姑娘露出深深的乳沟，不同肤色的外国人，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看街景，面前一小杯蓝山、巴西或者摩卡。

刘一花站在炳盛玻璃门里，两腿发酸，觉得自己跟暴晒下的植物一样苦闷无聊。她平时跟重庆姑娘路明亮要好，路明亮性子也是直爽痛快，从不因自己长得漂亮吊高眉眼，她甚至奚落那些脸蛋好看乳沟深的姑娘，她说她们的脸上有一种明码实价和“你买得起吗”的高傲，一碰到有钱人，立刻变成了吧儿狗。

可是路明亮辞职了，去了东方明珠夜总会。她对刘一花说，赶紧出来吧，在炳盛简直是浪费青春。有天晚上刘一花到东方明珠去找她，路明亮正在上班，幽光暗影中，她穿着一袭白色的公主裙，头上戴着皇冠，化着很明艳的粉妆，身上香气四溢。刘一花说你怎么穿成这样？路明亮说这是工作服。刘一花就见到还有几个穿同样纱裙的姑娘，正忙着把客人引进包厢，仙女一样飘忽。刘一花看呆了，又见里面装潢气派，仿佛置身皇宫，在金碧辉煌中瞬间找不着北。

路明亮说，去炳盛酒店都是拖家带口吃饭的，来这儿的都是纯粹寻欢作乐的，男人想跟你搭讪就搭讪，没什么顾忌，前几天有个姐妹被澳门老板看中，领回家去了。刘一花称讨厌白天，晚上工作倒是挺适合她，通宵都没有问题。路明亮就领着刘一花走过通体透光的长廊，走进一个小酒吧，灯光暧昧，音乐黏稠。路明亮走到吧台边小酌的女人身边，凑过去跟她说话，然后向刘一花招手。刘一花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个男人，心里的轨道差点没扳过来。他就是东方明珠的经理，姓周，长发，戴一只耳钉，他打量刘一花，似乎觉得不够，又找个桌台坐下跟刘一花聊。周经理一身黑衣，像个吸血鬼一样苍白瘦削，言行都很柔软，刘一花又想他应该是个女人。不过周经理是男是女并不重要，他现在仿佛是测试刘一花在暧昧灯光下的反应能力，提出各种问题，表情灵动，她担心他会烟雾似的从她眼前隐遁。

刘一花说她特别想喝点啤酒，因为她嗓子干得冒烟。周经理问她酒量怎么样，刘一花笑着说，反正没醉过。周经理问喝点威士忌怎么样？没等刘一花同意，他已经招来服务员，要两杯黑方，又问刘一花要不要加冰。刘一花老老实实说没喝过威士忌，只喝过可乐加冰。周经理优雅一笑，那我帮你做主了。不一会儿服务员上了酒，还有两碟腰果和花生米。刘一花看酒色发黑，只当和可乐差不多，猛喝一口，立刻意识到是烈酒，幸好此前跟六子喝过几回白酒，不至于一口喷出来。

周经理问刘一花十几岁了。刘一花说十九，虚报了两岁。

周经理笑笑，仿佛很疲惫，他说进东方明珠第一要求漂亮，第二必须能喝，第三是不能对客人动情，有问题吗？刘一花表示有男朋友了，把六子搬出来挡驾。周经理轻蔑地扯了扯嘴角，说：“动起情来，甭说有男朋友了，结了婚也没用，人就是情欲的东西，我有位朋友说，销魂不过锦灰堆，这话好懂，做起来难，我看你貌似通透，道理还是要跟你讲，出来混，感情是最大的陷阱。”

刘一花爱上黑方，逐渐有了醺意。虽不明白什么是锦灰堆，但出来混，要怎么混，她心里有数，人事上经历过戴新月和六子，在炳盛工作时间不短，看到了各色人等，也算是见过世面了。

出于对叶赫那拉氏的友谊，我讲了我和唐林鹿的故事，她笑我被一个眼神搞定。叶赫那拉氏没有暗恋经历，她喜欢谁就表白，对方的反应并不重要。她认为一个人走路不要带太多行李，一生不要背负太多垃圾，一路捡，一路扔，得了，舍了，丢了，算了。我问她有没有过羞涩的少女时代，她说没有，心里头闷很多事，人会长霉的，她打娘胎里出来就不爱拐弯抹角、藏着掖着，爱过谁睡了谁都不是秘密。我觉得叶赫那拉氏就是一座玻璃房子，屋内结构、摆设、风格，一目了然，没有幽暗，也无死角，阳光也许会投下阴影，但片刻就会挪开。我跟叶赫那拉氏学了三个月，此时难以做到，也许十年后方能像她一样见佛杀佛。

我至今没有放下秦怀河，后来他回国到学校找我，我又爱上了他，我们在一起待了两个晚上，很遗憾，感觉竟像炮友。他的女朋友从英国打电话来，他躲进洗手间接。我听见他撒谎。

我知道是我自己把事情弄得如此糟糕，将光明正大的恋爱变成偷情，却无半点偷情的欢娱，事后心里头尽是哀鸣。

我也没想到多年后还会遇上唐林鹿。他不再唱歌弹吉他，变成一个手法娴熟的情场老手，叶赫那拉氏说他以搞女人为乐，他同时还有一个绘画的情人，不过她不以为意，因为优秀的男人通常很难专一，她和他彼此给对方留下恰到好处的空间，这也是他们关系一直不错的原因。

那一天我独自去了醒客书苑，有两种本能的情绪促使我去找他。——我是记者，我是李夏至的妹妹，我想听唐林鹿说说那年发生的事情，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上，也笼罩着我的爹妈。

唐林鹿保持一种对亡友亲属的尊重，言谈不像跟叶赫那拉氏那么暧昧轻佻，气氛十分庄重。他穿着一件藏青色棉布唐装，蓄着精心修剪过的胡髭，青皮光头，右腕上戴着褐色的檀木珠子。叶赫那拉氏曾经告诉我，他那串珠子每一颗值一千块人民币，他还有个无价玉烟斗，不常示人。——我一直不能把他跟多年前在我家苦枣树下唱歌的那个年轻人联系起来。

唐林鹿似乎不愿描述那年的场景，带我去看碟，他的办公室里间有个小影院，投影机直接将影像投放白墙。他从一排CD中抽出封皮为“摇篮曲”的音乐碟，问我怕不怕血腥，害怕就别看。我说摇篮曲怎么会血腥？他说封面是假的，真相在里面。我说我半夜看斯蒂芬·金的恐怖片都不眨眼。他在手中掂了掂碟，仍然犹豫，不确定我能接受碟里的内容。我一把夺过“摇篮曲”，

自己播放，却不知怎么操作。唐林鹿教会了我，播放时他走了，还带上了门。

我不想说我看到了什么，说出来没人相信，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只是看了一场电影，看到了我二哥他们当年的遭遇。

我静静地坐着，等煮沸的血液冷却下来。

走出投影室，天暗得不像样。唐林鹿坐在官帽椅上抽烟，看上去一直在等我。他说要下暴雨了，街上又能游泳划船了。屋里一股很重的雪茄香味，我恍惚间闻到了屏幕中燃烧的烟火，看见人们在烟火中游泳。

我们很久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给我一支烟。

唐林鹿站起来，递烟，我的手抖得厉害，火苗捉不住烟。最后他点好了交给我。

我头一次吸烟，用力过猛，第一口烟便灼伤了舌头，眼泪都出来了。

暴雨开始砸窗，砰砰砰砰，子弹一样果断密集，玻璃上留下伤口般的污渍。

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跟喻书中提到你了，他非常希望你能加盟他的团队。”他说。

我看着瀑布似的血水顺着玻璃冲下去。

当记者需要感情，但是不能感情用事。

雨势突然减缓，玻璃窗满脸狼藉。

“别哭了，小寒。去找喻书中，他还有理想。不像我，混着。”
他说。

北京的银杏已经黄成烈焰，风吹火光摇曳，火星落地不灭，
继续燃烧。

北京有不错的媒体等我上岗，看完“摇篮曲”之后，我改变了主意。离开北京时我的心里刮着秋风，明亮又忧伤。叶赫那拉氏教我的减负前行，轻装上阵，我没有做到，擅自揽上北京的秋天，过去的岁月，在火车上一路抖平，直到它们不着痕迹。叶赫那拉氏和唐林鹿开车送我到火车站，准备了饮料和食物，唐林鹿还给了我一套《哈维尔文集》。叶赫那拉氏说广州你不一定适应，师傅在北京随时恭候，放心，还会给你积攒几个备胎。她艳阳高照，嘻嘻哈哈；唐林鹿是晦暗天空盘旋的鸟，在自己的航线上慵懒地飞，此时也只是拧着眉头吐烟圈，深不见底。

“拜托你照顾一下我的师傅，对她好点儿。”我笑着对唐林鹿说完，登上了火车。

广州的秋天硬邦邦的，表情和水泥地面一样冰冷，现实覆盖，没什么能撩起内心的惆怅。我心情寡淡地上了出租车，一路望着窗外，这城市我从没来过，却有一种久居的厌倦。我跟司机说去《今报》，他甚至都没有嗯一声，我怕他没听到，重

新说了一遍，他回了两个字：“鸡（知）道”。车冷冰冰地行驶，我看着街上的事物，脑海里还有火车吭哧吭哧的声响，不知怎么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车还在开，打表数字已经跳到七十二块钱了。五分钟后车停在报社门口，我付了费，对司机说，我知道你兜了圈，但我不会投诉，我本来就不喜欢广州，感谢你让我更加讨厌它。

我在门口出示证件登记。事实上我几乎忘了喻书中的样子，这次算是一见如故。他比李夏至大一岁，其实不算小伙子了，乍看时还是从前的那个人，一点也没变。我们相见并不生分，他捋了一把短头发，爆炸头已经变成了毛寸，聊起多年前在我家苦枣树下唱歌的情景，说到那个调皮的黄毛丫头。他穿的T恤加牛仔裤，随意清爽，平时表情严肃，嘴角带点固执，谈笑起来完全是另一番样子。晚上他带我去吃潮洲菜，牛肉丸，石斑鱼，喝啤酒聊天；他说了很多话，不过很少提到我二哥，只说历史对夏至他们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一笔带过。他更多的是谈他的办报理想，也会问我的看法，他是在测试我的新闻敏感度与职业素质。从唐林鹿那儿我早已知道，喻书中的部下都是精挑细选，他不会徇私情留下一个草包。事后喻书中告诉我，这顿晚餐确实就是一场面试，他对我很有信心，把我安排在新闻部，跑新闻一线。

刘
一
花

在别人的地盘上，六子郁郁不得志，寡欢少语，表情总是冷郁，没事就趿着拖鞋在街上溜达。气候炎热的紧箍咒念着不松，他的脾气也躁了。他本是个呼风唤雨的角色，在小城有自己的兄弟，出事立等摆平，现在出来当孙子，到处夹着尾巴，如果不是刘一花，他早就打道回府了。可气的是刘一花居然无视他，一声不吭就去了东方明珠，六子很受刺激，终于发泄一番，末了又讥讽她在那种下流场所工作，早晚不清不白。

刘一花说她是自由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该清白的在哪儿都清白，不清白的在哪儿都不清白。她扔下这句话搬走了，六子道歉也没有用，她说她可不想毁了他的清白。他们在一起住了一年多，如果说刘一花是一件贵重物品，那么六子就是看管这物品的保安。这是六子目前唯一尽职的工作，不过既没酬劳，也没奖赏，他连刘一花的裸体都没见过，更别说嗅和亲，摸和搞。

刘一花一走，六子觉得上班没意思，留下来没意义，活着也没目标了。六子知道自己犯了大忌，六仙女回村散播流言，被刘一花统统打入冷宫，他说她不清不白，他的下场和六仙女一样。刘一花不会做加减法，正如她离开渔网厂，直接选定那段日子那些人，回车，一键删除。有几回六子去东方明珠门口等刘一花，也给她打电话，但是刘一花翻了脸，就像凋谢的花，不可能重上枝头。六子挨到领了薪水，便辞了职，给刘一花打电话，说他打算回益阳，到时请她吃个饭，算告别。刘一花说免了，你只管清白地回吧。

这是四月，广州最潮湿的季节，天闷，风黏稠，衣服久晾不干，瓷砖上渗出水珠，整天大汗淋漓的样子。六子慢慢收拾东西，碰到刘一花的发夹或袜子，看一看，扔进垃圾桶，又捡起来归到一起，想着还给她。他的胸口有点疼，像是冰凉的刀尖抵在那儿。他不怪刘一花，更多是自我谴责与懊悔，从认识刘一花那天开始，他就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他想过即便刘一花被全世界人误解，他仍是那个最知她的人，所有人都背叛了她，他也会留在她身边。这些话他没说过，但的确是这么想的，如果此刻刘一花在他面前，他一定会清楚地说出来。可是刘一花现在比刀子还冷，六子只好哭了。哭了一阵，又为自己的眼泪羞愧，抹掉它们，想到不久便可以和益阳的兄弟们叱咤风云，意气又上了头，自忖比起江湖饕餮，男女私情只配塞牙缝。

晚上七八点，六子吃了一打烤生蚝、十根羊肉串、三块馒

头片和两瓶珠江啤酒，在天河北的繁华地段转悠。广州的夜晚跟白天大不一样，它像一个坠入爱河的女人，突然间风情万种。他觉得广州其实远没有最初感觉的那么坏，一想到要离开它，六子就受不了，心里生出眷恋，这眷恋和刘一花死死绞缠在一起。他一直盯着中信广场的霓虹灯，大屏幕每绽开一个画面，都有一重热浪扑打过来，推搡着他。他低着头走了一阵，一身汗，在“许留山”甜品店买了一杯凉茶喝了，心里稍微平静。远远看到那条老鼠街，他和刘一花逛过，那里的东西多是平、正、靓的水货，刘一花的漂亮衣服都是从那儿淘的。六子想起上次刘一花看中一条宝蓝色吊带长裙，死活没砍下价，加上店主态度傲慢，她咬牙放弃，心里却一直惦着。六子决定去买了送给她。他的确没送过她像样的礼物，倒是收到过她送的皮带和钱包。想到这些六子心里更不舒服，如果他不说那样的混账话，刘一花迟早会是他的。

六子大步往老鼠街走，这才注意到街上的闲人比平时少，正觉蹊跷，几个穿制服的横在他面前，要他出示证件。六子笑着说出来溜达谁还带证件啊，都在宿舍呢。其中一个穿制服的挥挥手，请六子上车，姿势怪异，像小丑的街头表演。六子笑得更欢，仿佛十分欣赏，甚至谄媚，他说你们跟我回去取，我住天河东路，证件都在床头柜抽屉里。另一个穿制服的客气地将六子的手反在背后握着，还扶着他的肩，以防他跌倒。这种亲密接触让六子感觉很不舒服。

停在二十米外挖着小窗的罐头车，有几只手正抓着窗口焊接的铁栅栏，一张模糊的脸挤在铁棍缝隙看着六子，六子明白遇到了传说中的抓三无人员。收容所的事六子曾有耳闻，男女挤在一起没吃没喝，汗臭熏天，还要挨些拳打脚踢、污言秽语。六子倒不是怕这个，他怕在那样的场合见到刘一花，她带着钱来赎他，很没面子，也不浪漫。

六子松松垮垮地走着，态度顺从，到了车边，猛然扭身挣脱开来，撒腿就跑。但他来不及甩掉脚上的拖鞋，就被按倒在地。几只硬头皮鞋踹上来，丢你老母，死扑街，叫你跑！跑系边？

躺在地上挨踹，从来不是六子的角色，他想站起来演自己，展示他的才华，无奈手脚失去自由，他像头猪被抬着四肢扔进罐头车，眼前腥臭漆黑。

罐头车开进派出所，卸了车，继续上街装货。院里到处人挤人，男男女女歪在地上，蚊子和飞蛾围着白炽灯飞。六子被挑出来关进一排四五平米的小房间，几十个男女肉贴肉只能站立，前排贴着铁栏门等待释放，后排的盯着前面的后脑勺。眼看着夜色凝重，有人被陆续赎走，有的人剩了下来。

天很热，每个人都在出汗，体味纷纷散发，六子身边一个浓妆姑娘情绪淡定，她两手抓着铁栏门一直望着对面那线天，等男朋友来赎她。见六子也是湖南人，很讲老乡情谊，把手机借给他用，并说今晚不赎回去，明早就送到别的地方去了，现

在外省的收容所抓不到人，没有创收，他们会到这儿来买人，买过去赚更高的赎价，在那边没筹到钱的人出不去，只能像奴隶一样干活儿，或者转卖给别的收容站。

浓妆姑娘说她已经是“三进宫”了，上次就是慢了一步，被转手了。

六子笑着说：“那多好啊，免费旅游。”

浓妆姑娘啐了一口：“屁，老子花了两千块钱赎身，这儿顶多五百。”

六子说：“那是贵了点儿。”

刘一花没接电话，六子猜她正忙着，打了五六次，才听到刘一花的声音。

六子说：“花花，我是六子，你还好吗？”

刘一花“啊”了一声：“我在上班，有事说事，没事就挂了。”

“花花，我真的不是一个好保镖……”

“烦不烦人啊你？”

“烦人。”

“马六甲，你该干吗干吗去，不知道我上班正忙着吗？”

“我什么也干不了，现在派出所关着呢！”

“活该。你犯什么事了？”

“上街没带证件。”

“在哪个派出所？”

“蓝村。妈的，我本想去老鼠街买那条蓝裙子。”

“别急，我先叫路明亮过来替我。”

“嗯。你不是有我那儿的钥匙吗，把我的身份证一起拿来，还有，至少带五百块钱，没钱出不去。”

“知道了，你等着。”

“千万别让我等到明天早上，那样就永别啦！”

“那我就去给你收尸。”

刘一花赶到蓝村派出所，已是深夜十二点，大门关闭，岗亭有一人值班，她敲开了玻璃窗，说明来意。值班警察是个敦实小伙，警号007，见刘一花颇有姿色，就跟她调笑，问她是不是印度混血儿。刘一花出来没卸妆，假睫毛朝天卷，眼影很重，眼珠子漆黑溜圆，急着要赎六子，不想和他啰唆。007翻着资料，问马六甲是她的什么人。刘一花说这你可管不着，钱和证件我都带了。她把东西都摆了出来。007拿起刘一花的身份证，和她本人对比了一下，说原来是湘女，湘女多情。他说完抽出一张《城市收容登记表》，念道：“……在街上溜达，遇到治安人员盘问，发现我没有暂住证，就把我带到了蓝村派出所……唔，刘一花，你说的这个马六甲刚刚转到收容所去了。”

刘一花听007说自己的名字时，好像很熟络，觉得他人不错，就问转到收容所干什么。007说收容遣送回老家呗。刘一花笑了，她说遣送好啊，他正好要回家，岂不是连车票钱也省了？007嘴角拧出笑纹，有这样的好事，很多人就会贴上三无人员的

标签，站在大街上等着收容了。刘一花想想也是，真这样，派出所就成福利机构了。不过她还是不太明白，问 007，马六甲又不是乞丐流浪汉，为什么要收容他这样的健康好人。007 说这个你得看收容条例，我们有权力收容哪些人。他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刘一花，称有什么可以继续问他，还说收容所离这儿很远，这个时间没有工作人员办保释手续，最好明天再去。

刘一花夜里睡不着，想了很多与六子有关的事情，砸戴新月的店铺，威胁渔网厂老板，坐火车南下等等。心里承认六子是个好保镖，好混混儿，远比那些道貌岸然的成功人士真实可靠。路明亮就是被一个正人君子耍了，方式还挺下作，所以她坚决赞成周经理的不动情之说，总给刘一花敲警钟。刘一花压根儿不需要这些，她从小见爹妈打架，对男女关系没什么幻想，更谈不上浪漫，她不明白两个人打得头破血流为什么还要睡在一起，她甚至希望他们离婚。有一回她问六子会不会打女人，结了婚会不会打老婆，六子说，打老婆的是真正的下等男人。

其实刘一花已经忘了那条蓝裙子，被六子提起来，又动了心，睁眼看着天花板无法入睡。后来她想着去收容所赎回六子，直接奔老鼠街买蓝裙子，再来一碗“许留山”的芒果捞，晚上麻辣小龙虾，看场电影，然后回六子那儿，拿掉中间的障碍物，脱光身上的遮羞布，两人实打实地搂着睡上一觉。刘一花想通了，心中愉悦，精神放松了，困倦漫上身体，一下就睡死过去了。

我姐被刘芝麻缠得不耐烦，离开了裁缝铺。她早先去应聘过几个工种，保姆、饭店服务员、宾馆清洁工，薪水很低，且不自由，心里不大情愿，有技术含量、工资高点儿的活儿，又都有学历要求。在裁缝铺做事，刘芝麻不来吵闹，我姐过得快乐，也不想回乡下过那种两脚烂泥巴的日子。那一晚她对刘芝麻喊了一声离婚，把自己喊醒了，回头请教有文化的肖水芹。肖水芹说宁毁十座庙，不拆一桩亲，我不鼓励你离婚，但是，你前面一直为别人活着，剩下的日子想为自己过，我肯定是支持你的。我姐说那到底是离好，还是不离好？肖水芹道，我不是你，不能替你下决定，自己的日子自己过，你多想想，实在过不下去，硬撑着也不是个事儿。我姐说你这么模棱两可，和兰溪镇上的算命先生差不多。肖水芹凄然一笑，说人不都是在给自己算命吗，边算边活，有时候算准了，有时候踏空了，就像我，煮熟的鸭子都飞了。

原来吴校长很快要调到宣传部门任职，校服制作合作计划泡汤，李线线的未来也将受此影响，肖水芹心里憋着一直没说。下半场改为她向我姐诉苦，她说打她嫁过来就没轻松过，李顺秋老是生病，一分钱挣不到，还尽往医院跑，家里完全靠她一个人撑着，谁比谁好不了多少。肖水芹又提及谁家的老公如何能赚钱，哪家的老婆怎么享清福……我姐听了很不舒服，心想李顺秋那时候通宵捉田鸡，累死累活，大把的钞票拿给你，怎么不记得了？我姐不想戳破面子，只说没有比李顺秋更顾家的了，如果身体允许，他是一刻都不会闲着的，他运气太差，一件件全摊他头上了，也不晓得背了么子时。

肖水芹听出我姐在维护李顺秋，便嗯了一声，转到我姐离婚的事。

我姐先前确实想过让刘芝麻进城摆摊，田里忙到头还是亏损，落个辛苦，每看到那些进城谋生的，个个穿金戴银，喜气洋洋地回来过年，她就羡慕。可恨刘芝麻不喜欢城市，三番五次要捉她回去，闹得鸡犬不宁。从前她一直让他，一让就是十几年，现在她不想让了，就算以后他让她，她也不想要了。

我姐又来到中介所。这是一个两三平米的小铺面，一桌一椅，一部电话，一台小风扇，木板上贴着很多招聘信息，迹象枯败。办事的马尾妹翻开抄得满满当当的脏污小簿，眼睛顺着手指头滑动，手指停在一串数字上，嘴巴将电话号码念了出来。马尾妹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不是招满了，就是嫌李春天年龄太大，

连小餐厅的服务员也只要二十五岁以下的。马尾妹在电话里说：“我这个客户长得很好，看上去很年轻，脾气也好，要不你们先面试一下？”马尾妹好说歹说，搁下电话便骂了一句粗话。我姐笑着说看来我真成废物了。马尾妹觉得我姐不该这样说自己，做出生气的样子，称她还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客户，她就不信找不到合适的，说着把小簿子翻了面，从后往前找。

我姐坐在门边，半等半发呆，孙湘西正好拎着一篮子菜路过，问道，你找工作？我姐说是的。孙湘西说怎么不在裁缝铺干了，好手艺不用多可惜。我姐讪讪一笑，没有解释。孙湘西又问落实了么。马尾妹插话，说没有呢，都瞎眼了，到哪儿找春天姐这么好的人。孙湘西对我姐说，你跟我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姐二话没说就跟他走了。

十分钟后到了桃花茶馆，孙湘西进门就喊老桂，老桂应声而出，是个瘦人，背略驼，也不算老，朗声说孙主任来得好，昨天到了新货，上好的黑茶，正好尝尝。孙湘西说先别忙喝茶，你不是缺个撑得住门面的么，这位看得上不？老桂就实打实地把我姐从头到脚扫了一遍，说，孙主任把关的，当然没问题。老桂自己动手，泡茶，温壶，洗杯，边问我姐的状况。我姐如实相告。老桂把茶馆女经理叫来，交代相关事宜，我姐当晚就搬来这边，没跟任何人说，连肖水芹都瞒着，怕刘芝麻去闹她。

小城茶馆，没那么多讲究，我姐很快上手。孙湘西经常过来，每次老桂都会叫我姐冲茶、陪座。我姐慢慢了解孙湘西，五年

前离了婚，女儿已在广州成家，他自己也快退休了。有一次孙湘西打算去香港旅游，想找个伴，问我姐愿不愿去玩，费用他出。我姐不蠢，在裁缝铺里的时候，就感觉孙湘西对她有意思，碍于现实，她没往深里想，一旦知道他孤身一人，心里就像养鱼缸，鱼尾一摆就搅起水波。孙湘西温和慈善，稳重踏实，还会耍乐子，富有幽默感。我姐对他动心不足为奇，她生命中的男人都不具备让人轻松的素质，我爹阴郁刻板，刘芝麻僵死无趣，李乐天不值一提，孙湘西如阳光投向水面，她看见一个金光闪烁温柔荡漾的新世界，闭上眼睛，那个世界就印在脑海里，走哪儿都闪闪烁烁地跟着。

我姐想去香港，但前怕狼后怕虎，心中忐忑，又去请教肖水芹，肖水芹问起孙湘西的年龄、职业、房屋、子女问题以及未来的退休工资，我姐说，出去玩而已，干吗问这么详细？肖水芹道：“你傻呀，平白无故地请你去玩，孤男寡女，事情不明摆着吗？你提刘芝麻没有？”我姐点点头，说孙湘西支持她离婚。肖水芹责怪道：“春天你要分清楚，你要离婚是你的事，和孙湘西没有关系，你不要把他搅和进来，你现在是有夫之妇，去香港也好，去美国也好，你跟人家走了，事情就说不清了，我建议你一步一步来，孙湘西要真心喜欢你，也不在乎多等你一阵。”我姐问道：“你的意思是先离婚？”肖水芹摆摆手，“宁毁十座庙，不拆一桩亲，我只是告诉你千万别把几件事绞在一起，免得到时候牵扯不清。”

我姐从没具体地想过离婚这件事，她只是把离婚当武器，或让离婚的念头变成一把刀解决眼下的麻烦。比如打架时对刘芝麻吼离婚，刘芝麻就住手了；心里烦得不得了时，想到离婚，气就顺了；偶尔幻想离婚后和某一个男人双飞双宿，心里甜蜜一下也就满足了。现在出去旅行，又扯到离婚，孙湘西也没有求婚，这不是自作多情么？

我姐还是想去香港看看。她潜回乡下拿户口本，家里大门敞开，叫几声也没人应，猜刘芝麻去菜地或者邻居家串门了。屋里酒气冲天，猪圈一样脏乱，并且散发一股难闻的异味。我姐习惯性地想收拾它们，但办正事要紧。她打开柜门，拉开抽屉，手伸到最里头摸出一只布袋子，里面是家里最贵重的物品，户口本、一只金戒指，以及只有几笔交易、余额为三位数的存折。

我姐揣好户口本，布袋子放回原处，合上柜门，长筒丝袜滑下来，正好夹在柜门中间。她做贼一样心脏扑扑乱跳，也有些许兴奋，原本以为要费些周折的。

我姐松口气，近乎欢快地转过身，猛见刘芝麻杵在眼前，吓得大叫一声，脸色煞白，瞬间又变得通红。

“你拿户口本……干什么？”刘芝麻声音幽冷，眼神直直的，我姐听得心尖直打颤。

“我……办……办暂住证。”我姐底气不足，一看就在撒谎。

“那个卵脬大的地方也……兴办暂住证了？”刘芝麻吐出一股酒气。

我姐稳稳神，说：“总之，刘一草每年几千块的学费，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

刘芝麻面上呈现酒后的暖色：“春天，我找你好多天，鬼花子都没见着，你……躲哪个野男人家了？”

“你再这样下去，我跟你非离婚不可。”我姐说得很乏力。

“别这样……”刘芝麻走近他老婆，淡淡地说，“春天，你留在家里，我出去挣钱好吧？”他俯身抽出来夹在柜门间的长筒丝袜，捉住我姐的手，我姐以为他要亲热，转眼间双手就被丝袜反缠在后，刘芝麻继续说：“我努力还不行么？”

“你要发癫么？”我姐惊慌起来。

“我只想你待在家里。”他从地上捡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我姐捆扎在椅子上，“现在，你总算留下来了。”

醉鬼可恶，话却可怜，我姐听了心里发软。

“我到处找你，有几回睡在桥底下，我跟刘一草说，你妈妈不见了，她根本不理睬我，还说你们总这样闹，不如离婚算了……你说这没关房门禽的……她敢瞧不起她的亲爹……我说春天，我真的要戒酒了，去工作，赚钱，给家里添点像样的东西……唉，你躲哪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刘芝麻说了一堆，独自呜呜地哭起来，再后来就趴地上睡过去了。

他绑得并不紧，我姐很快挣脱，摘下那些丝袜破布碎条，把刘芝麻弄上床，坐下来发呆，收拾了一下屋子，这才走了。

我爹妈愈来愈瞧不上刘芝麻，他们说他是摊稀牛屎，糊篱笆墙都没用。刘芝麻轻易不敢登门，万不得已，才拎瓶酒，缩头缩脑来我家。酒自然不是多年前的竹叶青，至少是金六福、泸州老窖，我爹对酒的要求很跟形势，刘芝麻不敢怠慢。刘一草亲这头，放长假期也不回去，刘芝麻见不着，闷得慌，以前一心想儿子，不把女儿放心上，年纪上来，感觉变了，对她们忽然依恋起来，隔一阵就要和刘一花通电话，问东问西。一个人日出日落，刘芝麻才发现他的生活是由这三个女人组成的，她们流散，他就七零八落了。不过，真正刺激刘芝麻神经的，还是刘一草的刻薄奚落，说他一天到晚只会喝酒打牌，自己不做事，还专门找别人的茬儿，她不要这样的爹，还说要劝她妈跟他离婚，让他单过。

刘芝麻想想自己众叛亲离晚景凄凉的局面，心里有点害怕，

借酒浇愁，久寻不见的老婆从天而降，他醉醺醺的，不知道干了些什么。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屋前屋后都找不着人，晓得她又进了城，连夜都不过，完全不把这个家当家，心里直倒酸水。接下来沉浸在顾影自怜之中，精神更见萎靡。

村里有个被水牛顶死了老公的寡妇，叫柴凤英，跟我姐关系不错，这会儿在刘芝麻面前尽数落我姐，什么女人家心野了，八匹马也拉不回，最后连抛家弃子的话都说了出来，弄得刘芝麻仿佛高山流水遇知音，许多委屈全在柴凤英面前倒出来，甚至夫妻间的私密，比如李春天做那事儿不专注，要么嗑瓜子儿，要么咬手指的倒扣皮，要么催他快点弄，她要撒尿，搞得他后来都没了兴致，说不定还阳痿了。柴凤英是块久旱的农田，不失时机母性大发，体贴宽慰，人骚媚，声音又嗲，这些优点蒙盖了她原本很丑的事实，刘芝麻一下子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没多久两人就搞上了床。

不过这事很快成了插曲。柴凤英是个明白人，没打算和一个无能的酒鬼长久，她自己还养着一双儿女，脑子进了水才会平白地增添一个窝囊废。她在刘芝麻这儿热身月余，神清气爽，欲望渐次降温，最终疏远了他。

刘芝麻是有妇之夫，被用了弃了，也是哑巴吃黄连，奈何不得。只是奇怪，事后才发现柴凤英真的很丑，大脸盆圆脸，眉毛稀松，小眼睛画着黑眼线，框住一对死鱼眼，满脸黑红的

横肉，可就是这女人嗓子里发出幼豚呢喃似的淫荡的声音，一度令他魂飞魄散，于是觉得自己有点亏。

小挫之后，刘芝麻觉得外面女人更不靠谱。有人怂恿他进城，摆摊，烤串，擦皮鞋，边干边找堂客，好歹两公婆在一起，谋个安稳。刘芝麻打点好家里的事情，背着蛇皮袋进了城，跟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去了建筑工地。那时益阳迅猛发展，到处在盖房子，资江沿岸长出了崭新的高楼，夜里亮起杂色灯光，有点繁华似梦的意思。刘芝麻在家没干过重活儿，挑了几天水泥沙子，两边肩膀磨肿了，爬脚手架恐高，工友照顾他去铲卵石，拌水泥，搬砖，晚上在工棚几十号人睡通铺，气味混杂，吵架打牌开玩笑吹口哨说黄段子，都挺快活。

刘芝麻有空就在街上转，餐厅、商场、宾馆、娱乐室，一片一片，地毯式的搜查。有几回杀到裁缝铺，没有惊喜，倒是发现裁缝铺萧条了，机关枪扫射似的热闹场景不再，只剩下三四个人，淡定地摆弄布料，不时踏几脚机子，像放冷枪。

刘芝麻看看走了，完了又转回来，告诉肖水芹他在桃花仑建筑工地干活儿，要她见到春天说一声。

看刘芝麻走远，裁缝铺里的女人们议论起来。

“他要是知道他堂客跟别的男人，会不会出人命？”

“这种事情只要女的不承认，没有捉奸在床，男的闹不起来。”

“刘芝麻烂泥巴糊不上墙。李春天把婚离了，再找个退休

干部，我看蛮好。”

“孙湘西那东西真行，前一阵把一中学老师搞怀孕了，不晓得用么子办法了的难。”

“他跟他前妻好像还有联系，说不定哪天又搞一块了。”

“以他原来堂客那种脾性，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乱搞。”

“孙湘西怎么会找一个乡里的？要春天的吧？春天老实，容易上当。”

“春天不是小姑娘，感情好坏她自己担，别在刘芝麻面前嚼舌头就是。”

刘芝麻干着伤筋动骨的体力活儿，体会到李春天过去的辛苦，夜里头心里愧疚睡不着。有一次给刘一花打电话，说你妈换手机号码了，有没有她的新号。刘一花说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我妈要是想见你，自然会找你。刘芝麻问你妈要怎么样才肯见我？刘一花说她想跟你离婚。刘芝麻蒙了，你妈不是认真的吧？刘一花道，不晓得，反正你们离婚了，你还是我爹，她还是我妈。

刘芝麻他们在工地做了三个月，工程完事，找包工头结算，包工头推说工程款还没到账，发不出，工人们几次三番要不到钱，觉得他耍赖，约了一起去他办公室要钱。刘芝麻工钱最少，也有几千块，工地日晒雨淋太辛苦，他打算领了这笔款子，改摆摊卖烤串。所以刘芝麻冲在前面，叫嚣得最厉害，仿佛他婚姻的苦闷，人生的孤苦都是由于包工头欠薪造成的。他细数工地

的劳累，展示了肩膀和手脚的伤，说这是真正的血汗钱，拖不得，更少不得。包工头以为他是工人头目，单独找他谈话，茶水伺候，态度很客气，刘芝麻不吃软，得势嚣张，英雄气上来，对包工头说，大家都等着这点钱养家，什么时候发钱，我们就什么时候走。包工头拉下脸，说真他妈不识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把刘芝麻轰了出去。

工人围住刘芝麻问商谈结果，刘芝麻说包工头在想办法，今天不发就捣了他的窝。话刚一落，大伙立刻响应，要砸他个稀巴烂。刘芝麻俨然成了众人之首。正闹哄哄、气咻咻、不可一世志在必得之时，两辆黑壳轿车疾速驶过来，刹车声刺耳，尘雾中车里下来五六个年轻人，流里流气，双手背后，他们疾走过来，眨眼间刘芝麻便挨了一砖头，满脸血，工人们回过神来，开始捡东西还击，终究不如打手凶狠，挂彩败阵。刘芝麻伤重住院，断了两根肋骨，头上缝了十针。

做了记者才知社会混乱，到了医院才发现病人众多。我入职就变成拉磨的驴，埋头疯转，男女之事更是无暇顾及。我们职员间私下有句戏言流传，说报社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纯粹良性竞争机制下的愿打愿挨，这不算抱怨，只是自嘲。我报因此挣了个“报界黄埔军校”的美名，大学毕业生削尖脑袋往里挤，镀了金，出去身价倍增。说实话，这儿的確是个将驼背拉直的地方，笔头健体力好的记者往死里写能挣上万元人民币，高压下我也不得松散，只好牺牲肉欲享乐，抛下小女生情怀，一头扎进去拼成了名记。

我给自己上了发条，神经紧绷，采访过宝马车碾人案，致癌陈化粮流入市场，音乐学院女生停课陪舞，连环抢劫杀人，大学男生狂砍女友三十八刀……我对这类报道有点上瘾，经常张着两耳，捕捉异动，像打了鸡血一样冲到现场，有时采访目

击者、围观者，他们复述场景时相当亢奋，毫不羞涩，用他们的激情表达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还原。

第一次到事发现场看见被车轮碾过的人，身体成肉酱，脸部完好，我跑开一阵干呕，想到李夏至死时大约就是这副模样，晚上还做噩梦，被压扁了的人追。后来练出来了，近距离观察血死者，像个外科医生一样淡定，喻书中说我“报道角度刁钻，文字相当出色”，读者特别爱看我对血腥事故的细部描述，文中“刀砍斧削般”的追问，很醒神。

我在办公室里备了折叠床，有时通宵写稿，或者凌晨三四点，懒得回去，撑开简易床倒头就睡。直到有一天凡有重大事件的采访，没人敢和我争，我写成了头牌记者。有人以为是喻书中的关系，事实上因为采访的危险性，喻书中曾经阻拦，我说我是记者，不是女人。有一次，我被杀人犯劫作人质，二十四小时后他放了我，投案自首。我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并不凶残，是个好人，是现实把他逼成杀人犯。我写了一篇深度报道，《与杀人犯在一起的二十四小时》，据说这篇报道使他获刑稍轻。那天的报纸很快脱销，但喻书中狠狠地批评了我，他说他并不欣赏不顾自己安危的记者，不过我从别人那儿听说他对我大为称赞，还叫别人向我学习。我的同乡毛新枝告诉我，那二十四小时里，“喻总冠子都急黑了”。我立刻联想喻总头上长鸡冠的样子，暗自好笑，毛新枝又诡秘地说，“喻总喜欢你哩”，我骂她胡诌。

喻书中极少跟我说笑，他长我八九岁，保持前辈风范，不扯儿女私情。毛新枝的话扔出来，还是令我荡漾。旁观者清，我也不糊涂。喻书中有家室，岂敢跨过我二哥的尸体，对我轻慢；我爱情至上，百无禁忌，在喻书中面前端庄肃穆，也是二哥的缘故，换个背景，我和喻书中早搞起来了。

我见过喻书中的老婆，无惊人之处，甚至过于平常，蘑菇头，衣着保守，有种嫁鸡随鸡的人生态度。但说话做事有分寸，不冒失，慢慢地便能觉出她的味道，非那些露乳沟扭蛮腰的可比。不过后者总是符合打野味的男人的胃口，不少人在乳沟里翻船。

喻书中一贯谨慎，自我约束力很强，这对我来说有点挑衅。我总觉得会和他上床，我觉得他也觉得会和我上床，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床，这件事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沉进心湖，致使湖水总是满的，现在被冰封住，一旦春天解冻，春雨几场，水就会溢出来，洪水就会像猛兽一样冲向荒野。当年唐林鹿一个眼神击穿了我的少女之心，初恋情像隐疾一样在体内深藏，现在心里有条活鱼，总想蹦出去，不断地撞击着束缚物。——这就是我和喻书中的心理活动。

人们说感情像弹簧，压得越紧反弹越大，夜里头我曾掂了掂，感觉弹簧在耸动，有种小幅度的晕眩。夜晚因此时而美好，时而湿润，月亮像一滴水，蒙着雾气，我想写首诗献给什么人，不过冲动像寒战，哆嗦一下就过去了。

刘
一
花

刘一花醒时天刚擦亮，她爬起来洗漱，化了淡妆，穿上露沟的低胸裙。六子喜欢她漂漂亮亮的，即便不让他摸，不让他用，他也心满意足，因为他是刘一花身边最亲密的人。六子曾对刘一花说，就算你要考验我一辈子，我也这样一直等你。刘一花差点向六子投降。她准备等到六子生日那天，给他一个惊喜。六子生于五月，五月乡下的槐花正香，刘一花在哪儿都闻得到。可是后来六子说错话，气得刘一花搬了出去，她的心，还是在六子那儿，只是想让他反省反省，吃点苦头。刘一花算了算，离六子生日还早，她不想等了，今天接到六子，就把床上的事情办了，不再让六子煎熬。

刘一花记得，有天晚上睡觉翻身，无意间碰到六子的身体，他下面硬邦邦的，一根棍子杵出老远。刘一花说你要流氓。六子说是它，不是我。刘一花说你们是一伙的。六子说我跟它誓

不两立，你处置它，我绝不帮它。刘一花想了想，说，给我看一眼。六子说是你要看的，后果自负。刘一花问有什么后果。六子说它现在很愤怒。刘一花拧开灯。六子退下内裤，放出动物。刘一花吓得往后仰了几分，说，以后不许朝我这面睡觉。六子便老老实实地翻过身去，没她的允许，绝不违规，倒是刘一花自己暗底里不断想起他那根硬物。

刘一花想着这些事情，愉快麻利地收拾妥当。这时还早，街上没什么人，刘一花吃了一笼包子，喝了一碗豆浆，给六子买了一份带着，上了的士。司机路况不熟，不断停靠问路，到收容站已经是上午九点半。门口的保安拦住刘一花，做身份证登记。刘一花进了门，在这个格局混乱的建筑物内部迷惑半晌，不知道上哪儿找六子，麻起胆子敲开一间办公室，里面那对男女衣冠不整，女的涂过口红的嘴唇一片狼藉。两人惊魂未定。

刘一花说：“抱歉打扰，我是来赎人的，他叫马六甲，昨天夜里转过来的……”

这对男女因为做了偷摸事，对刘一花十分客气，女的摸出一沓材料，迅速翻到第二页，手指头在纸上滑动，停住不动时说道：“马六甲今天早上被送到救治站去了。”

刘一花大吃一惊：“救治站？他得病了？”

那男的比女的年轻，他说：“我们也不知道，转送的人说马六甲很不老实，提醒我们注意他。昨夜刚送来时，马六甲

一直吵着要打电话，后来就没声音了。”

那女的讨好似的点头补充：“马六甲力气很大，两个人都架不住他。”

刘一花心想，六子在老家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她一面为六子骄傲，一面担心他现在的处境，问了救治的地址，马不停蹄往那边赶。半路上把包子扔了，心想六子这回开眼界了，两天时间，就访问了派出所、收容所、救治所，三地轮番招待他，免费吃喝，回去够他吹的了。六子爱吃辣椒炒肉，想必没吃到，吃到了也不正宗。刘一花打算明天买块五花肉，给他炒上一大碗。

刘一花想不到广州还有这样破烂的地方，街上又脏又乱，到处是垃圾和污水，一栋两层高的畸形建筑上挂着血红的招牌，上面写着“收容救治站”，整栋房子就像碉堡，只不过连放机关枪的洞都堵上了。刘一花找来找去，停在唯一的人口——一扇紧闭的铁板大门门口——门上挖了一个小洞，刘一花从洞口朝里张望，看不到一个活物，死气沉沉，太阳无聊地照着铺满沙粒的天井。刘一花身上黏糊糊的，汗水顺着乳沟往下流，她曲起食指在双乳间刮了几下，甩甩手。门口没有歇脚的地方。既没人出来，也没人进去。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又仔细读了读“收容救治站”几个字，确认没错。正绝望时，忽然眼角余光瞟见里面有个白衣身影一闪，大约是医生，刘一花便大声喊了

起来。但刘一花始终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她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舌头卷不起来，普通话不标准，把“医生”喊成了“一僧”，“我要找人”说成了“我要早您”。她拍打铁门助势，手上沾了一圈铁锈，这个空空荡荡的世界没有任何反应。刘一花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在门外用益阳话大喊六子的名字。

“漏（六）子——”

“马漏（六）甲——”

“漏（六）子——”

“马漏（六）甲——”

她觉得自己的嗓门像寺院的钟声，正穿透一切障碍，越过湖泊，飞过高山，传到了益阳，飘过她和马六甲走过的街道，在资江河面回响。江面波涛滚滚，船声隆隆，一只船鸣起了长笛……

刘一花从东头走到西头，来来回回，双手做成喇叭，喊得很带劲，天气潮湿闷热，汗水把脸上的淡妆和成了稀泥，她很快口干舌燥，嗓子也哑了。

这时，铁门哐当一声打开，一个穿迷彩衣的黄发男人迈着八字步出来，砰地关上铁门，往东朝停车棚方向走去。

刘一花本想喊“医生”，可是医生哪有穿迷彩服的？看他又像特种兵，可这是收容救治站，不是特种兵训练营。刘一花拿不准，心想甭管是什么人，至少他从里面出来，讨好他，对六子有利。刘一花想用尊称先喊掉这“特种兵”半片魂，脑子

里迅速闪过一串称谓，猛地想起夜总会的男人被喊作老板时总会喜上眉梢，便朝“特种兵”喊了一声：“老板！”

刘一花声音太大，“特种兵”吓了一跳，帽子都弹到地上去了。

“对不起，老板……我是来赎人的……”

“你吵什么吵，再吵把你弄进去。”

“特种兵”捡起帽子，丢下这句话，走到铁棚下，叉开腿骑上一辆摩托车，并打着了火。

唯一的希望马上就要被摩托车载走，刘一花突然冲了过去，拦在车前。

“大哥……大叔……不不，阿Sir……”刘一花脑海里过掉的各种称谓一起冒出来，就像忘了银行密码，试着一个个输入记忆中的数字，可是都不正确，“特种兵”脸上并没有露出登录账号的指令。刘一花急得乳沟里淌汗，顾不上擦，想起路明亮教她如何把心情郁闷的老板哄快活，便压下焦灼与担忧，霎时换了一个人，语气和身段同时柔软，苦叹一口气，做出掏心掏肺的模样，顺便奉承了“特种兵”几处，比如威严啦，正气啦，面善啦，英俊啦等等。“特种兵”终于熄了火，拔了车钥匙，收回腿，站在摩托车边，饶有兴致地看着刘一花及她胸前的深沟。

“得，我帮你把人弄出来，你怎么答谢我？”“特种兵”很直白。

刘一花想说施恩图报非君子，这是路明亮的口头禅，但

显然这不是谈论君子小人的场合。刘一花掏空口袋，将所有钱举到“特种兵”眼前：“这里有六百块钱，不够的话，我再补……”

“六百块？”“特种兵”轻蔑地笑了一声。

“你要多少钱。”刘一花说。

“我要你跟我睡觉。”“特种兵”答。

我姐已经办好通行证，准备和孙湘西去香港玩，收拾行李时哼起了《绿岛小夜曲》。孙湘西头发染得乌黑，红光满面，像一只发情的猴子，一会儿摸我姐的屁股，一会儿掐她的腰，还说你跟刘芝麻睡了那么多年，浪费，碰到我这种懂女人的男人，算是撞彩了。孙湘西说什么我姐都是笑，她的心早就飞香港去了。她当姑娘的时候有过一幅挂历，全是香港的高楼大厦和海湾游艇，她撕下来，一张张贴在墙上，人们都说香港是天堂，自己今天也能去天堂逛逛，心里被虚荣撑得满满的。我姐问香港是不是中国的地方。孙湘西说当然是。我姐说既然是中国的地盘，为什么不能用身份证自由出入。孙湘西说香港是殖民地，一九九七年回归中国后，不好管理，就搞了个“一国两制”，和咱们这边不一样。我姐说什么“一国两制”，明明是两个国家。孙湘西说你这是分裂祖国，搞不好要被警察抓起来的。我姐吓

得立刻噤声。她最怕公差，见到穿制服的就舌头打卷，两腿哆嗦。不过后来她又小声地问，香港人说什么话。孙湘西说广东话和英语，也有说普通话的。我姐想起刘一花每次打电话都要整两句广东话，像外国话，就笑了起来。孙湘西的手落上我姐的屁股，盲人摸象似的开始探索，脸色很快涨得血红。我姐推开他，说你怎么大白天也吃药丸？孙湘西说吃那玩意儿分什么日夜里，今天就想好好操操你。随口两句话押了韵，孙湘西自己听了都好笑，他嬉笑着跟我姐滚成一团。这时我姐的手机响。孙湘西说莫接，不管哪个打的，搞完正事再说。响声停了，过一会儿又响。我姐分了神，拿起手机一看，说，不行，我妈平时不会打电话，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孙湘西箭在弦上，匆匆说你接你的，我搞我的，果然就不顾一切鼓捣起来。

我姐接通电话：“妈……啊？！……嗯，晓得了。”

也就是这几十秒工夫，孙湘西嗷嗷两声惨叫，身体抽弹几下，就趴我姐身上不动了。

我这样啰唆，似乎有点跟不上时间。刘芝麻给我妈打电话时，刚进医院，他说他伤得很重，要三千块钱住院，但是找不到我姐。人命关天，我妈在五分钟内就打通了我姐的电话。也就是说这会儿刘芝麻脑袋是裂的，还没缝上，腹部断了肋骨的位置已经塌陷，浑身血糊糊的，他心里挺高兴，因为可以见到我姐了，压根儿不觉得疼。直到我姐拿着钱赶到医院，刘芝麻想从容地

迎接老婆时，所有的伤口醒了，痛得他嗷嗷直叫。我姐刚听完孙湘西的号叫，这会儿又听到刘芝麻的号叫，耳边嗷嗷嗷的声音，一阵比一阵响，不觉晕头转向。

我姐稳住神，说：“你骨头痒了就找棵树磨两下，跟人打什么架？”刘芝麻停止号叫，想发作，身上刀子刺似的，这使他变得温驯。我姐接着说：“刘一花来电话了，说这几天忙，这砍脑壳的。”刘芝麻摆摆手：“别要她回来，钱都花路上了，不值得。”我姐说：“你都被钱害成这样了，还一天到晚钱钱钱。”刘芝麻稍微动一下身体，又号叫起来。他现在有资本了，只要他愿意，就号叫两声，我姐立刻服服帖帖，喂吃喂喝，端屎端尿。

我姐表面平静，心里猫爪子一样挠，刘芝麻这个样子，她怎么能跟孙湘西去香港呢？煮熟的鸭子飞了，只恨天亮得太快，来不及咂吧两下，美梦就醒了。她多想这会儿才是梦，这个梦一醒来，就在去香港的飞机上了。我姐还没坐过飞机，连见都没见过呢。说没见过也不对，有几回听到天上飞机嗡嗡地响，抬头看见天空一长溜白烟，飞机像一只小麻雀似的。那是我姐见过的最大的飞机。

孙湘西不关心刘芝麻的死活，他叫我姐去医院看一眼，刘芝麻要是死不了，明天还是去香港，反正你会跟他离婚。我姐面对缠得像只裹脚似的刘芝麻，根本横不下心，瞅机会出去给孙湘西打电话，说去不了，刘芝麻只剩半条命，她得照顾他，他好歹是刘一花刘一草的爹啊！孙湘西说，我可不会一个人睡

酒店大床，我另外找个女的。我姐这种人最不受激将法，她说你爱何搞就何搞。

我姐挂了电话，心里更乱。刘芝麻懒毛病改了，肯吃苦了，还要他怎么样呢？

我爹我妈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拎了半篮子鸡蛋到医院看刘芝麻，我妈认为，刘芝麻再不谙事，也好过李春天守寡，寡妇不好嫁人的。所以不顾晕车，坚持进城，呕了一路，下车时拎着半塑料袋呕吐物，脸色苍白，脚弹棉花。——不知道她在去监狱的长途汽车上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爹妈对我姐毕竟不太上心，探病仿佛领导视察，我爹说了一通类似新春寄语的话，我妈黑着脸营造任重道远的气氛。刘芝麻虔敬地听着，很想哈个腰，可惜身体动不了，所以面部情感混杂，极难描述。

我姐淡淡地看着病房的地板，心里有幽怨，当年嫁给刘芝麻，无非是为逃离我爹的掌控，这事儿她不说，我爹不知道，她恨我爹，我爹照样不知道——独裁者不会关心渺小的人民在想什么，更不会有自省和忏悔——不过我姐会把一切告诉我，我说过我姐特别迷信骨骼，她摸着我后脑勺，说我有反骨，总有一天会掌握话语权，替她出气。

我爹讲了很多道理，突然想抽支烟，刚摸出烟盒就被护士撞见，厉声制止，我爹的手只好原路返回，放进口袋。

“我已经给四鬼子打电话了，她要回来采访这件事。”我

爹好像是专门说给护士听的，“么子世道，做工人的血汗钱也欠，良心都被狗吃掉了？”

刘芝麻听了很激动，顿时又嗷嗷叫了两声。

“小寒的报纸在广州，哪里管得了益阳这块地盘。”我姐低声嘟囔。

我爹是见过世面的，他说只要上报纸，把事情捅出来，他们就得看着办了。

我妈说，能拿到工钱和医药费就行了，这些大老板后台都很硬，做工的搞不赢他们。

刘芝麻处在如此热切的关怀中插不上嘴，他想到了工地干活儿的劳苦，现在又破天荒成了我们家的焦点人物，一时痛感交集，默默下泪。

肖水芹是被暴晒发蔫的植物，吃一夜露水便生机勃勃，跌个跟头迅速爬起来，从不在废墟上长吁短叹。她始终扛着那支看不见的冲锋枪，飞跨障碍物，直插目的地。我大哥像肖水芹手中的旗，没风时耷拉着，挥动旗杆时勉强飘起来。他身体里有血吸虫，原本爱犯晕，旗杆要是舞快了，就晕得更厉害。为防晕，他不再蹲着吃饭，在乡下茅坑蹲不了，憋着屎意往城里赶，家里的烂马桶冲一次鼓捣一次，但坐着解决不晕。我大哥拿晕没办法，他不想晕，时刻赔着小心，伺候“晕”主，因为不能长时间低头，常常仰视，形态显得骄傲，反倒使他像“晕”的主人。我大哥对血吸虫友好，肖水芹也愿付出，炒猪肝，炖补血汤，但一想到无非是喂养血吸虫，气就不顺，就骂虫子，顺带骂国家的医疗技术。为了控制血吸虫繁衍，好多健康细胞陪了葬，我大哥已经虚弱得偏偏倒。我大哥和血吸虫的亲密关

系让肖水芹常生妒忌，她说，好多夫妻都不一定能白头哩！她摔东西发脾气，又把弄乱的东西整理好，我大哥在一边羞得无地自容。他很怕肖水芹说离婚，精神高度紧张，万一她说出这两个字，还剩一口气的球就会彻底瘪下来，瘫在地上。

肖水芹倒是没提离婚，她说手里没技术，坐办公室没水平，保安员你不当，建筑工地吃不消，到底怎么办？好歹得挣回你的医药费。我大哥觉得肖水芹说得有理，至少不该成负担，他说去槟榔厂试试，槟榔装卸，应该吃得消的。先前肖水芹托人找了这份工作，我大哥不愿去，两班倒，夜班他熬不住。可是不去槟榔厂熬身体，精神熬起来也不好受，第二天去了槟榔厂，上一天班，回来头发根里都是灰，鼻孔雪白，一身槟榔味，连续干了七八天，肖水芹受不了，她说别干了，这样下去肺会坏掉。我大哥又失业了，一分钱没拿到，白干了七八天，恢复仰望星空的样子。不久他迷上一件事，那就是到乡下砍几根小竹子，片成篾条，给李线线糊纸风筝，由于犯晕，要两三天糊一个，糊些蝴蝶啊蜻蜓啊，周末带李线线到资江河边放，风筝有时候落进资江，有时飞进云层，有时断了线，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放风筝时我大哥总是很高兴，仿佛身体里沉甸甸的东西全放上了天，头也不晕了。后来干脆糊纸风筝卖，买的人不少，可是被城管轰来轰去，我大哥觉得伤自尊，只好挂在裁缝铺卖，慢慢地风筝上落了一层灰，他的兴趣也淡了。

蹲惯马桶之后，我大哥的痔疮犯了，并猖獗起来，这玩意

儿威力很大，它让你坐不下站不起，睡不宁吃不香，面对关怀又难以启齿。我大哥奇怪的表现终于引起肖水芹的怀疑，她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我大哥虚弱地抵抗了一会儿，羞愧缴械，交出臀部，供肖水芹临床检查。肖水芹做事从不拖泥带水，选个黄道吉日把我大哥架到医院，把滴血的痔疮割了，还逢人就讲，搞得我大哥很不好意思。他感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麻烦了很多人，麻烦父母麻烦老婆，麻烦警察又麻烦医生，还有左邻右舍，他们一直很关心他在城里干什么活儿，一个月挣多少钱，有的还托他介绍工作，有啥好活儿搭个伴哩……我不知道，在那些叵测的日子里，我大哥有没有以死相谢的念头，老话说否极泰来，不会总倒霉，可我大哥自一九八三年栽倒就没起来过，并且看不到好转的迹象。不过照我看，我大哥不会朝那方面想，他充满宿命的温和，这无尽的叵测就是他的信仰、他的宗教，他认为他和世界的关系是设置好的，不可违的。他从没有冒出过一丁点的恶，他堪比上帝关爱下的基督徒，看得出他内心的感恩，尤其面对肖水芹和李线线的时候。

谢
银
月

我妈最难用色，她总是灰的，嫁给我爹之后，就没有自己的事儿，她不和男人单独说话，也无远方来信。我三四岁的时候，供销社马社长到我家来，在房间和我妈说话。我爹那会儿还没有摔到山沟里。我隐约听到马社长在问李夏至，我妈说他不知野到哪里去了。马社长说他觉得夏至长得越来越像他。我妈狠狠地警告马社长别再说这种荒唐话，把他赶了出来，自己在屋里哭。

我觉得马社长说得对，李夏至确实像他，圆脸单眼皮。所以我跟李夏至为一块橡皮吵架时，他骂我是我妈捡来的，我说他是马社长家里的。我妈听到就赶过来抽我，橡皮也归了我。我挨了揍又得了橡皮，很得意。我那时候还没开始念书，橡皮有一股异香，最后总被我啃得一干二净。李夏至给我妈告状，我妈没揍我，只是陷入沉思。

我妈带点伤感的时候，我很听话，主动帮她干活儿。我妈糊纸壳，我给她递糨糊。我妈刨泥灰拌六六粉，我给她铲灰。我妈养蚕，我给她摘桑叶。我妈栽辣椒，我给她浇水。我妈煮饭，我往炉灶添柴……年复一年，我跟我妈的感情就这么默默建立，并且深不可测。这世上我最爱我妈，我妈是一棵大树，我是一棵小树，小树傍着大树生长，马社长要是再欺负我妈，我就把蛰人的毛毛虫放进他脖子里，把口水唾他茶杯里，放他单车轮胎的气。马社长好像知道我的阴谋，不再进我家门，路过门口时，往屋里睃一眼。不多久我爹回来了，马社长和我爹关系不错，他们站在苦枣树下聊天，互相递烟，马社长说他的烟好，抽他的，我爹就给他点了火，两人明明灭灭地说上一阵。我爹英武，马社长文弱，马社长不输我爹，他温和，不急不缓，没什么脾气。他经常把女儿扛在肩上，让她摘树上的花、熟透的果。我想，有马社长这样的爹，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马社长的女儿叫马妙红，我们同班直到初中毕业，她不爱读书，考了卫校，学护理。毕业后一直戴着粉红的八角帽，白衣白鞋，戴着白口罩，露出一双漆黑的单眼皮眼睛，搓揉病患的手，挤压血管，插进输液的针头。护士是一个好职业，高干病房的护士有很多飞黄腾达的，不过马妙红没机会见到高干，在县城医院，遇到的都是苦逼屌丝，所以她很难出头，嫁了本院一位妇科医生。妇科医生戴眼镜，手洗得很白。那时候乡下的妇女很多不知妇科，知道后都面红耳赤，说出来是一件羞死人的事。

马妙红却嫁了妇科医生，村妇们私下说起，常常窃笑。我妈就是其中一个。我妈自觉女人比男人低贱，内衣内裤从不见光，如果我把它们晾在路人看得见的地方，我妈必要骂我，并赶紧收回去，只留下我爹我哥的裤衩在风中翻转。我姐深受我妈影响，我姐刚穿文胸那会儿，我对那种小衣衫感到好奇，当众抖了出来，我姐羞得哭，边哭边揍我。出于报复，我偷看我姐洗澡，浴室里嗖地飞出半块红砖，击中我屁股，我大哭，直到我妈把我姐收拾了一顿。我姐每每说来都很忧伤，说我妈从小袒护我，我爹对我也好些，我很愧疚，觉得欠我姐的。

我们家建新房时，砍了家门口那棵苦枣树。这种卑贱而未成材的树，其实很美，尤其是花开如紫云，一团一团的，风一吹，落雪一样。我妈腰系围巾，傍着苦枣树搓菜籽、捶豆壳、纳鞋底、织毛衣；我情窦初开时唐林鹿在树下弹吉他。树是我爹不在家时长大的，我爹对它没感情，砍了树，挖了根，修了一圈围墙。我对我妈说，你应该阻止父亲砍树。我妈说留着也没什么用。我妈那么平淡，我只好独自伤感。我没告诉我妈，她和那棵树的关系。我那时已上了大学，理当有很多道理可跟我妈讲，可我还是延续了往日的习惯。

这一段描写似乎并不重要，李夏到底是姓李还是姓马，已无从查证。我甚至怀疑自己，不过是觉得我妈的生活过于单调，才有了这样的臆想，借此证明，我妈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也滋生过活生生的情欲，也有过惊心动魄的瞬间。是的，我很

难想象，我年轻的妈，圣母般的妈，怎么挨过那些孤独的夜晚。当然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乡村，“妇科”不再是女人的禁忌，偷欢尝乐已是平常事，女人们大声说着荤话，太阳底下，胸罩内裤飘扬如旗，奸情败露时，再也没有人投河自尽。

传染病谣言满天飞，街上多了蒙面人。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超市的醋涨到几十块钱一瓶了，架子上仓库里都空了，药店的板蓝根也涨得不听见了（方言：涨得非常厉害），而且买不到了。我说怪不得最近药业股票疯涨。我妈叫我回家躲一阵，人发起瘟来，说没了就没了。她告诉我，发鸡瘟时，鸡站着打瞌睡，然后一只一只倒下去；发猪瘟时，猪不吃食，不爱动，身上出现斑斑点点，很快就死了，有一年河里尽是白花花的死瘟猪。我没吭声，顺便想了想打瞌睡的鸡，不吃食的猪，还有那些白花花的尸体。我说妈妈你放心，全国这么多人都在岗位上呢，不要相信谣言，真有疫情，政府会有紧急通知的。我妈说：“菜市场已经死了两个了，小寒，你可不要有什么事，你二哥死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缓过来。”

我妈从不说煽情话。

我眼圈红了。我嘱咐我爹妈少出门，注意卫生，保持空气畅通，等风波过去我再回家吃她做的辣椒炒肉。

多天前，我爷爷突然瘫了，不说话了，屎尿一床。据说他瘫痪前大赌了一次，输得很惨，用箱底里那只青铜的油盐坛子抵了债。这时候他已经九十三岁了。大家都说他要见阎王老爷了。我爹去棺材铺定制了棺材，因为我爷爷腰不弯，背不驼，身高不缩水，仍然一米八，一般的尺寸要折了腿才放得下。也有人说我爷爷活得无聊，装瘫，就像他老是抓烂牌时，觉得无聊，就要别人帮他摸牌打，自己在边上看着，看得手痒心瘾重新上阵。——我爷爷深谙打牌的乐趣、活着的滋味。

我爹不赞成这种猜测，他认为没人会喜欢屎尿拉裤裆里。我爹叫王发小来给我爷爷把脉，王发小这时也老了，手指颤颤巍巍，王发小说没有比我爷爷更健康的了，脉搏像热锅里蹦豆子一样，很强壮哩。我爹又喜又忧，喜的是我爷爷健康安好，忧的是万一我爷爷要在床上健康地活个十年八年，可要磨死人了。单说我爷爷长疔疮那回，卧床半月，家里就乱了秩序，我爹情愿他起来继续去赌，最好是死在牌桌上。

事实比我爹预见的更为难弄，我爷爷拉屎没症状，不定时，有时一天两三回，我爹收拾一回呕一回，苦胆水都吐了出来。我爹满嘴苦味地召回我大哥，由他接管洗刷的脏活儿。我大哥有蹲监狱的底子，对他来说，没有比失去自由更坏的事情。他愉快地给我爷爷擦澡换衣，洗蚊帐，收拾屋子，洒上花露水驱臭。

我爷爷安闲地躺着。闭眼。冲着天花板。好像哲学家在思考人生的意义。他胃口很好，尤其能吃肉，又以鸡肉为最爱。我爹杀了一只生蛋鸡，心疼得不得了，杀第二只生蛋鸡，开始骂骂嚷嚷。我爷爷吃了三只鸡仍不起床，我爹收了屠刀，改让我爷爷吃素，等他想吃肉想得扛不住时，自己会起来的。

我爹这一招很灵。斋了十天后，我爷爷突然出现在厨房门口。“我想吃辣椒炒肉，要精搭肥的，炒得油腻腻里。”我爷爷说，语气像个孩子。

我妈仿佛活见鬼，惊魂未定，立刻去小卖铺砍肉，一半红辣椒，一半青辣椒，炒出堆山一大碗。我爹从外面回来时，我爷爷正扒碗里的碎末，舔嘴角的油。

“哦哟，起得来了？没肉吃，我就晓得你困不住！”我爹心里高兴，面上生气，按老习惯挖苦我爷爷。

我爷爷不警他，也不搭话，只是仰天长叹，兀自说道：“唉呀，大病初愈，吃碗辣椒炒肉，好舒服啊。”

说完就回了自己屋。

我爷爷卧床两个月，我爹哪会这样放过他，他追了过去，站在我爷爷低矮的门框边，朝屋里喊：“我说你这个活爷，你何解要这样折磨人。你想吃鸡肉，讲一声，我去杀鸡呀，我几时舍不得？你想吃什么，什么时候不是想方设法搞过来给你吃？我们几时亏待过你？”

马社长路过，停下来看着我爹笑。他说老小老小，你莫跟

他一般计较。

我爷爷这时走出来，面对屋外的空气，说：“我箱子里八百块钱不见了……不晓得哪个偷走了。”

“你还有存钱？底裤加一世人脸皮都输光了，你还有什么家伙？”我爹真正的火上来了，“莫说你八百，你就是八千，也没人动你的！你想钱想癫了，瘫了刚刚起来，又要无事生非。”

马社长没敢走，他觉得有责任留下来劝和：“李老倌你莫动气哩，他快一百岁的人了，脑子肯定不清白。”

其实马社长走了倒好，我爷爷偏是人来疯，人越多越来劲。他这时已选择性“耳背”，我爹的话他仿佛一句没听见。

“八张一百的，我用手巾包着，压在武侠小说底下……崭新的票子，我都舍不得用……”我爷爷对马社长说，他十分珍惜这个参与者，这个目击证人，这只瓮中之鳖。

“你再好好找找，是不是放在别的地方。丢不了的。”马社长不得不走近来，认真进入角色，“你老人家差不多一百岁了，以后莫打牌了，那等于送钱给别人，你明里送，别人还有个感谢，牌桌上送，只得一个‘哦嗬’喽。”

我爷爷听得清晰，呵呵一笑：“冇打牌哩，今年打得越加少了，身体不行了，活不得蛮久了哩。”

我爹心里躁得疼：“你啊，死也死得了，哪个有你享福？马老倌你不晓得，去年到今年，得空就翻出来说，每次都讲得像真的一样。”

我妈这时出来扯我爹：“你也是爱吵，晓得他老糊涂了，莫理他。”

马社长嘿嘿一笑，脱身走了。

我爹清清嗓子，吐了口痰，咽下待发的子弹，结束战斗。

我爷爷一个人留在地坪上，顿显寥落。

他望了会儿天，自语了一句：“哼，莫以为我不晓得，你这个女人家跟马社长搞尽了的鬼。”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听“特种兵”说要跟自己睡觉，刘一花圆规般单腿转了一圈，看了看天，望了望地，太阳粑粑发了糊，四周灰蒙蒙的，身上黏糊糊的，心里七上八下。六子还在那栋奇怪的建筑里，不晓得他吃饭没，喝水没，挨打没；刚到广州时，六子是被警察收拾过的。刘一花觉得他们在益阳的时候是鳄鱼，出来就变成了壁虎，突然小了好多倍，并且只配钻墙缝。刘一花见过很多男人，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地包天，反关门，斗鸡眼，孕妇肚……只有在这些男人面前，她才会变成鳄鱼，坐他们腿，灌他们酒，和他们调笑。

刘一花一时没辙，打算和“特种兵”谈谈。

“如果我不是处女，我会立刻跟你……”刘一花说，“但你知道，女孩子的第一次很宝贵，应该更美好一点。”

“你是处女？嗤……”“特种兵”冷笑了一声，“你要是处女，

我相信母猪会上树。”

“我家乡有一年发大水，一只母猪爬上了树，它活了下来。”
刘一花说，“骗你不是人。”

“你们那儿有母猪上树？哈哈……”“特种兵”大笑，并且越笑越厉害，索性蹲在一边笑了个饱，他站起抹着眼泪说，“这样吧，你要是处女，我不但不和你睡，还帮你把里边那人弄出来。”

“真的？”刘一花难以置信，“你说话算数？”

“我胡礼来从不骗女人。”“特种兵”很有闲情。

“胡里来？在我们那儿，胡里来的意思就是乱搞。”

“是礼貌的礼，你没发现我很有礼貌？”胡礼来其实也就二十多岁，而且越看觉得越小。

“嗯，我就是看你像好人。”

“拍马屁没用，怎么证明你是处女？”

刘一花眼珠子一转：“去医院。”

胡礼来说：“行，我要加筹码，如果你不是处女，你得陪我睡十次。”

“睡一百次都没问题！”刘一花满口答应。

胡礼来罩上头盔，踩响油门，车屁股喷出一股黑烟。

“上来啦。”胡礼来对刘一花喊。

刘一花犹豫，复看一眼封闭的铁门，跨上后座。胡礼来加一脚油，踩一脚刹车，刘一花胸前弹簧触底反弹，吓得自动箍住胡礼来的腰。摩托车鬼哭狼嚎，冲入街道，往医院奔去。

医生表情始终古怪，后来终于憋不住，说男的带女的来打胎的多，像你们这种验处女膜的，还真没见过。出于对女性的维护，医生劝胡礼来，不要太看重那张膜，女孩子心好，比什么都好。胡礼来讪讪地笑，这会儿显得挺幼齿。刘一花说是我自己要来的。医生瞟刘一花一眼，没说话，挥手叫她进里面脱衣等候检查。

刘一花敢来医院检查，胡礼来就相信她是处女，母猪真的上了树。

他读着走廊里宣传栏上的文字图片，暗自摇头咂舌，对女人这东西，他并没有表面那么老练。

他正仔细看女人子宫和卵巢的图片，猛地听见刘一花在里面号啕大哭。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真的没有男人碰过我。”刘一花的声音。

“哎哎哎，你别激动，处女膜不等于处女，裂了也不等于非处女。比如剧烈运动啊，阴道用药啊，塞入异物自慰啊，都可能导致这个结果。不过，我们可以帮你修补，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不要假东西，我也不会用它骗人。”刘一花夺过病历本，大步走出病室。

刘一花一直走到医院停车场，才转过身来，对紧跟身后的胡礼来说：“我见鬼了。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相信你。”胡礼来说。

“按之前讲好的，我陪你睡十次。但是，第一次还是要跟我男朋友。”

“你有男朋友？”

“不知是死是活，我们现在去赎他。”

“行，你欠我十次，”胡礼来踩响油门，车屁股黑烟翻滚，“事成之后，我要搞足。”

我正浏览网页，听见同事喊：“李小寒，有人找你。”

我站起来，目光越过一格一格的办公空间，看见刘一花，忽略那失魂落魄的样子，她出落得令我深感意外。

“小姨。”刘一花叫我一声，满脸是悲。

我以为她爹死了，心里咯噔一沉。我虽不喜欢刘芝麻，可他死掉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我把刘一花带到小会议室，给她倒了一杯水，发现她的身体微微发抖。

“出什么事了？”我问她。我和她不常见面，有些辈分差异之间的生疏与客气。

刘一花不得不长篇大论，把她和六子到广州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六甲这个名字，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将在两个月后改写制度，记入历史。

我对刘一花和街头混混儿的爱情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刘一花到广州混，我知道，丑话我早说在前头，不读书不上大学的，一律不介绍工作。我没想到面对刘一花会愧疚，在同一城市，竟然不闻不问，所以弥补似的问道：“你在哪里工作？都还顺利么？”

刘一花不答，继续说六子在街上被收容，从派出所到收容所，再到收容救治站的事情。

“……他死了。”刘一花戛然收尾，望着我。

“死了？”我对死亡一向敏感，精神为之一振。

“救治站的说他是心脏病突发……六子根本没有心脏病！”刘一花有点激动，“小姨，我从来不麻烦你，可是六子死得不明不白，你是记者，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

我仔细打量刘一花，孩子气的脸，深深的乳沟，这组合很分裂；她高挑，长脚长手，具备颠倒众生的祸水外貌，可惜腹中空空。当然我的观点错了，事实证明，男人对姑娘的智商不挑剔，他们要操的不是女人的知识与脑子里的智慧。

“的确蹊跷。先别着急，等我一下，我去找总编。”我说，搁下刘一花，去找喻书中。

喻书中判断这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六子的死肯定有问题。他谈到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不是对弱者的关怀，相反是对弱者的盘剥，对人权的侵犯。喻书中要我从死者入手，挖深点。“记住我的话，废除不公平的收容制度，也许就是从这儿开始，从《今

报》开始。”

我不怀疑喻书中的职业敏感，但觉得他这话过于理想，《今报》的自由有限，喻书中没少写检讨。

“医院的采访怎么办？”我问，“我老家死了两个，也许真的跟瘟情有关。”

“已安排毛新枝……”喻书中总能迅速理清思路，“小寒，看到尸体，你还会做噩梦么？”

“不，恰恰相反，我现在热衷于观察各种各样死得不明不白的人。”

我笑道。不想他担心。

有时候，我觉得我跟喻书中早已开始了爱情。

刘
一
花

我们打车前往救治站。刘一花说，六子肯定是被人打死的。

我问为什么。刘一花说，路明亮有个老乡那样，被打死的。六子身体很好，没有心脏病，从不感冒，连稀都不拉，突然就死了，肯定有问题。他们没文化，没后台，死就死了，谁管他，乡下来的亲人除了收尸，还能怎么样？她说她认识救治站的一个护工，叫胡礼来，他答应接受采访，现在那边等我们。

刘一花居然给我提供了线人，我想拥抱她，但我没有，这种方式太亲昵，我不习惯。我问她怎么认识胡礼来的。她照实说了。我身体一仰，说：“你真准备同一个陌生人睡觉？”我说完，猛然想起自己和叶赫那拉氏在一起时的放纵，羞得一塌糊涂。我想，我怎么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刘一花说，不管六子死没死，她都必须跟胡礼来睡十次。

我点头：“重诺是好的，但也不能拿身体作赌注。”

刘一花说：“除了身体，我还有什么？”

我哑口无言。

我觉得荒诞。因为刘一花的话，也因为刘一花这个人。仿佛做梦，她竟然是我的晚辈、亲外甥女，这么美，像匹小母马，和我一样在混复杂社会，像个哲学家。她姓刘，却继承了我那个美女祖先的凛冽冷艳，这令我暗生妒羡，想到我和她的血缘关系，又觉得该为她做点什么。几年前，我喜欢说教，见到刘一花刘一草，就叫她们多读书勤思考，讲理想树目标。她们左耳进，右耳出，对我敬而远之。

我问刘一花：“你没跟六子睡过？为什么？”

“睡觉最容易，”刘一花回答，“睡了就没了，就像糖果，吃了就只剩张纸。”

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我们一眼，看得出他有点兴奋，流露出一股参与谈话的欲望。

不想满足司机的意淫。我闭嘴，做出思考的样子。

很快到了收容救治站。刘一花指着那个穿迷彩、跨骑在摩托车上的黑肤男孩说，他就是胡礼来。

救治站门口停着警车。大门敞开。警察进进出出。他们在运走六子的尸体。

“是我报的案。”刘一花说，“我报完案再找的你。”

“你做得很对。”我暗自佩服刘一花的处事能力，“要小心警察被收买。”

“嗯。我不相信他们。我相信你，相信媒体。这几天我算是知道了什么是衙门，衙门里的人在干些什么。”

胡礼来踩响摩托车，停在我们面前，要我和刘一花上车，找个地方说话。

刘一花坐中间，我坐后面，两分钟后，我们停在一棵老榕树下。老榕树枝繁叶茂，全身挂着细密的根须，枝干苍老黝黑。胡礼来说了很多，比如他每个月工资不到两千，经常加班，半夜三更新人送进来，他得给新来的讲救治守则。他有一个七十岁的老母，身体不好，卧病在床。他一箩筐的废话中，只有一句有用，那就是六子进救治站当晚，他除了给六子讲课，还踢过六子小肚子两脚。他表示，刘一花欠他的十次睡觉，就此一笔勾销。

我对胡礼来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告诉我越多，对你越有好处。

胡礼来说，每个新人进来，都要挨揍，这是“过仓规”。

“仓规？”我有点迷惑。

“救治站管病室叫仓。调房叫调仓。”

“那被收容的人叫什么？”

“老鼠。”胡礼来说完就走了，他要回去伺候母亲吃喝拉撒。他踢过六子两脚，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骑出百米远又兜回来，扔给我一句话，“你去找护工头乔飞燕，他知道一切。”

我和刘一花重回救治站，警察已经走了，救治恢复平静，

大门紧闭，沉默无声。

一个小时后，我和刘一花又跑了收容所和派出所，天擦黑时结束采访。

刘一花失去了恋人，我感觉到社会的混乱。天气有点闷。

我请刘一花吃潮洲菜，我知道什么好吃。

“我们喝点酒吧。”刘一花说。

“哪种？”

“啤酒。”

“没问题。潮洲菜好下酒。”

我点了蚝、烧鹅、卤水、青菜、砂锅粥，四瓶啤酒。刘一花吃了两筷子，就说菜很淡，她要吃辣椒，辣椒炒肉。

“口味和口音一样难改。”我忍不住笑，喻书中带我来这儿时，我也要吃辣椒炒肉。

“你没有口音。你普通话讲得跟电视里一样。”刘一花说。

“我花了三年纠正过来的。想做好一件事，认真，花工夫，一般能成的。我敢打赌，你根本没有学普通话的想法。”

“我想学的。”

“对了，还没问你，你在广州做什么工作？”

“我说了，你更看不起我了。”

“说说看？”

“你先答应我，别骂我。”

“我又不是你妈。”

“……在东方明珠。”

“夜总会？”

“相信我，我是清清白白地工作。”

“谁会相信在夜总会工作的女孩是清白的？我信你，你爹妈信你吗？别人呢？”我猜到刘一花是在酒店或者娱乐场所工作，只有那些地方，需要青春和美貌。但是亲耳一听，仍不舒服。

“小姨，你比我大不了多少，咱们是同辈人……”

“哎哎哎，你喝高了么，我明明是你的长辈！”

“辈分是辈分，但我们算一代人，你不是也喜欢张国荣吗？他自杀，你还写了怀念他的文章。”

“你也读到了？”刘一花会看报纸，我有点诧异。

“碰巧哩。所以说，我们的区别只是，你读过大学，我没有。”

刘一花轻描淡写。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我想先混出点样子再说。”

“行，有出息。”这话我是由衷的，“你想混成什么样？”

“我的班主任老爱这么问。老实说，我到现在都没有答案。”

“大概说一下。”

“我想有自己的公司。”

“中国目前还不能合法开妓院。”

“李小寒，你再这样说话，我就走了。”刘一花对我直呼其名了。

“你脾气不小啊？”我故作严厉，内心却越来越喜欢她。
“你要是不放下‘长辈’的空架子，我们就没法说话，因为不平等。”
“好吧。”我被刘一花说服了，“我检讨。”
“六子的事情，下一步怎么办？”
“我必须想办法进收容救治站采访。”

孙湘西从香港回来，我姐溜出去找他。孙湘西给她带了一个廉价的发夹，似乎镶了碎钻，华光闪闪。孙湘西心里有她，我姐挺高兴，笑问他带哪个女人一起去的。孙湘西说哪有女人，开玩笑你也当真。我姐说就是有，我也不知道。孙湘西又从包里摸出两双袜子，结果带出一只避孕套，红包装的，掉在地上，很醒目。我姐捡起来，上面全是英文，不认识，她用手指搓捏了几下，感觉滑溜的。我姐明白了，脸慢慢变红，嘴里像咬着什么东西，到底没咬住，情绪跑了出来，是一头挺大的怪物，这怪物围着目标缓步兜圈，带着失望、鄙夷、痛苦，“随身备着这个，想得挺周全的”。孙湘西老手，这点小破绽难不倒他，他哈哈一笑，搂着我姐：“你看你说哪里去了……这不是想着跟你用吗？”这句话对我姐的智商产生了巨大的侮辱，我姐再蠢，也记得自己是绝育了的。她使牛劲推开孙湘西，后者差点跌倒：

“你哄小伢子？我们几时用得着这个？我们几时用过？”孙湘西依旧笑嘻嘻的：“莫急莫急，你听我解释嘛，这个东西不一样，带螺纹的哩，”孙湘西凑到我姐耳朵边，“你会很舒服的。”这话一下子摧毁了我姐的立场，她给了自己一点时间思考，心想也许错怪他了，也可能他真是想搞点情趣，他本来就是个浪漫的男人。孙湘西见我姐沉默，知道有转机，他很了解我姐的脑子里那条羊肠小道，不能同时处理两个以上的问题，只要其中一个占了上风，再加把劲，就能把另一个挤下悬崖。

孙湘西加把劲：“你还说我……你这几天，日夜里都跟刘芝麻在一起，我也不舒服哩！谁知道你们搞没搞鬼？”孙湘西转移目标，戳中我姐的软肋，我姐立刻着了他的道，毕竟孙湘西单身，而自己是有夫之妇，不觉有些羞愧，于是极力争辩：“他是病人，肋骨都断了几根，我伺候他累得要命，你以为我们那是度假？”孙湘西心里快活一笑，做出大度的样子：“你们要是搞了鬼，我也没办法，哪个叫你是他老婆哩。”我姐说刘芝麻现在这个样子，她什么也不能提。

孙湘西觉得避孕套的事儿摆平了，接下来想和我姐用用那洋玩意儿，巩固他的谎言。可我姐不肯，我姐一看到那红色的英文包装，被泼了冷水似的清醒过来，加之出来时间不短，该回医院，情绪乱七八糟的，毫无兴致。

“前一阵，你把一个中学老师搞怀孕了，有这回事吧。”我姐突然说道。

孙湘西愣了一下，脑子里极速转了一圈，有了对策：“嗯，是的，我本想跟你说，又觉得这是过去了的一段感情，没必要告诉你……我想你也不会喜欢听我说，我爱过另一个女人，我们谈了一年恋爱，她一直不肯离婚……你也知道，我是个老男人，我等不起。我和她本来是结束了的，她又来找我……我跟她见了一面，情不自禁，又做了一次，没想到就……”

“她为什么不肯离婚？”我姐对故事中的男主角有了同情。

“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懂你们女人要什么……她有孩子。”

孙湘西说道，“可能是我比他老公有钱，有文化……说到底，我还是被她耍了哩！”

我姐想了想：“你这是在骂我吧？”

“不是。哪能呢？我知道你的心，你不是她那样的人。”

“我是么子人？”

“你啊，本正、善良、朴素……长得也好看。”

“算了算了，我晓得我长么子样，你也莫拣好听的讲。”

“我就是觉得你好看，就喜欢你这样子的。你呢？”

我姐要走了，淡淡地回答：“我喜欢普普通通的，又老又丑都没关系，只要他不乱搞。”

喻书中给我弄到一张重要纸条，收容救治站的门乖乖打开，工作人员顺从，但很冷淡，里面气氛诡异。他们不允许我进仓，说有些精神病会胡来，对我不安全。我分不清医生、护士和护工，他们身份混乱，每个人身兼多职。他们像幽灵般，眼神飘忽，面无表情，回答问题像精神病一样毫无逻辑，一旦结束被访，立刻变成工蜂忙碌起来，剩下我像花丛中的枯枝，很突兀。

我嗅到一股腥臭味，热烘烘的臭味令人作呕。仓里静悄悄的。救治站压抑沉默。每个窗台外还摆着一盆绿萝，一看就知道是新买的。显然知道有人来采访，做了一系列布置，让救治站环境好一点，但是我能察觉混乱的底色。我采访了两小时，一无所获。问到乔飞燕，所有人都像低能一样，语无伦次，仿佛暗处有枪指着他们的脑门，一个个狠拍乔飞燕的马屁。因此我知道乔飞燕当过兵，身强力壮，前年招聘进来当保安，工作出色，

很快当上护工队长——救治站护工和保安是一个意思——大家对他心服口服。一个护士面有惊慌，叫贵州妹，是乔飞燕的女朋友，但她说她刚休假回来，什么也不知道。

走出救治站，铁门哐当关闭，我仿佛从关押鬼魂的监狱里出来，脑海里浮现接受采访的小鬼，他们嘴唇血红，牙缝里塞着丝丝人肉，顿觉背上凉飕飕的。突然一辆摩托车紧急刹车，车屁股搅起尘土和黑烟，胡礼来腾云驾雾，仿佛土地爷冒出地面。他说上车，我有事情告诉你。我们进了凉茶店，壁上两把风扇摇头晃脑，吹出热烘烘的风。我打开录音笔，两手握着冷饮杯给自己降温。胡礼来扔掉吸管，喝了几口芒果冰沙，表情像烫了嘴。

“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胡礼来，收容救治站的护工。才做三个月。”

“护工做些什么？”

“穿着迷彩服，随身带着塑胶警棍，防止病人闹事或暴动，也协助护士派药送饭。”

“收容的都是些什么人？”

“各种各样的人，收容所转来的。”

“都是病人？”

“不一定。有些不听话的，被送到这儿接受‘治疗’。”

“马六甲便是其中之一？”

“马六甲来的时候我正值班，他一进来就大吵大闹，劲很大。

那天正好有人放出去，他就喊救命。没多久，乔飞燕对我说，‘那边有个人太闹，待会儿把他送到 206 仓去，让他们玩玩。使劲玩，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反正打死也没事，这里死个人就像死只蚂蚁一样。’我把马六甲带到 206 仓，我也踢了他两脚，我是踢给乔飞燕看的。我不踢马六甲，乔飞燕就会踢我。他力气很大，一脚能踹死一条狗。我们都怕他。”

“仓里是什么样子？”

“十几个水泥铺位。给护工送钱的，当上仓头，睡靠窗的铺，负责打小报告。”

“打人的都是什么人？”

“也是收容所送来的，他们不愿打人，但叫你打，你不打，自己就会挨打，很惨。206 是专门打人的仓，打完了再调仓，叫你站着进来，抬着出去。”

“说说马六甲挨打的情景。”

“七八个人围住他。拳打，肘击，脚踩，抬起他来往地上摔。马六甲蹲在地上抱着脑袋，有人跳到他背上踩踩。马六甲跪地求饶。贵州妹试图阻止，被乔飞燕骂跑，他觉得打得不够狠，继续打。仓头说，保安交代的事不办好，大家都有麻烦，再打半小时。打完后，马六甲被抬到 208 仓。我从窗口看见，护工用警棍捅马六甲，马六甲由惨叫到呻吟，很快就没声音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查房，马六甲趴在水泥床上，脸是紫的，没什么气了，抬到急救室，很快就死了。”

我想象一个死人淤紫的皮肤，像地瓜一样。

电风扇叶片哗啦啦响。

“我已经辞职了，偷了一份材料出来给你。”胡礼来站起来，“其实……救治站是个监狱，没病也会关出病来……”

他把材料放我面前，没等我握手道谢，转身走了，摩托车轰鸣，车尾腾起黑云灰雾。

我立即查看材料，发现一组惊人的数据：救治站只有四位专业医生，开业一年多，收治八百多病人，死了一百多，没有注明死亡原因。

难怪乔飞燕说，这里死个人就像死只蚂蚁一样。

我打电话给喻书中，他说：“暴风雨就要来临。”

喻书中没回家。我写稿。他等稿。他说这篇报道出来，会有一场地震。这是喻书中的表扬。他脸上的两个酒窝，总在发生重大事情时出现，它们不甜美，相反郑重、多虑。即便如此，我仍有在他酒窝里裸泳的欲望，尤其是想到它们私底下也有不严肃的时候，心里小爪子挠。劳累没有削减我的本能，越累越渴望，真想写完稿子跟他来一下。——如果他愿意，他应该按我的要求行赏。

我胡思乱想时，喻书中接到妻子的电话，他说不要给他留灯，加班会是个通宵。

“留灯”一词就如一枚飞镖，嗖地戳中我欲念的靶心，凉

凛凛的。

数管白炽灯，照得办公室如太平间一样惨白。

喻书中在我身边，他就是一盏为我留的灯。所以我像所有在卧室里的妻子一样，心里温温和和的，做着日常的活计，我们都在准备一场战斗，只是战场不同，她们在床上，我在报上。

凌晨三点，我写完四千字的报道，喻书中审稿，仅修改了标题：《卑贱者之死》。

天亮时我们在小饭馆吃早餐，等着报纸上街。绿豆稀饭、鸡蛋、酸菜、小笼包。喻书中突然说起我二哥，说我跟李夏至一样，有股倔劲。自行车飞驰。穿黄马褂的送报员狠命地蹬。油墨香飘散。我的文字像蜜蜂满天飞舞。吃早餐的人陆续增多，话题不合时宜，我们闷声嚼包子。喻书中说肯定会有事情发生，我也不愿回家睡觉。回报社不久，电话就开始响起来，一个接一个，全是读者愤怒的声音，讲他们各种收容遭遇：一个中学生在街头迷路，被送去收容站，四天后他回到家，遍体鳞伤、语无伦次；两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在收容站被老鸨“购买”，被迫卖淫；一个年轻女人向警察出示了她的暂住证，对方随手撕碎证件，将她拘禁，在收容站的人体仓库里，她被一群饥渴的男人强暴……

网站文章点击率迅速攀升。到处都在转发。

十点钟，喻书中急召编辑部开会。

“上面刚刚下了指示，叫我们停止报道马六甲一案。”喻书中直奔主题，“《今报》现在的处境，大家都知道了。我想，

就算暂时没法刊登关于马六甲的文章，我们还可以报道其他类似的收容案件；就算禁止《今报》报道其他收容案件，我们还可以抨击收容制度本身。总之，继续质疑、抨击收容制度，直到它废止。”

“收容制度原本是帮助无家可归的人回到家乡，却被警方搞经济创收，等于授权警察绑架公民加以勒索，这是黑金政治。”副总编说道，“但这个制度存在二十年了，我们一份小报不可能撼得动。”

“手中有剑就得亮，不能让它生锈。”喻书中说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就做那只小蚂蚁。”

“喻总，收容制度牵扯到很具体的利益，广东有个收容所五年赚了四百万，割这块肥肉，就是给我们自己树敌。而且我们已经收到两次警告了。”编辑部主任提醒。

“一份好报纸，应当倡导社会进步。”喻书中说道，“也许，每一次警告，都是我们值得骄傲的污点。”

气氛有点凝重，喻书中开始讲故事，讲李夏至和他们那一代人，新来的小记者惊掉了下巴，他从来不知道他的国家发生过那样的事情。

“报纸存在的意义，应该与大众的权利与福祉相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总得做点什么。”喻书中一番话使气氛渐趋热烈，大家摩拳擦掌，一群普通的编辑记者，像和平年代的军人，突然有荷枪实弹上战场的兴奋。

“那时候是丢命，现在咱们顶多丢饭碗。”小记者做了最坏的打算。

“李小寒继续采访马六甲家人，有没有问题？”喻书中问我。

“没问题。”我说，“都是益阳人，用方言采访，容易沟通。”

毛新枝推门进来，面色兴奋：“喻总，在疾控中心采访到一例疑似 SARS 死亡病例，报不报？”

喻书中差点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调整了一下坐姿：“正好讨论一下，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首宗病例，我们将是第一波报道 SARS 的媒体。”

“但是，上头有统一的宣传口径，如果我们……”

“对，两件事加在一起，《今报》太扎眼了。”

等正反意见各种顾虑统统倒倾完毕，喻书中问道：“驯兽员的鞭子是什么做的？”

“普通材质。”

喻书中又问：“野兽为什么会怕一根普通的鞭子？”

“怕饥饿惩罚。”

“怕鞭子抽在身上很痛。”

“……”

“不对，”喻书中微笑，“因为野兽失去了自由和野心。”

肖水芹攒钱不要命，她长成一匹布料，脑袋生出线丝，双手是剪刀，两脚连着缝纫机脚踏板，她的声音和缝纫机的声音融为一体，迅疾，有事说事，仿佛提防随时会被针尖扎手。她有时感觉小腹胀痛，忍着，忍不了就躺一会儿，手里继续缝纽扣，李线线跟庄稼似的长得飞快，时间耽误不起。

有天晚上，肖水芹和李顺秋在床上读存折，李顺秋看着蜗牛般攀爬的数字，闷闷地说：“线线能考上国内名牌大学也挺好，不一定非得喝洋墨水。”肖水芹果断地合起存折：“线线她也想出国，你就别操心了。”

我大哥明白肖水芹的意思，他只管去挣钱交给她，其他事不用插手。李顺秋心里别扭、落寞，但也无从反驳，打肖水芹嫁进门起，她就掌控了家里的一切。李顺秋已经习惯。他承认她是个好舵手、好水手、好海洋专家，她战胜了无数鸡零狗碎

的日子，他们这艘大船，很快会泊进理想的港湾。

按照目前的进账速度计算，到李线线出国上高中，钱还算有谱，只是爹做牛娘做马，松不得气。李顺秋想不明白，深呼吸一口，转过身去睡了。肖水芹扳过他的身体，跟他商量，她说有家农家乐餐馆自己有菜地和鱼塘，需要能干的人打理：“种菜自由，又是你的强项，晚上捉田鸡，两边不耽误。”我大哥嘟囔一句“不知道吃得消不”，没有发表意见，他知道说也没用。肖水芹只相信实践结果，即便他累趴了，倘若他是个雇工，她还不会全信；但他是李线线的亲爹，不至于不尽全力，那时她自然会相信，他李顺秋是真的吃不消。

我大哥转身睡了，过了片刻，又抬身问谁开的农家乐。肖水芹说，不知道，一个“老顾客”介绍的，管他谁开的，给你发工资就行了。我哥觉得有道理，吃鸡蛋没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于是一夜无梦。

我哥在农家乐种菜，三五天回来看一眼，干得挺快活，性格开朗了，话也密了。肖水芹说，看来那儿的服务员不赖。我哥说都是些老堂客们。肖水芹说我不信没个像样儿的。我大哥说像不像样与我无关。肖水芹说那就是有像样儿的喽？我哥说你要是不放心，我就不干了。肖水芹说：“逗你玩呢，谁看得上你这种病恹恹的老男人，还……”不小心说出心里话，肖水芹猛然止住，打了几个哈哈试图掩盖。我哥也不上脸，缓缓补充道：“是啊，还是个劳改犯。”肖水芹说：“不许你这么

说自己。”我大哥说：“事实就是那样。”肖水芹说：“我不喜欢听！”我大哥看着她：“我就是个劳改犯，你嫁了一个劳改犯。”肖水芹捂我大哥的嘴，捂不住，揪得他歪嘴眼斜。我大哥身体不动，嘴里重复那两句话，好像中了邪。肖水芹急了，一巴掌扇过去，李顺秋闭上了嘴巴。

结婚多年，他们第一次红脸。

肖水芹月事不准，过十天没动静，到医院一查，有喜了。肖水芹在走廊里坐着，思前想后，很快做了决断，私自堕了胎，睡了半天，起来继续工作。过了一个月，肖水芹身上仍不干净，失血过多，渐觉四肢无力，嘴皮泛白，瘦了十几斤，走路偏偏倒。实在扛不住，去了医院，医生说血漏不止，疑似肿瘤。肖水芹顿时乱了阵脚，一连几天惶惶不安，裁衣算错尺寸，剪坏布料，她想大哭，依偎李顺秋，在他怀里放个长假，天塌下来让他去扛。

取诊断书那天，肖水芹感觉自己像只青蛙，一路上随着心脏一蹦一跳，蹦上医院的台阶，蹦过大厅、走廊，蹦到凳子上，腹部起伏，鼓着眼睛面对医生。这是个颜色深暗、嘴皮肥厚的女医生。

“情况不太好。”女医生拉开肥厚的阀门，五个字像玻璃球一样滚出来，轻轻擦过桌面。

“你尽管说，我有心理准备。”肖水芹没吭声，青蛙呱呱叫。

“的确是绒毛膜癌。”七个玻璃球挤成一排，“这种病比

较少见。”后七个又挤走了前七个。

“到底是什么东西？”十九个玻璃球闪着奇异的光，肖水芹有点眩晕。

“这么说吧，绒毛癌，就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一般继发于分娩或流产之后。”

一堆拥挤的玻璃球，让肖水芹意识更混乱。“我还能活多久？”溺水者垂危总是本能地抓住什么东西。她要算笔账，死前能赚多少钱，离李线线的出国费用差多少。

“放心，死不了。”女医生揭开杯盖喝了口水，肥厚的嘴唇经水一泡，更显蓬松，她伸出舌头舔一下嘴角，说，“慢慢治，得要个两三年。”

肖水芹松了半口气，青蛙肚皮瘪下来：“怎么治疗？”

“马上住院。家属在哪儿？”女医生傲慢，两片厚唇几乎要遮蔽脸面。

“我先回去和家人商量。”肖水芹仿佛击败的母鸡，耷拉着翅膀转身走了。

从存款里往外扒拉钱，对肖水芹来说，比死更坏。等家里那堆衣服完工，结了钱，正好能凑足六位数。她原本打算到那祝贺一下。肖水芹顺着墙根，来时还能像青蛙一蹦一跳，现在全没力气，感觉自己变成又肥又丑的蟾蜍，在地上蠕动。她走走停停，终于在一棵无人的树下哭了起来。

我姐照顾刘芝麻，趁机冷落孙湘西，她想清白了，孙湘西固然有好，本质却是花花公子，靠不住。尝了别的男人，我姐觉得刘芝麻更讨嫌了。刘芝麻八成病，装了三成，拣这机会使劲治我姐，她尽本分去做。刘一草来医院，嚼着泡泡糖，吹出卵脬大的泡，泡泡叭地炸开，糊了一嘴。她用舌头卷回去，边嚼边说：“爸，你是不是想用苦肉计把我妈留身边？”刘芝麻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唾出一口痰。刘一草又说：“你别拴着我妈，你要真残废了，我和刘一花会照顾你。”我姐连忙制止：“你这砍脑壳的，赶紧回学校去，莫在这里胡说八道。”刘一草也没打算待下去，她说：“妈，我们都是女人，我肯定帮你。我爹他凭什么找你要十万块钱的离婚费？我都觉得丢人。”我姐苦笑：“你这是帮倒忙。”刘一草对刘芝麻说：“爸，你要是再为难我妈，我和刘一花都不会理你，说到做到。刘一花为什

么没回来？她已经在生你的气了。”刘芝麻露出势单力薄的可怜相。我姐边推刘一草边骂：“走走走，你这砍颈根的……”，心里却特别欣慰，看着刘一草下了楼，还微笑着趴在窗边，想再目送一程。于是她看见刘一草走出大楼，一个男生迎向她，俩人手挽手走出院门。

包工头的医药费一到账，刘芝麻就要出院。我姐不愿回乡村，对孙湘西心灰意冷，离婚愿望不再迫切，得过且过，她同意刘芝麻留下挤一张床。刘一草的警告管用，刘芝麻对我姐说：“我一定好好待你，在城里干点小买卖，攒钱买个小房子，再也不让蚂蝗叮你的腿。”结婚多少年，刘芝麻没说过一句贴己的话，如此轻轻一喷，我姐就哭得稀里哗啦，陈年旧事一箩筐，数落到口干舌燥，云散天开，身体也渐渐轻盈起来。不免心里琢磨，和孙湘西断了，必须辞掉茶馆的工作，看见孙湘西，她就做不了自己的主，不能让这花花公子继续乱了方寸。我姐抽闲去了茶馆，正好碰见孙湘西在喝茶，边上坐着一个母的，端着装着，母仪天下，孙湘西一副讨好相，显然还没拿下这女的。我姐嘴巴一嘬，掉头就走，茶馆老板叫住她。孙湘西也大方地喊：“哎，李春天，来来来，喝杯新茶。”屁股却没从那母的边上挪开。

我姐停在门边，对老板说：“我想多请一个星期的假。”

老板回道：“没问题，只管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再上班。”

我姐她突然决定留在茶馆，至少不能让孙湘西在茶馆的地盘上有胡搞的机会。她压着醋火，死拧着脑袋不去看孙湘西，

心里既恶心又难过。

离开茶馆半里地，感觉又乱了套，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一路走，一路想，远远看见“美丽裁缝铺”几个字，心里生出对肖水芹的羡慕，羡慕肖水芹安居乐业，自己却像浮萍，身体和感情都在荡。我姐恍恍惚惚走进裁缝铺，没有机关枪嗒嗒嗒扫射的声音，里面静悄悄的，肖水芹坐在椅子上缝纽扣，脸上瘦得颧骨都露出来了。

我姐问：“你生病了？”

肖水芹说：“祖宗菩萨坐得高（方言，祖宗保佑的意思），死不了，难得好，不晓得要花多少钱。”

我姐说：“身体要紧，莫管钱不钱的。么子病？”

“绒毛癌，十万分之一的发病率。比中六合彩难得多。”肖水芹说。

我姐不懂，问哪个地方的绒毛。肖水芹像医生那样复述了一遍。

“你该生下来，兴许是个男孩呢。”我姐觉得可惜。

肖水芹说：“你是女人，怎么也重男轻女。”

我姐说：“大家不都这么想吗……”

肖水芹面容虚弱不堪，这丝毫不影响她的眼睛里射出怜悯之光，不过疾如闪电，我姐根本察觉不到。

“线线她爷爷要是知道了，准会骂我。”

“你幸好不是他的女儿。否则也会像我那样，天天拜神咒

他。”

“春天，千万别记父母的仇。”

“当年实在没出路，只好嫁给刘芝麻……做牛做马，最后还是个烂摊子。”

“换个角度想，你有刘一花刘一草这两件小棉袄，收获也不少。”

“哎，女大不由娘。等李线线长大，你就知道了。”

“她啊，她现在就开始调摆（方言，意思是吩咐、安排）我们了。”

谈到女儿，气氛柔和，肖水芹和李春天脸上同时有了笑意。

我大哥回家，晚餐已备好，剁辣椒烧泥鳅，辣椒圈炒通菜秆，香煎腌鱼，炸辣椒，都是他爱吃的。他脑子转了一圈，确认不是生日，也非结婚纪念日，心里忽生警惕，同时深感不安，自己何德何能，劳烦肖水芹做出一桌几近谄媚的菜——她且在病中呢。我大哥智商不低，只是从监狱出来后，智商机器似乎锈住，遇到特别蹊跷的现象，还是会嘎嘎作响，锈片跌落，露出钢铁明亮的底子。

我大哥很快抹掉前两种感觉，愉快地面对佳肴。他不会扩展情绪的领土，习惯在不超出肖水芹裙裾的幅度里喜怒哀乐。

“线线呢？”他问。

“去乡下了。”肖水芹说，“他们一到周末就望（方言：盼望的意思）她回去。”

“人老了，就只剩这点盼头了。”我大哥讽刺中带点怜悯，

“其实他们谁也不心疼。”

他摆好筷子，添了两碗饭。

“你跟春天一样，记父母的仇呢？”肖水芹坐下，端起饭碗，“乡下孩子，哪个不是牲口一样长大？”

“春天这一世都摆脱不了阴影，就算表面做得很好，心里肯定还是过不去。”我大哥对一切无能为力，有些惭愧，“刘芝麻又是个混账东西，搭帮（方言：幸亏的意思）刘一花刘一草心里有娘。线线也是老护着你，要是你再生一个，那我就更势单力薄了。”

肖水芹原本琢磨怎么来谈自己的病情，没想到我大哥抛出了绳索，她索性抓紧了荡过去：“那是啊，所以我堕掉了。”

我大哥当她说笑，筷子夹住一条泥鳅，塞嘴里抿嘴一嗍，拖出一副完整的泥鳅骨架。

“我现在的病……就是这次堕胎引发的。”肖水芹知道瞒不住，不如亲口告诉他。

“你堕了胎？”我大哥问。

“嗯。我知道你们都想我再生个男孩，我不想生……”肖水芹找不到好的措词，“当然，我至少应该跟你商量一下……我相信你会支持我。”

我大哥闷了几秒，又夹了一条泥鳅，抿嘴嗍吸，缓缓拖出另一副泥鳅骨架。

他记得很清楚，最近两个月，只和肖水芹睡过一次，五分钟，

射在外面。

“我现在得了癌症……”肖水芹接着说。

骨架从筷子里滑落，我大哥如梦初醒：“癌症？！”

“死不了，早期。”肖水芹死字当头，想用狠话堵住李顺秋和她探讨什么，比如那次体外射精能否导致怀孕。

我大哥说：“住院吧，钱可以再挣。”声音似乎还没睡醒，他还在抠挖记忆，是不是哪晚半梦半醒中做过什么。生病后医生告诫禁欲，他心里清汤寡水，身体淡漠无情，但也难说有什么意外。

“我……是不是半夜三更糊里糊涂地……犯过什么错误？”他问得很小心，仿佛在做检讨。

“李顺秋，你什么意思？我都这样子了，你能不能像个男人？”

肖水芹立刻发作，还下了泪。也搞不清这眼泪的含意，觉得无计可施，只好哭。她在演戏，她感觉羞耻。她后悔和“老顾客”干了那一场，当时她像个小姑娘，头昏目眩，找不着北，甚至忘了提醒“老顾客”，她在排卵期。“老顾客”正当壮年，大约认为中年妇女有经验，兴许还上了节育环，于是将千万脱缰之野马轰进肖水芹的地盘，嘚嘚的马蹄声告诉她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我大哥不说话，继续嗍泥鳅，面前堆起一堆骨架。

“我住院，线线怎么办？叫你妈妈上来照顾一阵？”肖水

芹说道。

我大哥“嗯”了一声：“我明早回去接她们。”

“别让爹知道我的病。”肖水芹的意思是别让我爹知道她堕了胎。

“我妈晓得，我爹就不会不晓得。”我大哥说。

李
小
寒

消息有翅满天飞，全国沸腾，制度大讨论，学者联名上书，
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检查。

喻书中办公室里烟雾笼天，他猛劲儿抽，好像烟的尽头藏
着解决办法。

淡雾笼罩的山脉，隐隐约约，表情模糊。
我在门口进退两难。喻书中挥赶眼前的烟雾，说他正要找我。
我们在茶几边坐下。他泡了一壶黑茶。墙上多了几张老照片。
喻书中的大学年代。我二哥在其中。他们的气质跟现在的大学生
不同，区别像唐朝和清朝一样明显。才十几年工夫，仿佛就
变更了好几个朝代。

“有一次，李夏至带了一块黑茶饼，比砖头还硬，用钉锤
才能敲散。”喻书中一边倒茶一边说，“喜欢你老家的黑茶吗？”

“对茶没讲究，能解渴就好。但我不喜欢男人穿横条 T 恤，

尤其是宽横条。”

喻书中看了看自己的衣服：“细横条还凑合？”

“横条 T 恤挑人，要么穿着洋气，要么土鳖。你穿着也就是介乎洋气与土鳖之间。”

“城乡结合部？”

“城乡结合部稍偏城镇一点。”

“同一娘生的，夏至比你厚道。”喻书中笑道，“不过，夏至对时局的批判，就像钉子敲进骨关节。”

小时候，二哥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的话就是一串子弹，嗖嗖嗖嗖专打坏人。他不会想到自己后来的结局。

“你不是戒烟三个月了吗？怎么又抽上了。”相比死去的二哥，我更关心活人喻书中。

“抽烟的确不能解决问题。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一个？”

“坏消息。”我说。

“刚参加了一个会议。马六甲一案，我们成了肇事者，被批得狗血淋头；首例 SARS 报道，惹了大麻烦，我可能会调岗位，《今报》也可能变成行尸走肉。”

“马六甲之死，罪犯归案，我们给一个普通人找回了公正；我们率先冲破了 SARS 报道禁区，也算功德圆满。”

“还有……他们点名要求解雇你。”

我一愣，随即乐了：“没想到我一虾兵蟹将，也能入他们

罗网。荣幸啊。”

“我不会解雇一位优秀的记者，除非他们有解雇你的正当理由。”

“他们做事，哪需要正当理由。”

“我在，你便在。”喻书中说。

我立刻想起一句战争台词，“我在，阵地在”，差点脱口而出，“我是你的阵地，可你从没在这块阵地上战斗过”，并且随之发现，我已经蛮久没有男女之事了。

仰头灌下小杯黑茶，压下所有的胡思乱想，“说说好消息”。

“好消息是，中央领导已经关注马六甲之死，收容制度废除在即。”

我屁股打滑，相当震惊。

“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是新华社通稿。”喻书中递给我一份资料。

“新任总理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废除收容制度，并且决定立刻实施。”

我读到标题。

“全国七百多个收容所统统关闭……”他说。

“你成功了。”我说。

“我们成功了。”

“我们应该在床上庆祝。”这话我没说出来。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斗，医护人员也会感染 SARS 死亡，

我们需要勇敢的记者。”喻书中说。

“在阵地一天，就工作一天。我去。”

“答应我，千万小心。”

“要是被隔离了，你给我送麻辣小龙虾。要是牺牲了，你给我写碑文。”

这当儿我接到叶赫那拉氏的电话，收容制度废除，她祝贺我们报纸干了一件大事，因为咳嗽，她现在小汤山 SARS 隔离区，唐林鹿戴三十二层口罩来看她，祸兮福所依，她终于有时间静下来读《金瓶梅》了。几件事她说得层次分明，最后问我性生活怎么样。

我瞥了喻书中一眼，说正在重读《霍乱时期的爱情》。

“唐林鹿老夸你们喻总编，没试试他那话儿？”

“《霍乱时期的爱情》确实比《百年孤独》好。”

“我特想知道有理想的青年淫不淫荡。”

“《百年孤独》里的人名太长。”

“你丫不方便说话？”

“行，下次给你谈读后感。”

连续三天去医院采访，第四天开始咳嗽，轻微头痛，夜里加班时突然发起高烧，我心里訇的一声，塌了墙。SARS 找上我了。我想，我要死了。我还没结婚，没生孩子，没有正儿八经地尝过恋爱，这样去阴曹地府，会遭小鬼奚落。我吓得要哭，强装

淡定，前几天刚获报社表彰，不能丢脸。去医院的路上跟同事开玩笑，如果我死了，请大家常烧麻辣小龙虾给我，阴间的口味肯定不地道。我想象喻书中“急得黑了冠子”的样子，胸脯起伏的频率和幅度与平时明显不同。他穿细横条 T 恤并不难看。两个酒窝各值一百万。——如果我有钱的话，我愿意出这个价。

我觉得我不是 SARS 症状，很多事情临床反应相同，但病因各异。是相思让我发高烧，积郁成疾，压抑生恙。我的病，只消喻书中抱住我，热吻即可退烧，若得一宿缠绵，定能脱胎换骨。

发高烧时思维活跃，脑海里很多腾云驾雾的神话，主角总是喻书中。我不想死，怕阴间害相思像火上煎烤。内心焦急万分，为了防止失态，于是睡了过去。醒来时，一眼看见巨大的花篮，挂着对联，跟追悼会一样。我想我真的死了。几个穿太空装、戴氧气面罩的人围上来，我以为天堂设在月球上。直到他们跟我说话，才明白我在人间病房，有过一阵昏厥，送进来的时候，浑身打冷颤，皮肤烫得能煎熟鸡蛋。

后来喻书中来了。透过重症室玻璃，我看到他在和医生交涉，他拒绝穿太空服装，连口罩都不愿戴。医生叫来了另一位医生。他们继续聊。医生垂头思考，很庄重。一个医生举起瓶罐，朝喻书中喷雾剂，仿佛他是只害虫。我看一只虫子在杀虫剂中晕头转向，倒地毙命。我想笑，眼泪却流了下来。

大昆虫没有被雾剂迷倒，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坐着，看着我。

“想吃什么？”他问。

“吃你。”这话我没说出来，只是抹了一下眼角，自己笑了。

“你现在很红呢，医生说你不接受采访。”

“留着自己来。”我貌似乐观。

“对，没有比李小寒更合适的记者。给你一整版，放开来写。”

喻书中说。

“你这算以权谋私么。”喻书中的话让我猜想我的病情严重，时日无多，自我采访将成遗作。

“我倒想为你谋点什么。可你总能自己谋到。”

“我谋不到我想要的。”我想象弥留之际的表白，挤迫泪腺，十二条管道开排泄洪，如果我是诗人，还要背诵一首情诗，在他耳边回旋，一辈子挥之不去，他在这隐秘的、深刻的、悲伤的爱情中柴米油盐，而妻子永不知晓。

喻书中没有发问，证明他知道我言外之意。病中人和醉汉一样，无所顾忌。要死了，倒掉所有的人生垃圾，卸下灵魂的负担，轻松做鬼。

“有的东西，千方百计谋到了，很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
他到底是个过来人。

“也有另一种可能。至少弄清楚了。”我说。

“好吧，你是真理部的。”他不和我辩。

“真理部可是专门制造假新闻的。”我不放过他。

“乔治·奥威尔的真理部早倒闭了。”

我们无声笑了，病房一样惨白。

“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一个？”他问。

“坏消息。”

“他们在想办法让法院收拾《今报》。”

“被告席上站着杰出的罪犯，伟大经得起审判。”我说。

“刀子不会扎向石头，他们知道该剜哪儿。”

“我们有经济问题？”我问。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全世界都看着，他们干不成偷鸡摸狗的事。”我说，“好消息呢？”

“好消息是，新闻部的同事在等他们的新主任李小寒上岗。”

这个时候任命，仿佛追加烈士，加重了我心中的不祥——我要死了。

五六平米的单间，由仓库改造，没有厕所，没有厨房，一扇小窗透进微光，租金每月一百。我姐在墙上糊了一层报纸，屋中间扯根绳子晾衣服，添置锅碗瓢盆、电磁炉，小麻雀五脏俱全，做饭时节锅铲子直响，炒辣椒呛得邻居咳声连连，好歹人间烟火。偶尔有笑声像鸟从笼子里扑出来，落上树梢。邻居来串门，问东问西，都是乡下人，自然亲近，一来二往，很快了解了什么本钱少，什么最赚钱，什么风险大。刘芝麻血流了，工钱也拿到了，身体恢复了，积极筹划新生活，决定卖烤串，先拜师学艺。

我姐在茶馆继续工作了一阵，孙湘西没再搭女人来，自己也很少光顾。我姐守着茶馆这块地盘，赢是赢了，未免无趣。城市这么大，少不了孙湘西鬼混的地方。不久刘芝麻学成，掌握烧烤流程，备了炉子木炭，我姐辞了茶馆的工作，打算一起

卖烧烤。辞职那天，孙湘西正好来茶馆找我姐，要带我姐去江边吃活鱼，也不提他杳无音讯的日子，干了什么混账事。我姐说：“短信没人回，电话没人接，我以为出人命了。”孙湘西说：“你什么时候找我了？”他忙不迭拿出手机，双手一摊，“噢，前些天手机掉马桶，才修好，所有资料都丢了。另外，我去了趟北京。”我姐说：“找别人补你这临时‘档期’吧，别再找我，我老公打起人来，不长眼睛的。”孙湘西故作愤怒：“他又打你了？”我姐无声一笑：“你这么白白嫩嫩的，他一拳头过来，怕你会变豆腐渣。”孙湘西开始明白我姐的意思，一时难以相信她会丢下他，他一直以为我姐死心塌地，任他糊弄。

“春天，如果你后悔了，任何时候回来，我都在。”

这类表演，我姐多次观摩，不再兴奋。

幸好有刘芝麻挡驾，否则孙湘西不易摆脱。——不是他多爱她，而是被一个乡里女人抛弃，没面子。

回家路上，我姐大口吐气，几次想哭，眼泪硬逼了回去。

刘芝麻正在做竹签烤串，盆盆筐筐围了一圈，一个人干得热火朝天。

“这么快就出摊？”我姐问。

“今天电影院有大片，人多，咱们先弄一点试试。”刘芝麻连地盘都考察好了，不愧是跑过江湖的。

我姐找条凳子坐稳，着手穿韭菜、蘑菇、鸡胗、板筋、羊肉、馒头片。

“很多人用老鼠肉、死猫肉刷牛尿冒充羊肉，咱们必须实打实，少赚点，先把口碑做起来。”刘芝麻会做市场调查，是个天才。

我姐说：“钱要赚得心安，夜里睡得踏实。”

“嗯，口碑做起来了，积点本钱，咱们盘个小铺面，你当老板娘。”刘芝麻做长远计划。

“你这人，一搞就想搞大的，先莫发白日梦，不折本就好。”我姐怕刘芝麻热过头，泼了点凉水。

“怎么会折本？一块钱一大把韭菜，起码穿二十根竹签，五角钱一根，你算算，卖多少钱？”

“就怕没人吃。”

“怎么会？地上到处都是竹签。”

我姐想了想，有了信心，手下更麻利了。

黄昏时分，我姐和刘芝麻用板车拉着一堆杂碎，在电影院对面燃起了炭火。淡烟起舞。一群小学生成了烤摊首批顾客。

刘
一
花

六子案很快结了，主犯乔飞燕枪毙，判了多个，撤职一批。刘一花不再找我。她胚子好，不会电脑，不懂英语，没有一技之长，还有哪儿比夜总会更合适？想象她在工厂流水线上令对方蓬荜生辉，除了老板厂长总管之类的性骚扰之外，青春大体黯淡，没几年就被玩弄成渣，更加遗憾。修成正果的好运气，不大能降临到这类除却姿色，一无所有的天真姑娘，她们天生是物。

我没管刘一花，一棵植物，必须按自己的方式成长。

欠情还情，君子重诺，刘一花的江湖注定不平凡。她主动联系胡礼来。没有狮子会放过眼皮底下的林鹿，胡礼来只犹豫了几秒钟，就腾云驾雾地来了。刘一花早就算过，如果第一次给胡礼来，超过了十次报酬的价值，胡礼来那儿又不设找零，况也找不开的。于是想办法和别人先睡了一觉。那是个白人，三十来岁，不会说中文，很绅士，不像中国男人，在姑娘身上

胡摸乱捏，猥琐调笑。他叫麦克，长得也像《教父》里的麦克。让一个外国人带着她的贞洁漂洋过海，满世界走动，像带走一个永不谋面的女儿，挺新奇。刘一花选中了他。麦克在床上待她像恋人那样温柔。没有说话。没有噪音。连高潮部分也寂静无声。像一场与病魔的搏斗，隐忍，且苦不堪言。事后麦克倒了两杯红酒。刘一花动不了，觉得身体被撕成了烂布条，迎风飘舞。躺了半小时，望一眼枕边的钞票，勉强起来，穿衣梳头，果然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在麦克这里存下第一次，她很安心。她没拿钱，走时还说了句谢谢。

打的士没零钱，要去小卖铺买瓶水化开。刘一花做的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她解放了，如释重负。

胡礼来直接把刘一花载回家。他家两层楼，门口一片香蕉地。屋子里是他妈的咳嗽声。他的房间在楼上，衣物凌乱，充满常年靠打飞机度日的气味。刘一花边脱衣服边说：“分十次，还是今天全部做完？”胡礼来说看情况。刘一花躺下说：“做完算了吧，路远，省得跑。”胡礼来扑上去没两下就叫了。十分钟后又来了一次。这次比较节制，细嚼慢咽，甚至诱引刘一花的配合参与。第二次完后，他决定将余下的存起来，免得一次吃撑了，下次就得饿肚子，但终究没忍住，一不小心用了五次。

刘一花竟然来了高潮，她对此既诧异，又鄙视，高潮使关系变了质，这已经不是还人情了，她不应该这样，这是对六子的亵渎。

可是刘一花身体很舒服，十次之后，继续跟胡礼来往来。胡礼来对他妈说，刘一花是他女朋友。他妈高兴得直犯哮喘。刘一花有时还带些小礼物给他妈。他妈很满意，催他结婚，以便死前喝到儿媳妇的茶。胡礼来就跟刘一花说，刘一花不想结婚生孩子，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胡礼来说撇开他妈的想法不谈，他会等她，他对她的感情很深了，非她不娶。

这是威胁，刘一花心有警惕。

刘芝麻摆好摊，扇旺炭火，火星迸溅。我姐打下手，拿出调料，撑开小马扎，腰间瘦瘪的钱包，到半夜收摊时会鼓起来。

两公婆边忙边聊。我姐说：“刘一草摸底考试第八名，说不定咱们家要出个女大学生。这个砍颈根的，看着不用心读书……再用点功，还不像李小寒一样考到北京去了。”刘芝麻更在意烤串：“盖着点，都摆出来会落灰。”我姐用纱布盖上烤串：“落点灰怕什么，看得比你的命根子还重。”刘芝麻说：“落灰影响口味，益阳地方卵脬大，不好吃，下次不会再来了，更不会带人来。”我姐当然同意，她只是想说说刘一草，早恋，不学好，有一次还看见她抽烟，早点考到大学去，也就由她为非作歹了。

刘芝麻看得开：“管不到的事，就别管了，等她嫁了人，生的孩子也不姓刘，一年到头见不着面，跟咱们还有多大关系？

父母就是一房远亲，甚至连远亲都不如。”

我姐想想自己和娘家的关系，可不就是刘芝麻说的那样么。

两个年轻人光顾，点了一堆烤串，还要喝啤酒，我姐起身去小卖部给他们买。几分钟后拎着啤酒回来，烧烤摊仿佛野马撞过，炭火星子散了一地，小马扎甩出老远，两个年轻人在帮着拾烤串。

“怎么回事？”我姐惊问。

“城管来过了。”刘芝麻说。

“他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把东西掀了一地。”我姐弯腰拾烤串，那是捡钱啊。

“他们说下次再看到我们，就不客气了。”刘芝麻把炭火钳到炉子里，转头对年轻人说，“我烧的都是无毒环保炭。羊肉串绝对货真价实。我要是不在这里，就在附近，反正在这一带打转。”

年轻人甲说：“你们最好是有人望风，看见城管的车，赶紧收拾撤退。”

年轻人乙说：“烤串最好藏起来，万一来不及，损失小一点。有时他们会连炉子带烤串全部端掉。”

甲说：“对，学会与城管玩猫捉老鼠，才能成为优秀的烧烤游击队员。”

烤串好吃，他们表示还会再来。

听了年轻人的话，我姐和刘芝麻每到一处，先将烤串筐藏在灌木丛中，有人要就去取。小马扎，炭炉，调料罐，刷子，都不值钱，毁也无大碍。我姐负责取烤串，收钱，兼望风。天气将热未热，夜幕如绸，绣着星星，炭火淡烟愉快飞散。这样融洽安逸的夜晚，我姐并没有放松警惕，放眼一望，成了本能，以至于不卖烧烤时，也要习惯性地放眼一望。他们多次成功躲避城管，毫发未损。刘芝麻每次和别人吹嘘，描述得惊心动魄，仿佛他和他老婆是身手敏捷的武林高手，烧烤侠客，待城管车轮刚走，他们轻盈着地，继续人间烟火，临时散开的顾客又如看客般围拢过来，继续喝酒，说笑，虚惊小插曲仿佛一场表演，给食客带来口味以外的满足。

刘芝麻嘴巴会哄人，有了一大批熟客，有的老远就喊羊肉串、馒头片、烤茄子、鸡脆骨，好像那都是刘芝麻的名字。也有电话预订的，他们在屋子里喝酒，懒得下楼。生意好的时候，刘芝麻两公婆根本忙不过来。比如今天晚上，刘芝麻两手没停，双腿发麻，我姐的腰包也早早地鼓起来了。

“刘一草考完了吧？叫这砍颈根的明天晚上来帮忙。”刘芝麻说。

“让她耍几天吧。读书也累。”我姐护着刘一草。

刘芝麻和我姐都爱骂“砍颈根的”，就像有的女人骂儿子“臭婊子崽”，有的女人说男人“杀千刀的”……都不是字面的意思，另藏着特殊的情感。

刘芝麻没空争论，羊肉烤得滋滋地响，油滴下去，激起明火。他怕刘一草，这砍颈根的，还怂恿她妈离婚，他喜欢这个女儿，可真是吃不消她。

我姐更加霸蛮，好像要跑出刘一草的那份工。

夜里十一点多，我大哥骑摩托车来到摊点。

“出事了。”他说，“收摊吧。”

“生意正好着呢。什么事这么着急？”刘芝麻问。

搞不清我大哥是想努力说，或者是努力不说，总之表情复杂。

“水芹出事了？”我姐想到肖水芹的病。

“你们……要有点思想准备……”我大哥吞吞吐吐，“是刘一草，她……”

“她又搞么子鬼？”刘芝麻说。

“刘一草跳楼了。”我大哥说。

我姐和刘芝麻都呆了。

“从宾馆十楼跳下来的。当场死亡。”我大哥说。

“一定是认错人了，咱们刘一草干这个，干那个，就是不会寻死。”刘芝麻好像是要说服自己。

“她和四个男同学在酒吧庆祝高考解放，一起到宾馆开房，很可能是被人……害了，”我大哥小心说话，没有用“轮奸”这个词，“警察还在调查取证。”

我姐腿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时，一声急刹车，城管落地，几个大汉猛冲过来。二话不说，

就捣场子。刘芝麻刚受刘一草死讯刺激，反应失常，竟然拼死保护那些不值钱的家当，先是顶撞，很快便打起来了。

我大哥吃过打架的亏，不敢帮忙，蹲在一边哆嗦。

我姐喊：“刘芝麻，算了，莫争了，让他们砸。”

刘芝麻想不打也不行了，他被弄翻在地，三四个人踢他，踩他，有个人还双脚跳起来，踩他脑袋。

我姐猛嚎，撕扯他们：“他身体刚好，不经打。求你们放了他吧。”

我姐被搡倒在地。

刘芝麻不再反抗，抱住自己，任他们打。

他一动不动，好像死了。

他们停止殴打。散开。其中一个弯腰检验，看刘芝麻还有没有气。

刘芝麻突然挺起身，一把扎过去，谁也看不见他手里有什么凶器。

那个城管身体痉挛，颤颤巍巍昂起头，人们看见他下颌长出长须——一把竹签插进了他的喉管。

李
小
寒

病危时，我写过一封遗书，格调乐观，内容明亮。这并非做作，我的确觉得自己死而无憾，往下活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对职位没兴趣，人生也无宏伟目标，具体到结婚过日子，更是两眼一摸黑。我善于在逆境中找生活。我的遗书很长：劝我爹向我姐道歉；要我妈洗了内裤晒阳光下；要我大哥认识自己的不凡；要刘一草读历史，掌握一门外语，学会一门乐器；要刘一花别拿身体作赌注，小心魔鬼……最后我提到喻书中，以字母Y代替，我说爱情，是我的私事，没必要让他本人知道。一个人的爱情，永远不会有病菌入侵，与日常无关，不会终有一日窥见杯底的渣滓而大失所望……

我没死。遗书没撕，我想用毛笔抄一遍，裱起来挂在墙上，自我敦促。此后的活着便是考验，我并不忠于遗书，面对喻书中，跃跃欲试，仍想试探他，撩拨他。遗书中我虚伪地自我升华，

爱情部分言不由衷，事实上，我讨厌一个人的爱情，暗恋，单相思，咫尺天涯，非两个人同时参与的爱情都是畸形的，称之为爱情，是对爱情的羞辱，就像你不能把自慰叫做爱。

那天大清早，喻书中开车接我出院，径直开到珠江边。船在江中游，我们在岸边走。老榕树须眉及地。天远江阔。心里很爱情。第一次觉得广州很不错。喻书中的气息像百爪鱼，无数细软的手探向我，缠住我。

我控制自己抱他的冲动。

经过另一棵榕树，他突然一言不发，揽我入怀。

我心里登时如群雀入罗网，一阵凌乱冲撞。

麻雀拥挤，叽喳，争执，又友好地梳理对方的羽毛。

我在我们的拥抱里，难以自拔。

他的身体，正在向外扩张领土，一粒种子破土而出，瞬间茁壮。

我抬头去吻他。他避开。吻落在他的腮上。

“为什么？”我问。

“对我来说，你还活着，便已足够，要更多，便是奢侈。”
他答。

“我不介意。”

“她介意。”

他的回答令我羞愧。

我用胯部顶了一下他破土而出的种子：“它可不这么想。”

“我得好好调教它。”他吻了一下我的脸侧，松开手臂。

我像一座孤岛，比他拥抱前更孤独。

我们无声走了一段。晨练的人多了。鸟在江心追逐。

“他们到处搜罗我的罪证。昨天一个广告客户告诉我，说警方去了她的办公室，他们特别想知道，我和客户之间是否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事实上，所有与报社有关系的大型广告公司都被调查了。”喻书中打破沉默。

“声东击西。”我回到现实，就像走出一个温馨的客厅。

“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太尖锐，太勇敢。”

“枪打出头鸟。最好是大家都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用屁股思考。”

喻书中笑道：“他们以涉嫌经济犯罪要刑事拘留我，要定我个私分国有资产罪，你知道，那十万元是报社的奖金，完全合法的收益。他们只好放了我。”

“他们不会善罢干休，直到把你弄进去。”

“我没有任何问题。除非他们算旧账。”

“什么旧账？”

“李夏至死的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明白。

瞬间想了很多。最后幻想喻书中进了监狱，英雄落马为囚，妻子弃他而去，我痴情不改，定期看望——

“我一直想嫁给一个英雄。”我说。

“希望我们的时代不需要英雄，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平民。”

“你想让我当老姑娘了？”

“早清醒，早嫁人。”喻书中一语双关。

刘芝麻没想要人命，可竹签不长眼，扎中要害。警察铐走他，他请求看一眼女儿尸体，没批准，一路走一路哭，醉汉似的歪歪扭扭。

我接到消息赶回来，家里乱了套。我妈哭得最厉害，我姐似乎正在发明除了痛哭之外的表达形式，看上去像个科学家一样沉重思考。刘一花陪她妈坐着，有点呆。

刘一草的死因起先有两个版本，一是为情自杀，二是因不堪轮奸受辱而跳楼。为情自杀是校方的说法，他们想保持学校声誉，控制影响，企图私下底解决。四个男同学承认酒后失控，强行与刘一草发生性关系。校方说几个同学平时品学兼优，高中压力很大，他们使用了错误的情感释放方式，希望得到宽容。四个男同学的母亲一起来找我姐求情，想经济补偿，要我姐开价。我姐老老实实说，国家有王法，她当不了家。

我们家都缺少宽慰别人的能力，每个人的情绪自生自灭，反倒没有失控。我妈号哭一阵，很快平静下来，她想起是时候做饭了，得去小卖铺砍肉，后园摘菜。我爹拎起渔网，撒向鱼塘，捞上两条草鱼。不久厨房传出声响，我姐本能参与，一起为团聚的活人做美味佳肴。

雷阵雨过后，天边一片火烧云，仿佛天体的巨大伤口，艳血流淌，地上一切都镀上金黄，温暖明亮，一点也不像发生过悲剧的人间。

肖水芹刚结束一次短期的治疗，他们一家在午饭前赶回来。李线线穿得洋气，像城里姑娘，偶尔流露骄宠。

我爹板着脸，不是为刘一草悲伤。刘家的女儿，无关李家痛痒，他仍在生肖水芹的气——她自作主张，打掉李家的香火，落下这个病根，是祖宗对她的惩罚，活该。

我大哥小心翼翼，尽量不弄出声响，他夹起一只鸡脚，在角落独自啃咬，骨头嚼碎咽下。等在一边的黄狗失望地离开。

有一阵都没说话，有一阵话题全部集中在广州。李线线问题最多，她对外面充满兴趣，聪明活泛，容不得半点敷衍，我必须认真对付。她又问刘一花在广州做什么，恨不得自己马上长大成人。刘一花低头处理鱼刺，我答：“花姐在工厂做拉长，拉长就是组长，管一条生产线。”

李线线说她要去更远的地方，去美国读大学，还要接爷爷奶奶去美国玩。

肖水芹默不作声，李线线的梦想是她点燃的，她不能掐灭。当这个梦像一只离手的汽球，越飘越远，她必须抓住那条线。

肖水芹曾厚起脸皮找“老顾客”，凭那一夜激情，希望他提供资助，毕竟是他造成这起事故。

老顾客大笑不止，说道：“你天天和你老公睡，怎么说是
我搞怀孕的？”

脸既然丢了，肖水芹索性不再犹豫：“他身体不好，我们已经半年多没有睡过。”

“你这话，你老公讲出来，我才信。”老顾客将她一军，
谅她不敢告诉自己的男人，她跟别人睡过。

肖水芹想了想李线线的前途，说：“你要是愿意，李顺秋会亲口告诉你。”

老顾客说：“李顺秋肯公开这顶绿帽子，那也只是证明你们两公婆合起来讹我。”

肖水芹说：“你做人不能这样，拎了裤子不认人。”

老顾客说：“我只付那一夜的费用。你要多少钱？”

肖水芹说：“我不是鸡。”

老顾客说：“有什么区别？”

肖水芹被激怒了：“一万块。”

老顾客说：“处女也没有这么贵。”

肖水芹说：“我就是这个价。”

老顾客从钱包里数出一千块，放在肖水芹面前：“现实一

点，你的市场价，顶多两百。”

简化复杂情感，就是使之变成交易。肖水芹受羞辱，很恼火，索性自轻自贱，将老顾客看作嫖客，自己跟他做了一次买卖，横竖跟他搞过，立什么牌坊。她收下一千块，心里豁然开朗，无意间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身体不行，就用嘴和手，那样不算买卖，她只是付出劳动，正如裁衣、种田一样，劳有所得，跟道德贞操无关。

肖水芹忽觉恶心，放下碗筷，起身去洗手间，涂一手肥皂，慢慢搓洗，然后刷牙，忽横忽竖，忽里忽外，使劲洗刷，脑海里不断浮现那些从裤裆里蹦出来的野兔子，它们竖起耳朵，猥琐丑陋，臊味扑鼻。

她老是这样洗洗刷刷，大家以为是遵医嘱。

刘
一
花

一个少女的死亡，像诱饵吸引鱼群，它们围着它，打量、触碰、议论，吐出气泡；猜疑、琢磨、打探，暗自兴奋。我们家那几天像展馆，观赏者拖家带口，进进出出。看完免费展览，在我和刘一花身边磨蹭，各种赞美之余，小声询问外面的世界，要给他们闲荡的儿女寻条出路。不管答不答应，劈头盖脸送礼，只差没将牛羊赶进我家院门。有的找我妈求情，我妈碍于邻里情面，要我帮一帮。我说没学历帮不了，我妈说刘一花不是干得挺好吗？我说刘一花有本钱。我妈很警惕，追问我刘一花到底在广州干什么。我说她是个正派姑娘，没干坏事。我妈的忧伤顿时肥大，她知道那些要本钱的活儿，邻村几个没文凭有本钱的，都在深圳坐台，露出乳沟，嘴唇血红，眼圈画得乌黑。

刘一花觉得我隐瞒她的真实工作，是对她的羞辱，她堂堂

正正地做事，根本用不着撒谎。

“我不是什么拉长，我在夜总会工作，卖酒，也陪客人喝酒，你可以和客人睡觉，你不愿意，也没有人逼你和客人睡觉。情况就是这样。人在哪里都能变坏，归根结底还得看自己。”刘一花大声说。

来求情的人略显尴尬，我们家人脸色雪上加霜。夜里头我妈和我姐跟刘一花谈心，我姐说：“你在夜总会做事，张扬什么？”我妈说压根儿就不该去那种地方，到时候搞出一身病。两个老女人的劝告等同于羞辱，鞭子似的抽打刘一花的脸，念及丧亲之痛，她忍了又忍，最终爆发。

“我清清白白工作，我做错什么了？你们从前不管我，就一直不要管我，我自己的生活自己过。夜总会做事怎么了？夜总会做事的比外面做事的干净得多！你们以为衙门的人干净？朝九晚五的人干净？挎个公文包人五人六的人干净？你们以为体面就是干净？你们错了。你们不理解我，最好永远不要理解我。

“你们在这一片远的地方，不出门，只看得见表面的好和坏，听风说雨，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我是放敞牛的了，你们管我干吗呢？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管一管刘一草？她抽烟喝酒，和男同学鬼混，知不知道我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她的身上！你们去看看，我给她写了多少信，给她寄了多少书。你们，没有一个人

在乎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却在乎我会丢了你们的脸。”

我姐和我妈哑口无言。

刘一花本想哭一会儿，又觉得哭起来没意思，所有的悲伤都比不上刘一草的死。

电线杆挡住半个肖水芹。第四个男人经过。

“撸管五十块，吹箫八十块。老顾客九折优惠。”

肖水芹冷不丁抛出一句，第四个男人像被小石块击中，突然停步看她，不明白她说的话，但在暧昧夜色中也能猜出八九分。

肖水芹两眼发光，她看到的不是男人，而是钱。每一张人民币从她面前晃过，她就想抓住并存进自己的账户。她计算过，益阳城里这么多男人，只要每个人都找她撸一次管，或者吹一次箫，很快就能解决李线条出国读书的全部费用。可是这些男人大多吝啬，或者性欲不强，或者从别处得到了满足，他们怀着高尚的情操，把嫖资存进妻子的账户、情人的存折，对肖水芹这样的“手艺人”兴趣不大。

今晚例外。第四个男人同样尾随肖水芹进了巷子，他选择

八十块的业务，但给了一百。

他看上去过得不赖，干净，有点文化，兴奋前和她聊天：“我知道你一定遇到了困难的事情……为了生活，什么都可以干。”

肖水芹蹲下身，对他下面说：“你是个好人。”

“生意好吗？”

肖水芹掏出那物，仿佛地里拔出胡萝卜：“我不能边说话边工作。”

第四个男人闭了嘴，低头看着，小声呻吟，很快便嘴歪眼斜，仰天嗷叫。

他拉上拉链，整理衣服：“我认为，男人都该这么做，对于有困难的女人，帮她一把，不管用什么方式。”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肖水芹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写着：“鲜花预订：撒切尔夫人”。

她恶心第四个男人的话，但又着实感谢他的光顾。

下半夜，肖水芹洗刷自己，上床睡觉，双手发软，嘴里仍像撑着东西。

我大哥清早回家，找肖水芹要五百块钱，因为李竿子死了。

李竿子电瓶打鱼时，死在塘里，不知道是自杀，还是意外，但不重要，反正死了。李竿子从监狱出来，一直没讨到老婆，一个人在砖砌的床上睡掉了无数漫长的夜晚，过得又穷又脏。

我大哥进城后与他很少见面。

肖水芹说：“五百有点多，你们过去那点情义，拿两百块钱足够。”我大哥低声：“我们几个人商量好了，都拿五百，至少凑副棺材……拿两百，不太像话。”肖水芹撇嘴：“人情做别人家还有还的，做李竿子身上，就是打水漂了。咱们也不阔，李竿子做了鬼也是能了解的。”我大哥不说话，像往常一样，他没有办法说服肖水芹，也缺少这个能力，他磨蹭着，在一边等待她改变主意。

每次抽钱出去，肖水芹的心就被划上一道，尤其是得病之后，心上布满横七竖八的伤口，她希望蚕虫连桑叶都不用吃，就能吐出锦丝来，她希望三日一餐，而不是一日三餐。

最后肖水芹拿了三百，我大哥好面子，找别人偷偷借了两百。死了的李竿子表情还写着“劳改犯”的字样。我大哥抬着棺材，李竿子的重量压得他小腿打颤。我大哥这时心里活泛：

“李竿子一直活在监狱里，他走不出来，我自己呢？我走出来了吗？”我大哥低着头，汗滴落下土，想到水芹，不知和哪个男的好过，哀愁片刻，不觉又引以为豪：“王麻子堂客抽烟打牌，张牛经堂客好吃懒做，李板筋堂客只往娘屋里扒……她们都抵不得水芹的脚趾丫。水芹是个好堂客，勤快，麻利，有条理，这个家要是没有她，早塌了……”

过一阵想起李竿子，光杆司令，连个不像样的女人都没有，我大哥更觉自己身在福中。

棺材停放土坑边。黄土纷纷落下。几只鸟怪叫着掠过天空。
小孩子围观最后一幕。壮汉们抓紧绳索，让棺材缓缓降下。铁
锹铲土。新坟很快冒出地面。
我大哥折根松枝插在坟尖。

刘一草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仿佛见到尸骨残骸，全家又悲伤一场，但人生观不变，生活原样进行。刘一草的死对刘一花冲击最大，刘一草死了，刘一花的某部分也死了，仿佛取走了支架，整个人松懈下来。她变了样，放纵不羁，不光销酒唱歌，坐客人腿上，还陪客人过夜，早上揣好钞票离开，无悲无喜，不留痕迹。

在包间里，刘一花和别人一样，身穿黑色长纱衣，一溜排站着，肤白肤黑，肉隐肉现，供客人挑选。姑娘们胸前别块工作牌，数字代替名字，刘一花是八号，原来的八号结婚当贤妻良母去了，她正好顶替。

这天晚上，路明亮带着肉隐肉现的姑娘们走进包间，成一字排好。沙发上四五个男人，吞云吐雾，交头接耳，他们像腰包鼓鼓的小贩，准备随时牵走一头健壮性感的小母牛。

路明亮附在刘一花耳边：“我准备辞职了。”

“为什么？”

“我得去生孩子。”

“和谁？那个货柜车司机？”

“嗯，他说，等我生了儿子，就去香港定居。”

“他是有老婆的，你别被人骗了，”刘一花有啥说啥，“我不太相信韩司机。”

两人正私语，刘一花被入选中，叫了两遍八号，她才醒悟。她走过去，坐在向她招手的男人身边，倒酒，碰杯，驾轻就熟。

路明亮也被挑中，她脸色不好，喝了两杯啤酒就往厕所跑。刘一花跟过去，只见路明亮趴在马桶边干呕。

“不舒服就别喝了，回去休息吧。”刘一花抓拢她披散的长发。

“我怀孕了。”路明亮昂起头，“的确不能再干了。”

“是韩司机的么？”刘一花问。

“当然是。”路明亮回答。

“赶紧让他带你离开。”

“他已经安排了住的地方……我原想干完这一个月再走。”

路明亮抹了抹嘴巴。

“我要是你，一天也不会多留。”刘一花说，“你舍不得这儿？”

“如果说我是，你不许嘲笑我。”路明亮说，“他难得过

来一趟，我习惯了热闹，一个人待着心慌。”

“你不是一个人，你肚子里有宝宝，你得为他想想呀。”

刘一花替路明亮理顺头发，扶她出了洗手间。

凌晨一点钟，胡礼来在夜总会门口等刘一花。

胡礼来在树底下走来走去，不时看一眼大门，霓虹灯的光在他脸上明灭，仿佛电影蒙太奇。

刘一花终于出现，她淡妆素抹，盘着很高的发髻，皮肤紧致发光。一阵风吹起了她的天蓝色吊带长裙。她喝了不少酒，略有醉态，扑向胡礼来咯咯直笑，做出各种姿势，好像挑逗一个陌生人。胡礼来抱她放摩托车前头，自己坐后面，双臂圈她在怀，发动机器，踩油门，摩托车呼啸中卷起云雾，疾驰而去。

广州夜市凌晨不减兴旺，玩累了的年轻人坐在摊边继续喝酒，吃菜，生活很真实，骨头吐进黑夜，嬉笑声漫透黎明，又仿佛水底世界，虚无缥缈。

蟹粥、炒河粉、炒花甲……菜上来刘一花还在笑。

“怎么没放辣椒？”她眉头一拧，“没辣椒怎么吃？”

“老板，有辣椒酱吗？”胡礼来大声问。

“我不要辣椒酱，”刘一花恼火，“辣椒酱是辣椒酱，辣椒是辣椒，炒菜的时候放辣椒，跟用辣椒酱调味完全不一样，你就像不了解辣椒一样，不了解我。”

“不就是要辣吗？能有什么区别？”胡礼来打了个呵欠，

语气敷衍。

“真是对牛弹琴。”刘一花对系着围裙的老板叫，“给我来一份虎皮尖椒！”

老板跑过来：“什么东西？”

“虎皮尖椒。”刘一花重复。

“不会做，没听说过。”老板笑，“在广州这地方，最好少吃辣椒，漂亮姑娘脸上长包，可不好看。”

刘一花用辣椒酱凑合，吃得不舒心，脾气也膨胀了。

“蟹是死的。”她扔掉蟹壳，“而且死了很久了。”

“又煮又熬，它能不死吗？”胡礼来逗她，“你敢吃活蟹？”

“一个对食物好坏没有感觉的人，别的事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刘一花说道，“每天都吃得这么清淡，还不如死了算了。”

胡礼来神情讨好，小心地保护刘一花的无名火，防止它们烧起来。他还要娶她呢，他妈今天又催他，免得夜长梦多，要是惹她生气了，先不说她答不答应，求婚也说不出口。

“我妹妹就是因为没有辣椒吃，从楼上跳下去了。”刘一花又咯咯地笑，“我就知道她能考上大学，她脑壳活泛，反应快，聪明得要死。”

“我没见过比你更聪明的女孩。”胡礼来由衷地说。他糊涂了，不知道刘一花醉了还是清醒。

“你见识过多少女孩？”刘一花刁难他，“很多么？”

“以前救治站收过很多……凡是聪明一点的，都想办法逃

脱了。”胡礼来说道。

“那不算，要摸过睡过的。”刘一花咯咯地笑，“那才知道她哪儿好，哪儿坏，哪儿蠢，哪儿灵。”

刘一花要胡礼来谈谈他搞过的女孩，胡礼来被逼无奈，说有两个，一个是中学女同学，一个是救治站出去的，早就没有联系了，现在，他只有刘一花一个，他只爱她。

他说：“花花，嫁给我，住到我家里去。我给你做菜，餐餐放辣椒。”

刘一花差点喷饭：“我不如直接嫁给辣椒。”

“我是认真的。我希望你也是认真的。”胡礼来神情严肃。

“我没有开玩笑。结婚嫁人，生孩子洗尿布，很无聊。”

“我爱你。你也爱我。不结婚干吗？”胡礼来说。

“你想听实话么？”刘一花问。

“你说。”

“除了六子，我没爱过任何人。”

“我不信，我一碰你，你总是很快就湿了，我不信你不爱我。”

“有时候，看到胡萝卜也会湿，我也不爱胡萝卜。”

刘一花放下筷子。她已经饱了。

我姐去看守所，给刘芝麻送衣物。刘芝麻哭个不停，早知道号子里是这种滋味，他绝不会让竹签跑进别人的喉管；李顺秋来的也不是时候，要是错开那一时半会儿，他不光能见小女儿最后一面，还能在她面前哭个饱，最后亲自将她埋葬。刘芝麻事后回忆，那天早晨他心里莫名的慌，失手打碎了一个碗，他是个迷信的人，他想休息一天，我姐骂他发懒筋，旧病复犯。我姐也很后悔，对刘芝麻不上心，应该重视他不祥的预感。刘芝麻像只黑乌鸦，身上有股巫气，儿子淹死的前夜，他做过血腥的梦。打那以后，他特别注意捕捉自己的感觉，一有动静，就停下来辨辩风向，思忖如何小心行事，每天支着一对敏感的触须爬来爬去。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因此逃过任何劫难。杀人偿命，他被判死刑。

他觉得不公平，当庭大喊大叫：“是他们先动手，四个打

我一个，”他向法官龇牙，“你看，我的门牙都被他们敲掉了。”他又撩起衣服，手指戳点穴位似的，“这儿，这儿，还在疼。他们用橡皮棍子抽的。我一直想涂点红花油……”

法官敲响惊堂木，乌纱帽两边的长翅晃荡：“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退堂！”

“我不服，他们有武器，四个打一个，我当然不服……”

法官起身离席，刘芝麻继续叫嚷，眼睛四处搜索，寻找那面巨大的冤鼓，像古装剧中的那样，擂出一个包青天。

周围空空荡荡，皂隶和看客面无表情。墙上挂着“坦白从宽”。

刘芝麻深感失望。他顺从地伸出双手，工作人员铐上他，押送出庭。

我姐去见刘芝麻，隔着玻璃说话。刘芝麻一见我姐就哭，说他不想死，他喜欢每天摆开烧烤摊，一边工作，一边和吃客闲聊，最兴奋是夜里关上房门看我姐数钱。他说他到了这个岁数，才觉得活得有点儿意思，他不想死。

“他们四个打一个，我不服，我要上诉，”刘芝麻抹干眼泪，“就算是死了，你也要继续给我上诉。”

我姐想了想，说，“律师费太贵，我们请不起。便宜的律师，又只是配相的（方言：傀儡，形同虚设。），白丢钱。从你进号子到现在，挣的钱全贴进去了，还凑了一点。”

“刘一花没寄钱回来？”刘芝麻问。

“她在外面缴用大，一个人在外面，我们没帮过她，最好也不要给她增加负担。我只剩这一个女儿了。”

“你现在就当我死了？”刘芝麻愕然，“你巴不得我死呀？”

“刘一草出事，我和你都有责任。”我姐仿佛重轭在肩，慢牛拉犁，“我不想你死，但是，法律不听我的。”

刘芝麻低头哀伤，一脸鼻涕眼泪，乞求我姐：“春天，给我找律师，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找律师。对了，孙湘西不就是律师吗？你请他，你请他，你和他关系好，他不会收钱的。”

我姐暗自吃惊，原来刘芝麻什么都知道，她也才清楚自己的男人，其实城府挺深。

“我是认识孙湘西……我问问，人家不一定愿意帮忙。”刘芝麻拎出孙湘西来，给我姐压下一块巨大的道德石头，她心里又羞又恼。

“人总得讲感情吧？这点忙都不帮，你岂不是和他白睡了？”刘芝麻更无遮拦。

我姐绷紧脸，嘬起鸡屁股嘴：“莫讲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那是什么关系？他没睡你？哧……”刘芝麻笑了一声，“你的是事，我一清二楚。”

我姐咬着牙关：“我会回去想办法……”

“他要是不同意帮忙，你就说，你要告他强奸。”刘芝麻

压低嗓门出主意，“他一定舍不得他那身细皮嫩肉。”

我姐惊奇地看着自己的男人。

“……还有，他愿意出钱也可以，以前他跟你睡过的觉，按每次五百元计算，睡过不下一百次吧？这笔钱完全能请一个比他有名的律师。”

我姐无语。

“以后，如果你要离婚跟他在一起，我绝不说半个‘不’字……”

我姐照着刘芝麻脸上打了一巴掌，“啪”的一声，很响亮，玻璃发出嗡嗡的震颤声。

我姐不想管刘芝麻了。那一瞬间，她恨不得撕烂他那张邪恶的脸。她心里硬一阵，软一阵，时而悲，时而怒，木然地挪动脚步。

世界干涸，她看见了底部的渣滓。

她两腿越来越软，扶着一棵香樟树歇了一会儿，耳边响起孙湘西的话：“如果你后悔了，任何时候回来，我都在这儿。”

我姐的心里泛起一点暖意。除了向他求助，她别无办法。

出乎意料的是，孙湘西拿腔拿调，语气里没有一丝余温，充满公事公办的冷漠。

电话里传出女人撒娇的声音。

“算我求你了，好歹救他一命。”我姐脑海里浮现一张床，

一个裸体女人。她挣扎着说出这句话，手微微发抖。

“我最近特别忙，这不，明天还要去广州出差。我提醒你，像刘芝麻这种案子，希望不大。”

我姐突然加大音量：“孙湘西，你现在搞的女人，也像我一样蠢吗？”

“不客气，有空再联系。”孙湘西挂了电话。

我姐脑子里完全空了，像被千瓦的灯泡照得雪白。

肖水芹在医院混个脸熟，每次去治疗，总有医生打招呼，“你来啦”“气色不错”，诸如此类，仿佛肖水芹是他们的同事。气色不错？这是客气话。肖水芹每天早晨照镜子，看脸色一天比一天晦暗，斑点增多，眼睛无神，下腹隐隐作痛，她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她做了最坏的打算。

近期疼痛加剧，忍到最后检查化验，果然肿瘤恶化扩散，切了子宫也不一定管用。这一天有十几个子宫癌、卵巢癌患者住院，病床摆到了过道上，医生们大刀阔斧，可切可不切的子宫，一律切。切除费用至少一万。

没有子宫，就像卧室里没有床，空荡荡的令人不安；没有子宫的女人，精神和肉体都是无底深渊。

肖水芹让出床位，离开医院。

有之前的经验，生死对于肖水芹不再形成打击，心里倒有

石头落地，终于不用往医院送钱了，不用垂死挣扎了。有时候，希望比绝望更折磨人。

肖水芹耳边响起缝纫机嗒嗒嗒欢快的声音，精神恍惚，仿佛跳跃在阴阳两界。想想现世的生活，想想阴间的神秘，想想亲人朋友，不觉到了李线线的学校。铁门关着，还没到放学时间。她隔着铁栏杆往里眺望。从前总在裁缝铺忙，很少来学校，一直为李线线骄傲，她从小独立，上学不需要接送，别的学生逃学上网，她从来不会未经批准溜进网吧。李线线全部接受了她灌输的思想，聪明灵泛，成绩好，很让人省心。她想起陪线线的时间太少，连在江边放风筝这点时间都没匀出来。现在有好多事情要和线线一起做，她甚至想带她去一趟北京，看看故宫天安门，爬爬长城；去西藏走雪山，见喇嘛，体会雪域风情……

肖水芹擦擦眼睛，长这么大，她从未如此哀伤。草原碧绿辽阔，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霞光四射，她马不停蹄，奔向朝阳，突然乌云笼罩，草原灰蒙蒙的，远处是黑色的深渊。

针尖慢慢刺进身体，她感到疼。这疼在胸口扩散，漫向下腹，最终聚集在子宫，无数针尖汇并成一把钢刀，子宫是广袤的农田，刀子如犁，深耕无止境。她双手紧握栅栏，弯下腰，仿佛在地上寻找什么。

突然铃声响起，学生如潮水般涌出来。

铁门自动收拢，肖水芹顺着铁门移向墙边，她弓腰抬头，身体呈一种奇怪的形状。

李线线走出来，余怒未消的样子。

肖水芹喊了她一声，勉强直起身。

李线线很意外。

“你怎么在这儿？”

“顺道。咱们今天下馆子。你想吃什么？”

“不是说在家里吃，干净又省钱么？”

“换换口味。”

“你不心疼钱了？”

“线线，妈以前对你们太苛刻了，你说得对，我以前就是个守财奴。”

“爸对自己更苛刻，他在马路上捡别人的烟蒂巴抽……有时候，我心理压力很大。”

肖水芹暗自惊讶，一时忘了疼痛。

“我使劲读书，不参加课外活动，不和同学玩，不上网，同学们都叫我‘怪胎’。”

肖水芹低着头，仿佛寻找什么。她很后悔，这么多年，她其实一直在囚禁自己的女儿，她给她的人生规划，就是一个巨大的牢笼，剥夺了女儿自由的天性。她强加给女儿的东西太多，她不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她只是个冷硬的女管家、机器首脑，负责调控着家庭机器的正常运转。

“……不过，我才不在乎他们取什么绰号，还得看谁笑到最后。”李线线在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中茁壮成长了。

肖水芹艰难一笑，既宽慰，又担忧，争强好胜，无非是让自己多吃苦头，这一层她深有体会。

“我们真的去外面吃吗？”李线线问。

“当然。”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想吃……杨老倌麻辣小龙虾、烤鲫鱼、炒田螺、卤鸡脚……”

“好好好，就去杨老倌那儿。”

“我爹呢？”

“你给他打电话。”

李线线拿出手机，犹豫半晌，说：“我要给你看一张照片。”

她翻找片刻，递到肖水芹面前。

肖水芹一看，心像浮于水面的小舟，突加的重量使它蓦地沉水半寸。

虽说手机像素不高，人是侧影，夜色朦胧，灯光昏暗，熟人一眼就能认出是她。她半蹲着，正在给顾客吹箫。

“哪来的这种东西？”她故作镇定。

“我同学偷拍的，”李线线拿回手机，“他们不知道是你。”

肖水芹沉默。

“我不想拿这么肮脏的钱出国读书。”

肖水芹愕然。

“为了实现你自己的梦想，你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自己的梦想？！”

“不是吗，出国读书，出人头地，那都是你的梦想，我只是你实现梦想的工具。”

肖水芹说不出话来。小腹又隐隐作痛。

“你对所有人都狠，包括你自己。”

“不准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我是你妈。”肖水芹拿出做母亲的威严。

“我真希望你不是我妈。”

肖水芹扬起巴掌，但没挥过去，在空中立了两秒，耷拉下来。

她没再说话，黯然转身，一个人走了。

我大哥又换了工作，每天穿着带荧光条的黄马褂，站在洒水车上，用水枪给绿化带浇水施肥，喷药杀虫，有时拎个垃圾桶，清理墙壁和电线杆上的广告纸。他顶喜欢这份差事，说到底，他是喜欢户外工作，尤其是清晨，寂静里，晓风中，唤醒沉睡的街道，就想唤醒一个孩子，给她擦脸穿衣，看着她蹦跳着走进人群，心里欢喜。

我大哥没什么心事，有活儿干，就很满足，工资像一条泥鳅，从他手心直接滑到肖水芹那儿，绝不会跑掉。我大哥说，没有比挣钱交给老婆更天经地义的了。

一场暴雨过后，天气骤然凉了，树叶骤然黄了，世界骤然绷紧了，夏天遗留的松松垮垮显得不合时宜。我大哥对秋天敏感，天一变膝关节就犯病，酸痛，掐、抵、挤、压、扎、揉，他变着法子让痛能够舒缓一点。他歪歪扭扭地走在街上，不时弹跳

几步，蹬蹬腿，可是不小心撞到买菜的老太太，打翻了菜篮子，番茄土豆到处滚，有的葬身车轮，有的跳进下水道。老太太丰乳肥臀，扯住我大哥的裤腰带不放。

大庭广众下近距离地接触异性，我大哥臊得满面通红，赶紧掏出五块钱。

老太太红唇喷烈焰，却是个结巴：“我的番、番茄不是普通的番、番茄，土豆不、不是普通的土、土豆，那可都是有机、机的。”

“有鸡鸡的？”我大哥吓了一跳，低头观察地上那些滚圆的东西。

“你还学我……说……话，”老太太怒容满面，“一个番茄三、三块，一个土豆两、两块，平均两块五一个，一共五、五十块钱。”

我大哥翻转所有口袋，所有口袋朝老太太吐着舌头，证明我大哥身上只有五块钱，那是他两天没吃早餐省下来的。

“农、农民……”老太太夺过五块钱，弯腰捡还活着的土豆番茄，骂骂咧咧。

我大哥脚踩风火轮，迅速逃离现场。

晚上给肖水芹讲五块钱的事，我大哥说幸亏身上只有五块，要有五十，真给那老婆子挖走了，她也不是阔太太，装得像有钱人，还说土豆番茄是有鸡鸡的。肖水芹刚洗完脚，踩着脚盆晾，原本心不在焉，听到此处突然发笑，打翻了脚盆，水泼了一地。

我大哥赶紧弄来拖把抹布，又拖又抹。肖水芹缩到沙发上，看着我大哥收拾狼藉，说人家那叫有机蔬菜，是没用过农药、化肥的，有钱人都吃这些，一个番茄三块钱，也不算黑。

我大哥拧紧抹布，水滴进盆里哗哗地响，他将抹布铺在地上，手推着它满屋转，麻利地擦了一遍地。地板泛着快活的光。肖水芹生病后，他包揽细碎，干活儿很有一套。

我大哥说，有机不有机，值不得那么贵，我在农家乐种的菜，泼尿浇粪，纯天然，那就好吃。

肖水芹没回话，慢慢的，身体收缩，最后蜷成一只虾。

我大哥清洗抹布拖把，擦干净洗脸池和马桶，在洗手间忙了一阵，揩干手出来，见肖水芹姿态怪异，走近了发现她身体微微颤抖。

“你怎么了？”我大哥以为她在哭。

肖水芹没有回应。

我大哥伸手一摸，她额头全是汗，不禁嘟囔道：“今天实在不热，秋老虎都过了，你怎么还出这么多汗。”他拿条毛巾递给她，“莫非你身体不舒服？”

肖水芹试着撑起身体，看了我大哥一眼，本想说出病情，又觉得说了也白搭，无非是多一个人焦虑，于是顺着我大哥的猜测，说道：“刚才有点畏冷，怕是打摆子，我上床去蒙头睡一睡。”

“我给你煮碗姜汤水。”他说完就去弄这些了。

过一阵，我大哥端着姜汤水进房间，肖水芹半躺于床，正在研究存折和账本，脸色黯淡无光。

我大哥放下姜汤，怯怯地坐在床沿，好像那些钱都是鸽子，一不小心就会惊飞。

“先趁热喝了吧。”我大哥催促。

肖水芹喝了一勺就放下了：“以后这些还是给你保管，密码是线线的生日。”

“为什么？”我大哥仿佛被虫子蛰了一口，受宠若惊。

“你管我管都一样，”肖水芹语气一转，“再说了，我偷一下懒总可以吧？”

后一句说得温柔跌宕，像是撒娇，我大哥更不适应了，他摸摸她的额头，看她是不是烧糊涂了。

肖水芹捉住我大哥的手，把他拖到身边：“顺秋，你看，咱们只顾着挣钱，一家人都没好好出去玩过，这个周末，我们带线线去长沙动物园看看吧？”

我大哥手臂顺过去，让肖水芹枕着：“这得花不少钱。”

“我想明白了，钱是挣不完的，要干活儿，也得生活，不然转眼就老了，老了，想玩也玩不动了。”

“线线读书的钱还没攒够呢……”

“其实，我以前是错误的，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她想要的，别给她压力了，看她自己的造化。”

“嗯……我觉得也是，离家里还近。线线一天不吃辣椒炒

肉都受不了，出去怎么办。”

肖水芹无声笑了一下：“就是。”

我大哥松口气，顿觉人生美满。

到了周末，一家早起，气氛欢快，干粮什么的准备就绪，肖水芹却疼得走不了路。她不发一声，弓着腰身，豆大的汗珠子滚下来，砸在地板上，化成一塘池水，照见她行将熄灭的火焰，漆黑像一群乌鸦，正在慢慢聚拢。

李线线看着她妈，不知道怎么办。她三岁自己穿衣吃饭，六岁洗衣服，八岁学做饭，没在娘怀里撒过娇，没在睡前听过童话，没为糖果哭过鼻子，早早解放了肖水芹的双手。现在，她不知道如何回到她妈的双手和怀中。

“我们去医院看看。”我大哥放下背包。

肖水芹摆摆手，躺在沙发上：“不用，可能昨晚着凉了，肚子疼。”

李线线给她妈倒杯热水，想起那张照片，她不高兴。

“线线，要不，让你爸带你去吧。”肖水芹说。

“我不至于只顾自己要，不管你的死活。”李线线想帮她妈，却无法亲近她，这层障碍使她感到恐惧与恼怒。

我大哥听她语气不对，批评道：“线线，怎么这样对你妈说话？这次去不成，下次再去。动物园总是在那里，又不会跑掉，是不是？”

“我没所谓，是你们要去，”李线线含沙射影，“我可没那么多人生梦想。不就是动物吗？看了怎么样，没看又怎么样？”

三个人都停止说话。屋里一片寂静。

突然，从肖水芹嘴里发射出一枚号哭弹，嗖地冲向天花板，几声爆裂后，迅速归于寂静。身体耸动的肖水芹和被炸蒙的父女，在满屋硝烟碎屑中，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在各自的位置上一动不动。

我姐好歹找了一个律师。这律师除了积极将律师费装进口袋，其他全部走过场，像是专门来作附和的。二审维持原判。刘芝麻大哭。执行死刑前一天，我姐去看刘芝麻，刘芝麻还是大哭。我姐想用手机给刘芝麻拍张遗像，他们不同意。我姐隔着玻璃干坐着，听刘芝麻哭。想到这个人明天就变成一把灰，心里有点惶恐，毕竟一起睡了二十年。很多夫妻都是这样，对方本不是自己的人，睡得多了，就成了自己的人。

这些天我姐一直在为刘芝麻奔波，没来得及为刘一草痛哭一场，压抑的悲伤在心里滚雪球，到刘芝麻之死已成定局，这雪球猛然冲破障碍，哐地击中她的头部，雪球迸散，化作满天雪花。

我姐没有掉泪，反而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姐笑笑停停，走走歇歇，总是忍俊不禁的样子。想到生

刘一草，难产，她的脚先出来，母女俩都差点没命。刘一草好不容易来到人世，只为了活上十六年，我姐笑。想到自己出生，我爹倒拎着她，要去河里溺她的情景，我姐又笑。想到第一次下田，七八条蚂蟥吸附在腿上吸血，吓得哭叫，我姐再笑。我姐的笑像感冒咳嗽，隔一阵就要咳几声，路上的人吃惊地看着她。过去那些令她痛苦、悲伤的事，如今天只惹她发笑。她觉得她这辈子，永远也笑不完，于是，又发起愁来，她想哭几声，掉些眼泪，向周围喊几嗓子，告诉别人，她是个悲痛的人，她已经崩溃了，只剩下骨架。她也想问问别人，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她身上。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兴趣淡漠的样子，我姐只好继续笑，嘴角笑裂了，脑袋笑疼了，趴在防护栏上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暮色已重，她发现自己走错路了，周围全是陌生的事物，不知道怎么回家，胡乱在街上打转。她拦住别人问路，却不记得自己住在哪里，说不出地名，只好坐在地上苦思冥想。

刘
一
花

喻书中被判十年监禁，领导撤换，报纸更名，我们被一锅端了。

我不想继续待在广州。叶赫那拉氏和唐林鹿移民加拿大，留下醒客书苑，由我回北京接手管理。

广州气温骤然下降，漫长潮湿濡热的日子，终于耗尽了自己的水分，仿佛有风掀开蒙头的塑料，灌进一丝清凉。

我在候机厅看天上浮云，广播里不断播报飞机延误的消息。

我和刘一花见面很少，她从不主动找我。我们之间始终夹生。

那一天，我和她约在珠江边的咖啡馆，跟她道别。刘一花变化很大，完全长开了，多了女人味，受生活经历影响，言谈举止略带凝重，完全不像在夜总会工作的女孩。我忽然对她有点愧疚，我理应多关心她，尤其是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听她说话的时候，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带她一起去北京。

刘一花说，她和胡礼来睡过了，胡礼来对她很好，要跟她结婚，让她当家，存折交给她保管，但她不想继续，她并不爱他，不过是因为空虚无聊，和他多睡了几觉。

刘一花是世上最纯粹的姑娘，我后悔自己曾经鄙视她和六子的感情。

刘一花还说起刘芝麻，她到时候会回家陪她妈去领他的骨灰。

浮云变暗，越积越厚，将远处的天空压得很低。飞机仍在跑道上缓缓滑行。升降机将食品送到舱门，一个男人来回搬运。

刘一花遇到的问题是，胡礼来不同意分手，纠缠不休。

她没有向我求助，她只是说出一个事情。如果我对刘一花多一点关心，如果我知道胡礼来有精神疾病，如果我早点带她离开广州，我不至于从报纸上读到她的死讯：分手未遂，遭男友分尸。

雨泼下来，霎时间白茫茫一片。两三小时过去，雨劲不减，夹杂电闪雷鸣，天空仿佛被什么激怒。机场开始积水。工作人员冒雨清理。他们的身影像不起眼的路标。

所有航班暂停飞行。出口，大厅，候机室，到处是滞留旅客，机场仿佛一个黑压压的蚁巢。咖啡馆、餐馆，甚至厕所都挤不进去。到处是鞋子、大腿、屁股、胳膊、嘴巴、脸。很多人在打电话，不同的语气，不同的情绪，挂了电话都茫然无措。

风很大，树都被折磨疯了，歇斯底里，仿佛想一头撞死在什么地方。有一会儿还落下卵蛋大的冰雹，砸在车顶，发出嘭嘭的声响。有人捡了冰雹玩弄。一个巨大光污染的荧幕，正播放新片广告，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女演员红嘴低胸，两眼勾魂。女演员的眼神和卵蛋大的冰雹多少丰富了无聊的等待。有人欢呼。

我在座椅上打盹，做了一个梦。梦见刘一花刚买好火车票，胡礼来给她打电话，同意分手，但是他妈想见她一面。刘一花答应了。胡礼来腾云驾雾，载着刘一花，一路飞奔到家，先上楼，说他有样东西送给她。反正是分手，他要搞什么仪式，刘一花都配合。

胡礼来的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花瓶里插着红玫瑰。塑料盘子里盛着菠萝、香蕉、苹果，边上放着一把水果刀。

胡礼来关上门，让刘一花在离门较远的地方坐下，好像怕她跑。他朝她诡秘一笑，打开床头柜，拿出一个首饰盒，小心打开，取出一枚华光闪耀的戒指。

“它是镶了钻的。”胡礼来对戒指说。

刘一花说：“我不要。”

胡礼来欣赏她耍脾气的样子，像是纵容自己顽皮的女儿：“我专门去香港订做的。很漂亮是不是？来，戴上看看。”

刘一花甩开手：“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

胡礼来仍旧微笑，说：“花花，我非你不娶。”

“我不爱你，你要我说多少遍？”

“但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

“那是你的事吧。”

“花花，别这么冷酷。我们在一起不是很好吗？”胡礼来还是微笑。

“一起搞归一起搞，结婚归结婚，两码事。”刘一花朝门口走去。

胡礼来身影一闪，迅速冲到门边，打上暗锁。

“花花，你别走，”胡礼来突然双膝一软，跪在地上，眼泪流下来，“求求你别走，别让我一个人，我受不了。”

“我不欠你的，你也不欠我的。让我回去。我还要赶火车。”

胡礼来跪堵着门，仰脸望着刘一花：“你说，你要我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请你打开门，让我回去。”刘一花强调。

“花花，我那么爱你，我们结婚吧，好吗？”

“让我回去，我爹死了。”

“死”字似乎带来了灵感，胡礼来做出要死的样子，突然拿脑袋撞门框，发出咚咚的声响。

刘一花看着他额头渐渐充血，浮肿。

“你是不是要我磕死，你才答应？”胡礼来边磕边说。

刘一花扭转身屁股对着他。

胡礼来耐心地、很节奏地磕着。

刘一花大叫一声：“够了！胡礼来！”

胡礼来停止撞击，血糊糊的脸上慢慢绽放希望之光，仿佛雨过天晴，烂泥巴地里投射一片明亮。

刘一花操起玻璃杯，猛地砸向自己脑袋，杯子碎了一地，红蚯蚓顺着额角爬进她的嘴里。

霎时寂静。

“我可以走了吧。”刘一花看着地面。

胡礼来像一条鲨鱼，刘一花的血让他兴奋，他从血里嗅到的不是别的，正是爱情，他不相信刘一花的话，他只相信她的血。

他锈钝地站起身，死死地抱住刘一花，抚她，舔她脸上的血，又哭又笑，嘴里喃喃不绝：“花花，我不许你伤害自己，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的……花花，都是我不好，咱们不吵了，好好过，再也不吵了……噢？”

胡礼来盲人般摸索着刘一花，嘴里表白爱情，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仿佛和面，揉掐刘一花的脖子，她感觉呼吸困难，张开嘴，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响。她的反应令他兴奋，他双手扣紧她的喉咙，吻她，使劲吞吸她的舌头，血糊了一嘴。

刘一花的身体渐渐发软，双手耷拉，往下沉坠。

胡礼来跪在地上，继续吻她。

肖水芹很想活下去。过去，她一直与现实较劲，她打败它，也被它打败，但总会有机会重新较量。现在没了，现实一记重拳，她的身体半截捶下黄土，只要在头顶最后一拍，她便彻底消失人间。

肖水芹生活中从不被动，坐等最后一拍，对她来说近乎羞辱。

冬天深了，树叶落光了，风来时树没什么可招待的，光着躯干穷哆嗦。风听不到沙沙的附和声，很生气，不断地摇晃树，质问树，从远处狂扑向树，扯得它东倒西歪。树忍气吞声，比任何时候都善于沉默。

我大哥收工，顺道买了些卤煮回家，屋里锅冷灶凉。他将卤煮放在桌上，打开冰箱，里面是满的，蔬菜、鲫鱼、排骨、牛奶、果汁……显然肖水芹今天去了超市。她很少这么大手大脚，通常是买牛奶不买果汁，买果汁不买牛奶；买鱼不买肉，

买肉不买鱼；有打折的，买打折的；有买一送一，买买一送一的，她甚至想只要送的那一份。

我大哥看了眼壁上的钟，李线线快放学了，赶紧系上围裙，淘米做饭，在红烧排骨还是红烧鲫鱼的问题上费了些脑筋，最后选择排骨，吃排骨要趁新鲜，而鲫鱼用盐一腌，久放更入味。

李线线进门，电饭煲正好跳闸。

满屋肉香。

“去找你妈回来吃饭。”我大哥说着，蔬菜哧溜下锅，铲子挥舞。

“生了病还到处跑，你也不管管她。”李线线不耐烦。

天黑得早。窗外刮着风。塑料袋在地上翻筋斗。

蔬菜上桌，我大哥卸下腰围巾，摆好碗筷。卧室里肖水芹的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她说做好了腌菜，芦花鸡下蛋了，黄狗病死了，李竿子他妈掉茅坑里淹死了。我妈唠叨不停。我大哥没听，他看见压在手机底下的信纸，是肖水芹留下的话：

“对不起，我必须走了，我受不了。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病情，因为你们的安慰不能减轻我的疼痛，更不能挽留我的生命，只会使你们徒增痛苦与不安。我没有必要消耗你们，更没有必要消耗我们辛苦积攒的钱。钱应该用在有希望的地方，没有必要花在垂死之人的身上。

“村里埋个人少说两三万，连死都死不起。一辈子穷着，活着没吃什么穿什么，死却是这么奢侈，让亲人负债，生活更穷。

活着不讲究好好活，却要死得好，死得体面，攀比排场，我不喜欢。我累了，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就像是一趟旅行。你们不要找我，也找不到我。

“线线有自己的主见，凡事和她商量，不要勉强她。她健康快乐地生活，便是最好的。

“原谅我的一切。我爱你们。”

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在资江边奔跑，呼喊。风扭曲了他们的声音。他们跑下河滩，向停靠江边的渔船打听，有没有见过一个短头发的女人。他们跑了很久。气喘吁吁，响亮的呼吸遮盖了所有的声音，江水随之起伏。

“她什么都瞒着我们……我一定会把她找回来。”李线线没有哭。

我大哥从未如此深入黑夜，就像走在漫长的隧道，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肖水芹是他的灯塔，灯光熄灭，他就会撞礁。他需要见她一面，他要知道暗礁的分布，河流的深浅，水速急缓，以及一个舵手的注意事项。他感觉自己这只小船随风飘摇，双桨无力，一个细小的漩涡也能让它原地转圈。他转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长堤边，江水幽暗，江中渔火点点。对岸的城市动物般蜷伏，进入梦乡。

我大哥感觉置身荒漠。当年铁门哐当一响，错误便落了锁，那锁在心里生锈，没有钥匙开锁，这时却因锈蚀而自动开裂，

声响细弱，锁裂时产生轻微震动，仿佛电流通向四面八方。

人生幕后，似乎总有一个人跟他过不去，破坏他的生活，损害他。

“是谁在跟我过不去。是谁？到底是谁？”

兴许是前世造了大孽。他去庙里烧香，不管什么菩萨，统统拜了一遍，被香火烫伤了手，得了不吉祥的兆头。

江边捞出一具女尸，我大哥去了，尸体恶臭，脸上溃烂，牙齿暴露在外，他看了一眼，呕了一地。他呕空了肚子，吃不下饭。默默思考肖水芹的各种可能性，想象她突然推门而入，手里拎着塑料袋，里面装满打折的东西。他倾听楼梯口传来的脚步声，整理她的衣物，按她的习惯摆放锅碗瓢盆。

李线线出去找她妈，没再回来，报警也没有下落。她失踪了。

我大哥筋疲力尽，关起门哭。他心里的锈锁断裂落地，世界像水中倒影，摇摇晃晃。

我大哥唯一能做的，便是回到他出生的地方。

溪流冲洗两侧的树根和石块，穿过拱桥，深入树林。腐叶的味道弥漫。偷情鸟在斑竹丛中窃窃私语。我姐像外乡人一样打量周围。她熟悉这里的草木，石头的形状，流水的声响。每一朵野花都认识她。她能根据树木的斜影判断时间，她的嗓音曾在山沟里回荡。她踩着露水去田里，挑着重担垄上行。

过去沉寂的景象如尘土飞扬，渣滓泛起。

我姐摸摸裹好的骨灰盒，加快脚步。

屋顶一炷青烟。刘芝麻他妈在厨房弄灶火，他爹在地坪里劈柴。见到我姐，他爹抡起的斧头停顿半空，似乎在考虑劈柴还是劈她。我姐不敢走近，按道理她该叫声“爹”，但叫不出口，和公婆的关系一直像鞋里有沙，从没舒服过。我姐一回到这个环境，就有种习惯性的驯服和拘谨。她朝斧头挤出讪讪的笑容，像个讨口水喝的过客。

“你、你、你……谁啊？”刘芝麻他爹手里握着斧头，说话结巴却带狠，“你还、还有脸回、回来……”

我姐继续讪笑着，与斧头保持距离。

邻舍的后门吱呀打开，柴凤英探出脑袋，露出半截身子，最后整个人站在后门口。她的体态显示她过得相当滋润。

“哟，春天，是春天回来了呀！我还以为你们家来了贵客呢。”柴凤英嫌隔得远，说话不过瘾，走到篱笆墙边，拨开那些枯藤，“春天你穿得好时髦呀，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去年邻舍的女人死于肝癌，柴凤英瞅准机会填补了空缺。

“记得到我家来坐一坐啊，春天。”柴凤英松开枯藤，背影斑驳地回了屋，后门敞着。

“呸，骚、骚货，”刘芝麻他爹低声嘟囔，“别、别个的堂客才死、死两个月，骚、骚货就睡……了她的床。女人……没、没一个……好、好东西。”

我姐没说话，将骨灰盒抱在手里，希望引起刘芝麻他爹的注意。

刘芝麻他妈迈出门槛，站在阶基上，撒冷饭唤鸡，斗鸡眼盯着自己的鼻尖，不搭理我姐。

比起斧头，斗鸡眼显然没什么危险。我姐走向咯咯啄食的鸡群，群鸡让开一条路。

刘芝麻他妈从没正眼瞧过我姐，她使劲瞪着自己的鼻尖，眼白浑浊。

“刘芝麻回来了。”我姐轻轻说道，手捧盒子递给刘芝麻他妈。

斗鸡眼眼白迅速扩大，霎时将黑眼仁逼至绝境，它们像受到惊吓的孩子，半藏眼角。

我姐无法从一双斗鸡眼里获到准确的信息，不知道刘芝麻他妈的情绪是悲伤、惊愕，还是愤怒。如果是悲伤，我姐也不介意和她一起哭；如果是惊愕，我姐可以仔细讲出来龙去脉；如果是愤怒，我姐会退后两步，避免被她喂鸡食的瓷盆击中。

我姐立在原地，试图弄清楚婆婆的情绪。刘芝麻他妈手中的瓷盆哐当掉在地上，鸡群咯咯跳起来，弹出几尺远。她缓缓接过骨灰盒，半藏眼角的黑眼仁突然满屋子滴溜溜转。小黑球在白屏幕上滚动，越滚越快，越滚越乱，蓦地停止滚动，原地震颤半晌，小黑球的主人高捧骨灰盒砸打我姐。

“你这个丧门星、婊子货——”

她原本眼力不济，我姐不躲正好，笨拙一闪，脑袋反倒接下这一击，只听得一声钝响，像是刘芝麻在里面发出重叹，我姐头部裂了一道口子，血从发缝里流出来。

刘芝麻他妈有股蛮劲。我姐蹲在地上，稳不住，屁股落在鸡未啄完的饭粒中。

刘芝麻他爹扔掉斧头，抢过骨灰盒，仰天吟泣：“我家三代单传，一根独苗啊！”这话他说得十分流畅。

柴凤英此时飞奔而至，扶起我姐，对刘芝麻爹妈说道：“何

苦要这样对她！你们死了儿子，她死了老公，都是伤心人。何苦要这样对她！”

“她伤心？你问问她，她伤心？如果不是她去城里搞三搞四，我儿子怎么会……”刘芝麻她妈斗鸡眼一闭，号哭。

“你是她的婆婆，这没错。但别忘了，你也是一个女人。女人应该体谅女人。”柴凤英架着我姐的胳膊，带她回家。

我姐脑袋里嗡嗡地响，木然缩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柴凤英用热毛巾替她擦去血迹，嘴里数落刘芝麻爹妈没人性，又叫了卫生院的赤脚医生来，洗了伤口，敷了疤。

中午，柴凤英煮了几道菜，我姐嘴巴都没张一下。

“春天，你是不是被砸傻了？老婆子真狠，她这是想要你的命，”柴凤英愤愤不平，“就他妈的欺负老实人。”

我姐听着，笑了一下。

“结巴和斗鸡眼都不是善类，刘芝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春天，你该高兴，彻底摆脱了这一兜姜。”

我姐一动不动，柴凤英摇了摇她：“春天你没事吧？别吓我，没事就说句话呀……要不吃点东西，这是我老公打的鱼，我不会做腌鱼，不太咸，就是太淡，你帮我尝尝？”

我姐吐出一口长气，筷子被这股气吹得直打滚。

“我只是送刘芝麻回家，”我姐张开嘴，嘴角有些血痂，“他们还打人。”

柴凤英说：“刘家屋里欠你的，尤其是刘芝麻。春天，我

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生气。”

我姐笑起来：“我为什么要生气。”

“我跟刘芝麻睡过觉。”

我姐笑眯眯地望着柴凤英。

“就是你跟他闹离婚那阵。”柴凤英被我姐的表情弄得不好意思。

我姐低下头去吃饭，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仿佛随时会喷出一口饭来。

我姐找了一份工，清理宾馆房间，洗刷马桶，填充牙膏牙刷洗浴液避孕套。开钟点房的太多，她得随时待命打扫战场，不分白天黑夜。男人女人胀鼓鼓地进来，个把小时后瘪塌塌地出去，过得随心所欲。我姐总是笑眯眯的，心满意足的样子。顾客们都很大方，纸巾没了，套子少了，马桶堵了，热水不热了，稍有不如意，就裹截浴巾，在门口大喊服务员。服务员聚在一起，净是聊这对那对，男的是谁，女的是谁，已婚未婚，来过多少次，换过多少伴，嘁嘁喳喳，自有她们的快活。

宾馆睡觉这点事，我姐不掺合。她每天手脚不停，只认得干活儿，有人请假就找她顶班。有时头疼，在哪个角落趴会儿，继续做事。她们私下说她是个怪异的寡妇，性冷淡，不合群。个别有同情心的，开导我姐，我姐笑眯眯的，她想多挣几块钱，把屋子里收拾一下，刘一花回来住得舒服，就会多住两天。

墙上糊的旧报纸被油烟熏黑了，脆了，破了，一蹭就变成纸屑落下来，不好看。我姐每天从宾馆带旧报纸回家，报纸积攒够了，趁个休息日，将墙壁刮扫干净了，熬碗糨糊，拿起刷子开工。糊完墙，琢磨着刘一花的口味，贴了几张明星图，进门处钉了几颗钉子挂东西，又特意换了刘一花喜欢的碎花被套，把屋里搞得崭新的，漂漂亮亮的，等刘一花回来。

当我姐不断买布娃娃回家，别人才意识到，我姐出毛病了。

布娃娃仿佛自动繁殖似的，它们使狭小的空间变得拥挤热闹。

房东是个胖老太婆，她说：“春天，你要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她对我姐的遭遇深表同情，陪着掉过眼泪的。

我姐眯眯笑：“我们家花花喜欢布娃娃，以前她总是要，我从来没买过。她哭啊哭，哭得再厉害，我也没买……布娃娃有什么用呢？可是花花喜欢。”

冬天又来了。雪落我姐身上，仿佛落在残砖断墙，枯荷败柳。

房屋胖了，人臃肿了，街上变得神秘，车慢腾腾的，仿佛怕惊着了雪。

雪匆匆无所顾忌。

我姐走在街上，头发凌乱蓬松，像移动的野生灌木丛。她对周围没兴趣，也不欣赏雪，似乎急于要去哪儿，又好像只是散步。她穿得很不齐整，衣服露三截，里面的比外面的长，围

巾灰暗，穿双面目模糊的球鞋，雪泥溅上裤腿。她脸上不干净，指甲也是黑的，看得出很久没洗澡。我姐不在意这些鸡毛蒜皮，她活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行走，仿佛走向过去，仿佛走向未来，又仿佛是原地踏步。从桃花仓长坡下来，穿过十字街口，一直往北，走到资江边，左拐，沿江边走到桥南，望一眼裴公亭。山顶雪白。偶尔一群黑鸟种子般撒过。江水也在行走，雪落江心，不着痕迹。船覆白雪泊在岸边，一个人都没有。我姐面朝江心站着，对着苍茫的大雪天，仿佛看得津津有味，又仿佛什么也没看，只是站在那儿，思考自己的难题。事实上，她已经没有什么难题了，两个女儿不用操心了，刘芝麻也滚蛋了，她什么都放下了，反倒无所事事了。

北风吹得我姐的脸黑里透红，她嘬着鸡屁股嘴，有时也舒展它，朝江水会心一笑，意味深长。人生很多事，她都看开了，她不再听任何人指使。她行走，对一切视而不见。春夏秋冬，人情冷暖，阴晴圆缺，都跟她没有关系了。她行走，看天看云，看匆匆忙忙的人群。她对这样的生活方式十分满意，脸上挂着笑容，仿佛想分点满足给别人。

天色放晴，广场扫出空地，积雪堆在树脚下，音响里传出激昂的女高音。女人们顺着节奏抖动红扇子，撅起屁股，左戳戳右戳戳，手起手落，扇高扇低，形成一片汪洋。我姐走进这片汪洋，便进了迷宫，转不出来。她在里面兜圈子，像老师审查似的，细看跳舞的人，躲开她们手中的扇子、臀部、腿，磕

磕碰碰，仿佛被她们踢来扔去。

“春天，一起跳吧。”有个女人喊道。

我姐没搭理。她早就不跟人类说话了。

我姐像舞蹈队拉出来的一粒黑屎，滚到一边。雪地阳光耀眼，她眯起眼睛微笑，一脸慈祥。

阳光在雪地画出树的影子，狗用前爪刨雪，翻出泥土和草根。

孙湘西迎面走向我姐。我姐的目光扫过他，像掠过一棵树。

“哎，春天……”孙湘西叫了一声。

我姐没搭理。她早就不跟人类说话了。

“你怎么了？”孙湘西跟上来，“春天？”

我姐照样微笑。她扒掉四季青上的雪，扯了一片肥硕的绿叶，边走边撕揭树叶上的外壳，留下一层薄如蝉翼的茎丝网。

汁液染绿了她手上的冻疮。

孙湘西惊诧片刻，又追了上来。他没说话，一直跟着我姐，进了她的小房间。

我姐还是不搭理他，只管站着读墙上的报纸。她读得很慢，半天才挪动一行。

屋里比外面还冷，光线昏暗，几件歪歪扭扭的家具，好像随时会散架。

墙上糊的报纸总是新的，我姐捡了报纸就糊上去。孙湘西手撑墙壁时，感觉到墙的柔软。

这时，房东进了屋，她满面愁容，叹口气说道：

“春天啊，我已经免费让你住了一个月了，你要是再不交租，我也没有办法了……唉，我要是有钱，我就让你住着，可怜的女人……换了我，也不知怎么过……”

孙湘西又吃一惊。

房东叹口气：“我以为我够惨的了，没想到还有比我更苦命的女人。”

孙湘西略一沉吟，说：“以后李春天的房租，找我就行了。我还会支付你一些费用，麻烦你多看顾她。”

我大哥的样子和表情越来越像我爹，话很少，牙骨紧咬，干活儿不抬头，开始撵鸡踹狗。村里人目光怜悯，心软的还会抹泪，拍拍我大哥的肩，给他一支烟，说几句安慰话，有时也尽在不言中。他们用同情心提醒我大哥的人生败笔，命运瑕疵。我大哥试图忘记过去，他们却不允许，不彻底稀释自己的慈悲，他们绝不罢休。我大哥只好躲着他们，像刚从监狱出来那会儿，弄个斗笠罩着，把自己圈在安全地带，看见对面来人，就绕道而行。

“我的生活和你们没关系，最好别妄想在我这儿成全你们的德行……严打时在村子里审讯，你们都是津津有味的看客，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喊……你们都沉默，沉默就是帮凶……”

我大哥从没这么厌倦这个村庄的一切。从监狱回来的时候，他努力和正常人一样，娶妻生子，过大家认可的生活，有了妻女，

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渐渐淡化了过去的角色，他感谢菩萨对他的公平补偿。我家堂屋挂了毛主席像，我大哥每次回来都要拜，还叫李线线也拜。我大哥的态度是，拜一拜没坏处，礼多人不怪，神也欢喜，他那时对生活千恩万谢，恨不得连树桩也拜几下。事实证明，拜了也没什么好处，肖水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李线线杳无音讯。

我爹妈头发全白了，满脸褶子。我妈听力下降，反应迟钝，显现老年痴呆的前兆。每天黄昏站屋角张望，看长堤上远远走近的身影，是不是自家人。我爷爷见家里人气很淡，想到他们不爱回家，肯定在外面过得舒服，偶尔有无聊的人驻足和他搭腔，他就会表明这层意思。我爷爷赤裸身体，拎桶水在地坪里洗淋浴，有时候坐在墙砖上玩鸡鸡，吓坏了村里的姑娘媳妇。他像个小孩子，跟我爹吵架，饭菜太硬嚼不动，想要一双新鞋子，床铺太硬睡不着啦，嘴里没味道，想吃香脆的饼干……

过年那天，按老习惯，我爹在堂屋架几个大树兜子，烧得满屋亮堂。树兜子嗞嗞地冒着白气，树皮表面水汽泡小声地炸裂，散出一股黏稠的木香。我们一家人围着树兜子烤火。黄昏时飘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三场雪，下下停停，不成气候。天色比往时更为阴沉，好像马上就要盖下来。我大哥频繁地用火钳拨弄树兜子，敲下已经燃透的部分，添到我爷爷的小炉子里。我妈在炖猪脚，高压锅上气了，喷出嗞嗞的声响。往年闻到猪脚的香味，李线线刘一花刘一草都要大声叫嚷，快活地跑进跑出。她们会

拿几块糍粑放在柴火堆里烤，互相抢夺。

我们一家人默默地听着高压锅的声响，看着树兜子燃烧的样子，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爹起身搬来更多的树兜子，码在屋角，我们都知道，根本烧不了那么多。

我姐洗过澡，穿了新衣服，微笑着看着火光，好像在听它说话。

我爹忙了一会儿，在火堆边坐下，叉开十个手指头。他不太自在，起身到杂屋、猪圈、菜园转了一遍，拎根干柴加在火堆上，继续烤火。

门缝里灌进一丝北风。我爹头发已经不多了，像荒野杂草，瑟瑟发抖。

我姐站起来，挪两步，小孩般蹭到我爹身边，小心地拨弄他的白头发，嘴里数道：

“一根、二根……一根、两根……花花、草草，花花、草草……”

火苗跳动，屋里暖光一闪一闪。我爹没有动，眼里的泪光也一闪一闪。

我姐继续笑着数我爹的白头发。

我爷爷立在地坪里，弓腰拄杖，雪花落在他咖啡色贝雷帽上。再过两个月，他就满一百岁了。

“今年好冷啊，线线她们都有回来过年啊？”我爷爷自言自语，手里还捏着几张牌。

“也有看见刘一花、刘一草……”我爷爷伸长脖向屋子里张望，雪落进他后颈窝。

树兜子多烟，青烟憋在屋里出不去，熏得人直抹眼泪。

油菜花开，蜜蜂嗡嗡飞舞的时候，我爷爷不起了，不认识人了，对吃喝也不感兴趣了，手里攥着他的全部财产——一千零二十元现金，默默地躺着，右手在空中来回抓动。隔一阵便喊，我的钱哪里去了，谁拿了我的钱？我们从他右手抠出钱来，塞到他左手。过一阵又喊，张三欠我五百，李四欠三百，叫他们还钱给我。我们又从他手里抠出钱来，重新塞给他。我爷爷喜滋滋的，陶醉在不断来钱的富有中，在意识迷糊中豪赌，大喊“六万”“天牌”“九筒”，各种牌类混在一起乱叫，看样子正挥金如土。

我爷爷偶然清醒时，就找他的咖啡色贝雷帽，别的帽子一概不戴。这样折腾三四天，他嗓子嘶哑，精力渐弱，安静了很多，但仍闭着眼睛，手在空中摸牌，动作凝重，拇指和手指缓慢搓开，像是多天惨局之后，孤注一掷，押上了所有身家，企图扳回老本。

此时他已面露青色，两腮凹陷，眼睛蒙上一层白雾。

有经验的人说：“再过十天一百岁，看样子是挨不过生日了。”

我爹忍着许多话，不断朝地上吐唾沫，仍是一肚子怨气。

四周一派春色。艳阳暖暖的，各式野花都开了，塘边柳树慵懒摇摆，鸭子欢快地扑腾。

我爷爷突然叫嚷：“淑芬，淑芬来了没有……”

我大哥正给他抹身体，清换沾满屎尿的衣服，我爷爷抓住他的手：“去喊她来呐！”

“淑芬是你什么人，到哪里去喊她？”我大哥问。

我爷爷摇摇头，瘪着嘴，像只小鸟那样哭了起来：“我要妈妈……”

棺材买回来了，摆在地坪上，几个人帮忙刷漆，外面黑漆，里面红的，顶端一个福字。棺材散发新木的香味。围观者嘻嘻哈哈，谈论我爷爷的荒唐事，场面喜洋洋的。

下午三点，我爷爷突然站在门框边，两眼空洞地望向外面，说：“我想晒晒太阳。”

众人扶他坐在椅子上，他耷拉脑袋坐着，身体慢慢被晒干了似的，缩成一团，堆在椅子上，没有一丝生气。

这是回光返照。之后，我爷爷躺到床上，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我爹只顾忙我爷爷的后事，大小事都准备妥当，只等他一落气，就进入丧葬流程。

我爷爷好像和我爹较劲，偏不死，吊着那口气。

村里人劝我爹，意思是他们父子俩斗争一辈子，我爹应该向我爷爷认个错，让他安心地去。

又等了两天，已是我爷爷的生日。我爹打了一盆热水，把我爷爷那张腊黄的脸洗得干干净净，一边洗，一边说：“爹，儿子过去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你都原谅我吧。”

我爷爷没有反应。

“那件事情，我也想清楚了，是我做得不对……不管怎么样，邓淑芬是你的亲生女儿……”我爹帮我爷爷戴好贝雷帽，摸了摸我爷爷的脸，“我马上通知她来，你放心吧，爹。”

一滴泪水溢出我爷爷的眼角，消失在皱褶中。他停止了呼吸。

丧事之后，我爷爷牌位高悬，两眼睥睨一切。

2014年8月1日 终稿

北京 酒仙桥

野蛮生长

BARBARIC GROWTH

很多人初次见面，总是惊讶：“为什么你的小说那样尖锐凶猛，而你却是这么柔弱的一个人？”我无语。其实，我的小说不凶猛，凶猛是毫无保留地攻击，比如一头狮子，凶猛是它扑向猎物的瞬间，而我的这头狮子，更多的时候，是饱餐后在树下冷眼旁观的野兽。是，在我的小说中，我用一根银针准确地刺进生活的内部，以及人性的穴位，于是，真实的站立，虚假的坍塌。因为，在虚假和伪善的人间，我不去审那样粉饰畸形的美。

——盛可以

上架建议：文学 | 长篇

ISBN 978-7-5302-1435-8



9 787530 214350 >

定价：32.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3681270